

四書聽月

下孟五之七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四	三	六	八	六	六

庫	文	閣	文	庫
三	四	六	八	六
七	三	六	八	六
函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8
冊數	6 (4)
函號	277 1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項仲展先生纂輯四書聽月下孟卷五

萬章句上

童通章把怨慕二字作骨惟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執正是發明怨已慕親意窮人無歸之憂形容怨慕最切於我一字正乃躬自各意這箇慕心乃赤子之及心去孝終身不失赤子之心

此表大舜孝親無已之心也萬章問曰昔舜耕歷山以事親之時揮呼旻天而泣不知舜處父母間何為若此號泣也孟子曰舜之號泣自怨生也然自慕生也舜惟不能忘親於缺而如怨如慕之情有不可與人知而求通於天者意天其有以憐我乎斯舜號泣之淚心也○萬章不喻怨慕之肯而親之曰嘗聞人之事親也父母愛之則戴瞻戴依固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則起敬起孝維勞而不怨如夫子怨慕之言則舜忘怨親乎孟子曰非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往歷山耕田號泣于旻天乃每每

何為其號泣也為事親計也孟子曰怨慕也不知舜處父母之間何故若此號泣

然非怨已心中自有一段戚上不能解者慕是皇皇若有所求二字相連然者必慕不足為怨總重慕父母上不可倒說○萬章曰問父母愛之喜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疑他不知長息問於公明高

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聞教命是躬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乃呼旻天呼父母而泣則吾不知是何心蓋亦疑其怨也

公

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

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日，是躬耕以養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呼是而泣，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此乃孝子之用心。非爾常情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高之心，蓋以孝子之心，既不淨乎親，則必不若是之熱然。無愁自謂我竭力耕田，以供為子職，吾分畢矣。其心正謂父母之不我愛，必我子道未盡，有以致之。特不知我輩僕何耳。公明高所謂非爾所知者，蓋如此。則舜之熱慕，非怨親也。惟然已之，不淨乎親，而思慕之至，不淨其故所以流注也。

亦青翠曰：由慕以生怨，而其慕為經轉莫伸之。慕固然而益慕，而其怨為引咎不自安之怨。但此處未宜於盡下文方明之。姚承菴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是熱正其慕之不容自己以為孝。聚百順耕田，不過供子職一事。其他失處甚多，不識父母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自咎引慝，此正一生熱慕真心事。所謂不若是熱，豈象也。此處狀熱慕已盡下文，只及覆地別形容之。

且舜之怨慕，不獨耕田之日然也。方文德并問時，帝使其子，外則九男，內則二女，給之百官，半羊，倉廩，無不咸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若寵隆矣。且所居成聚，以至成邑，成都，多慕德而往之者。人心歸矣。帝知其德之可禪也，將舉天下與之共視，而移以禪之。崇高富貴極矣。舜雖得此，為不順於父母，則猶然一窮人，死而歸也。而其熱慕迫切，有不能為心之甚者矣。然舜之心，果何心哉。彼其熱慕之甚，有極天下之所欲，而不足以奪其情。故也是故，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夫，人悅之，好色，富貴，元及以解憂者，惟能事親之道。使有以得親之歡心，而無所違逆矣。然後可以解憂。此所以不順於親，有如窮人，死而歸也。此舜之心也。正所謂怨慕之甚也。

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公明高說舜之號泣，乃仁人孝子的用心，非常情所能知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吾推公明高之意，以舜孝子也。孝子之心，每欲得親而順之之。

也。為不若是熱。既不得乎親，必不能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田以供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其心正謂父母不我愛，必我有罪以致之。但不知已罪何在耳。此舜所為號泣而求，而怨不容已者。也不若至而已矣。作一氣說於我，何哉。有潛思默村于。

文法。張天如擬怨慕也。搭父母愛之。當知此處，聖之怨慕，正無傷親愛聖人，事親與常人異。常人以親之愛為愛聖人，視親之不愛，猶愛故愛窮而情轉殷。惟求解其旨而不得，故轉而求之愛。曹允大擬父母之不我愛，至無所歸。此題要看，不我愛無所歸，何見不得乎親，即得於君，亦是奇窮。舜父母之不我愛，如窮人也。講中要發得一段，悽慘求罪，於罪無可負之地。搜慝於慝，無可引之。際貞如窮人無所歸，不得。

不怨慕意如此。照應方得章脈。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此時以共其耕稼。百官半羊倉廩。

備朝貴紛集，以事舜於畝畝之中。以事舜於畝畝之中，供養後矣。天下之士多就之者，願心就之者，人心附矣。帝將胥天下。

共視乎。而遷之焉。因以天下轉遷焉。不順於父母。論之。

使順於道而如窮人無所歸。帝將胥天下。論之。

○天下之士悅之。此節只覆說上人之所欲也。而。

不足以解憂。非舜所欲，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

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帝女妻我，而非我所欲，不。

所當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將有天下之貴人之所。

所當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將有天下之貴人之所。

常者仁其弟正所以孝其親若也
 此明舜善處人倫之變也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
 之何必告父母信如此詩之言則能盡其道者宜
 莫如舜之不告而娶堯二女何也孟子曰告而
 娶是禮之常若舜處父請母驚之變告則必為親
 所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嗣先啓後人之大倫
 不可廢也廢不可告之變而拘必告之常則下之
 以不告而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固違叔
 之道則吾既得聞命矣乃帝以女妻舜宜使父母
 知之而不使舜之告何也孟子曰帝亦知瞽瞍
 之不可告一告為則不敬其娶而有違言舜固不
 忍於逆親而已不得以妻舜也此帝所以妻舜而
 不告之意即舜所以娶帝女而不告之意也
 昔蔡峯曰告則不得娶非但沮而止之也聖人
 事親至孝即一意念不敢少違當時雖雖不敢
 違堯命或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定是不娶充心
 舜之心上妻舜而不告正筆為舜全倫處善為

告而娶何也 而舜不告與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 當時警
 取違堯命或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定不得 娶矣此句最重下正詳所以不告之意 男女居室是
 几筵告廟以 人之大倫也 這是繼祀傳 行婚事時 後莫大之倫 如告則廢人之
 大倫 不得娶則 以對父母 徒取父母 是以不告也 如此
 如不告之為愈也此 正聖人之通權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得聞命矣 即告則不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謂堯不令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全重舜從父母上見堯亦 體舜之心故不令其告而
 即妻之 黃氏曰水擬帝亦知告二句此題要知全重舜從父
 父法 見帝亦諒舜之心與瞽瞍之勢故為是委曲 謂堯不令
 謂堯不令 欲盡舜者為何蓋不得妻則焉納無刑家之主陶唐 無遜位之責故請內須剔出此意終得題脈

舜全孝處是聖人善處人父子之間者也
 萬章又問曰章又聞之舜之父毋嘗怨其象之言
 使之完廩浚而捐階焚廩孰知舜不為廩上之灰
 乎使之浚井舜已出浚而下土以揆井孰知舜
 不為井中之泥乎乃象猶自誇其功曰謚蓋都君
 皆我功績若牛羊若倉廩則歸之父母若于戈若
 琴若張則歸之朕二嫂使治朕穢及往入舜宮而
 舜在牀彈琴在舜國慶乎父母兄弟之如故而忘
 乎焚廩浚井之為害也而象於此時奸謀巧計不
 覺其悅然失矣遂飾詞以自文曰吾鬱陶於心恐
 君之甚故來見也孰知文於其言而不能文於其
 色終不先於怙愆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庶庶汝
 其往代子以治之不識舜而不知象之將殺已哉
 如是其喜之與孟子曰象之包藏禍心已非一日
 舜美而不知也但兄弟之情出於天性聖人愛弟
 之心又異於常情象則與之俱憂象喜則與之
 俱喜是以見其慘陶惡居之言不覺喜之淚而使
 之代治其臣庶也他又奚辭哉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使完使浚者 捐階 下階也 瞽瞍焚
 廩完廩已下去 使浚井 浚者鑿之 出浚井已 從而揆之
 瞽瞍因下土而塞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避
 干完廩浚井隨即捐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揆之則無及
 矣蓋不使父母 象曰謚蓋都君威我績 舜所居三年成
 有殺于之惡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歸之父母 干戈朕 取之以 琴朕張
 朕 取之以 二嫂使治朕妻 取以 象往入舜宮 欲分取
 舜在牀琴 重象見舜尚生說王舜慶壽 象曰鬱陶 思之
 氣不 思君爾 臨時換出受兄之 丑 色目慚愧 舜曰惟
 茲臣庶 臣庶則宮中臣 汝其于予治 治即昭管 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稟蓋井言 曰舜而不知也 以象殺
 兄之述

金仁山曰完廉已下而曉其之海井已出而曉
檢之泰辨之至親小校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
母有辜之患也鬱陶屈君之言未必純是假
意即如至不仁之人一旦乍見孺子入井上必
怵惕惻隱焉知象於不意而見之際非是真心
也現其怵惕之色正是真心動處愛二句德
是形容舜之與象天性至情流貫融液無形體
間隔處不必更求着落孫准海曰至愛鍾於心
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貴以知識

章又疑曰不知而喜者出於其真既知而喜者
不充於偽為則臣庶之治舜固係喜者與曰非也
聖人無偽而以慶兄弟之情者乎彼其所以喜象
者必信其理耳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
校人畜之池何校人不用命烹而食之乃飾為反
命之謂曰小人奉命而往就惟魚之一不生是誤
乃方魚之始舍也但見圍之然固而未以可少頃則

又執踊躍洋洋而絡繹焉由是魚水相得彼然遠
去不知其所之矣子產乃嘆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校人出曰就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乃信子
言及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由子產信校人觀之
是校人之欺也之以理也子產之信之以理也
故凡君子雖智恒可以有理欺而特雅以非理固
也彼彼弟之愛兄乃其人情之自然而不天理之
必然若象以愛兄之道來而為鬱陶思君之言是
欺之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舜有見於象每
見於欺故誠信而喜之猶子產之信校人也夫何
傷之有焉舍而觀之或在父子則用全倫倫變
存兄弟則用誠以全倫而皆不越乎天理之常孝
子也即仁人也此舜所以為人倫之至也
王殿甫曰校人欺子產正象欺舜同魚既烹
而食舍云而無此可見象謀死而既下階既出
牙二生也可見聖賢直以無心慮之何論真偽
焉君嘗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亦有愛兄
之理故以愛兄之道來是冰以象來以弟來矣

甚明 家憂亦憂 喜亦喜 二句之說平日休戚相關言
間弟且父母之所愛者亦愛之舜之亦憂亦喜固是愛
弟亦是他顧父母處

文法 任一中擬象往入舜宮此題要斷做見得象抱不
兄之心時交氣氣口氣洗後便無意味朱早筆最
象喜亦喜格至下舜誠信而喜之要知大聖篤於友
于常若為愛所掩故弟見其愛而忘其不愛以子產
見欺於校人且不失為君子豈以象喜亦喜而舜獨
非信要如此照應方見
常山蛇勢首尾交擊法

曰然則舜獨喜者與 如象殺已而猶喜之曰否 孟子
喜彼其所信象者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曰生魚見
與信他人不同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主池沼小
肌日饋之子產又 見適於生之人 校人烹而食之
之池魚若 校人烹之 便其生也 反命曰 飾為復始
有生也 校人烹之 便其生也 反命曰 飾為復始

會之圍國焉 始會是初放魚於池國 少則洋洋焉 則洋

洋洋而 倏然而逝 逝是遠去久則倏然自 子產曰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 以爲所哉而復重言之 校人出 傳其欺

而曰孰謂子產智 反謂子 子既烹而食之 言所畜之魚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反喜此魚得所不善 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 有方故不曰道而曰方 難固以非其道是

無處此句帶說 彼以愛兄之道來 彼指象鬱陶思君一

誠處即一 故誠信而喜之 誠對偽看信與喜字相連舜

來便真實 美偽焉 舜何嘗 已不得也回心故一見他走

文法 周日取擬校人烹二句要摸題中情景生意又要

天下事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
種真切念頭有能感而應之故高曰章曰於其
一語見子產之仁不窮於人情於其信魚見子
產之智不窮於物理舜之知象殺已智也而誠
信喜象仁也兄弟天性終是仁勝其智周公之
於管叔也

○通章重一仁字作脈起之者皆也善事正是
親愛其弟之仁有以於放者不廢之甚周也密
親其弟之仁重款常一而見意况三個款
字則仁人於弟之心能知無窮善事是聖心
之仁

○見聖人仁弟之仁已之誠心也萬章問曰舜若未
為天子之時象謀殺舜謀殺井曰以殺生為事
以情則仇之仇也以法則罪之大者也舜立為天
子捺生殺之權即奉三尺誅之以示不弟之戒止
不為過但止於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以爵土封
象或者不知而恨以為放也放且不為以誅之乎

○萬章曰舜之為天子也流靜言庸違之共工於
此州放同惡相濟也雖堯於崇山殺負而不躬之
三苗於三危強治不與功之懸於羽山罪此四凶
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不仁之人也
今象至不仁何為封之有庠有庠之人何罪而令
受其庠也仁人用心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以
除民害在弟則封之以昭民善安得為仁孟子曰
此正所謂仁也蓋仁人之處其弟與處他人不同
可怒不怒初無怒之可藏可怒不怒初無怒之可
宿惟知親愛之而已矣既親之則不忍使之職必
欲其貴也既愛之則不忍弟之貧必欲其富也今
舜封象於有庠正所以富貴之也正仁人親愛之
心也萬章曰天子富而且貴弟為臣去貧而且賤
可謂親愛其弟乎知兄之於弟不可不親愛則知
舜之於象不可不封矣此封之所以為仁也
○胡適曰諸不仁也象見除民害意方有庠
之人象流為相則仁人固如是緊頂有庠之人
象罪為相則象其不公非也此節只重

無生氣也於人所得而操之誦反命句要慕為子產
者將聞命而喜耶則意中之魚雖生而池中之魚已
死稱聞命而疑焉則釜中之魚雖死而口中之魚已
生作文會此意方有情趣○沈去疑擬彼以愛兄之
道二句此題象本極惡不可化論舜只不得其回心
故一旦彼以愛兄之道來是欺以其方也舜據其現
在便忘其已往正是誠之妙於象處與他俱徂情願
萬物而無情故天倫上憂來亦憂喜來亦喜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為事指焚廩換
井之謀言立為天子謂操生

則放之何也足以償殺兄之罪
孟子曰封之也言舜是
放字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萬章曰舜放象於
放字也

腰不能沾染於其子且反顧化於其子是謂父不
得而子者也。此言可受其父之德也。子何容於齊
東野人之語也。

張彥陵曰此節正見舜之得成天者若以其為
天子而以天下尊奉其父也。非反以天子而臣
其父也。尊奉之至全由匹夫而得之上引詩
言孝思維則正是武王纘緒有天下者故特借
以贊舜非泛引証之詞。鄭玄如曰引維則之
詩將謂責其孝乎則其尊奉乎若人欲要以天
下尊奉盡孝則此處只可說則其孝然
更思之身揚名以致尊奉而尤本故以事之
可沈木若曰尊至矣矣而尤本故以事之
容見於變。齊慄之快此其孝思何至。安得
不允若此父之不善不得及其子也是為父不
得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蓋父之化于其常而
今反見化於其子若雖之父者然與堯舜之道
要湯則着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章綱領以下皆
發明此句以天字作主而究言天之所以為天
者則民心而已故未引太誓以終之通章凡言
天與處皆就人心之歸上論然以人證天非天
人並重之說

此明堯禪舜之出於天意也。萬章問曰嘗聞舜膺
岳牧之薦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下之
歸統於天子與天下之權不歸於天子而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既非天子所能與則堯安
得以天下而私諸舜哉。○章又問曰堯既不能以
天下與諸舜然則舜而有天下果孰與之。孟子曰
天與之堯特順天以從事矣。○萬章曰天與之者
誰以言命之手不然何所據而以為天與也。
○孟子曰非謂然命之也。天者何言哉。惟其
其行之出於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
意於不言之表而已矣。

黃葵峰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即不能二字
便含下天與人與意若天人不與天子不能

養豈得詩云大雅下永言孝思言人能長念乎孝思
為孝。思之謂也。此正舜尊親養親之思。○書引書是
思維則重法天下上乃聖人不置之思合天下以為孝
此之謂也。可為天下法之謂也。○書引書是

載言舜常時致敬。見警饗。饗齊栗。及見警饗時又饗
惟變上齊栗起敬起。警饗亦允若。是以饗雖願亦信而
孝所以為尊養之至。警饗亦允若。是以饗雖願亦信而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可見警饗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
也。那有臣父之說重允若上。

文法。黃若水。謂孝子之至入句此題要曉得尊養雖是
其尊者養之至。乃是尊之至。尊之至。乃是孝之至。故
首以孝子與能而未以孝思為證也。○周巢軒擬示
言孝思三句此題須知引詩與泛引詩不同。正見武
繼緒而尊養以為孝。然意不重維則上。重在聖人不
置之恩。合天下以為孝。首末露舜尊養之極處。方合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章此問大奇但見後世如
得而與故特尋個詩柄將來做個。孟子曰否。謂堯以天
疑端問堯果能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謂堯以天
然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曰否。謂堯以天
是下文天與之人與之若天不與人。不與天子無如之
何也。但此。○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分明是堯所付
處尚未露。○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分明是堯所付
託堯不與。曰天與之。見堯冥中潛授以曆數。○天與之
誰與之。曰天與之。見堯冥中潛授以曆數。○天與之
者。諄諄然命之乎。非以言求天正為天與。○曰否。果非
也。天不言。源不在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但因其行
使無不順與事之指諸天下。使無不宜。即此便是隱示
以與之意。只此而已。無他命也。

文法。蔣楚珍擬天與之搭至下。故曰天也。繼重惟天能
與舜。其故可得之於人。使人使天不與。何以神享民安。

下孟卷五

與今人只說天子不得私意味索然意之知
天非有詩之命但何所據見為天與孟子說
示字與命字命頭然有言也示則默然後意也
章又曰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示之也
其意如之何孟子曰天人授受之際微矣天子能
薦人於天謂其可以理天下不能使天必與之天
下其所能者人也而不能若天也薦之諸侯能薦
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猶之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諸侯大夫
且不可必况天子乎昔者堯薦舜之德於天而舜
之行事上合天心便是天受堯薦管仲為相即是
頭暴舜之德於民而舜之行事下合民心便是民
受舜德天受之固天不示民受之也天不示吾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章又問曰敢
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是薦如何是暴又如何是受孟子曰若使舜主天
地山川之祭是薦之於天也但見七政齊山川與
便是百神皆歆其祭鬼神皆享即天受之堯使舜

主天下國家事是暴之於民也舜則自五典以至
百揆事上皆治百姓皆相安於其事焉百姓之安
即民受之也使薦之天天弗受暴之民民弗受胡
神享民安若是哉天受即是天與固天也民受即
是人與之天也使天不與堯使舜吾故曰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
張氏陵曰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
于其而不能愛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是天
本說堯舜於天而天云暴之於民正從民心
驗出天意曾長修曰天受民受是舜受終之祖
以及禘位之事為天下神人之主故堯祭此章
言之主祭如禘宗祀宗之類主事徽與叙探之
類二段是章內最精妙兩處蓋主祭主事正禘
行事亦在兩兩以神享民安者正天不與之
之定也享在禘應上看出如陰陽和風雨時安
字作眼字看即若於正率於制是也然要端重
天與上刻介黃曰使之主事以此權百姓之耳
曰故曰暴百姓安之安字妙以臣而代君行事

何以爲相二十八載之久何以令天下民舍堯子而
歸舜天與之斯人與之必非天子所能與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之述故問何如示
天子能薦人於天而天子但能荐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天下不能使天必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
子與之諸侯此四句是客然此三段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處即天也昔者堯薦舜於天
荐是堯稱揚而天受之而舜行事上合天意暴之於民
顯暴舜之德於民而民受之而舜行事下合民心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天受固天示民受亦天示故曰天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然所謂荐暴而受語波瀾
然故中復究其實則如曰使之主祭如使他類帝語
其可爲神主而百神享之便見百神都享其祭是
受之即天受之使之主事便然謂其可爲人主便是暴
而事治即五典克從百揆百姓安之其訓帖然相安
是民受之也百姓之安天與之天與之天與之天與之
就是人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堯使舜之能
安所以示其與之意者畢竟是天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
文法何荆屏擬天子能薦至大夫此題須把天子能薦
不能上相呼吸着天字照上天與字○周爐山擬
暴之于民二句此題本說薦舜于天又云暴之于民
亦從民心之驗天意也民受行事協于民心亦受于
不言之表也使之爲相攝政使是顯宗斯民將君臨

百姓必駭為非常却安然不以為異便是受之為君了

吾常規舜於相堯之久而知天堯舜之深也舜句
玄德升聞以至諸君歷試相堯蓋二十有八載非
人之所能為也天堯使之施澤也以大河民也至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蓋將
示吾君之有子也但舜避堯之子不能避天下人
之心天下諸侯朝覲者久被其寶棨之禮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天下之訟以決獄者久慕其欽恤之
仁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君德者久載其好生
之德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歌聲人心所歸即天意
所在故曰舜有天下天與之也以民心卜之也夫
然後不待已而自南河往中國者民心以踐天子
任意向使堯崩之後不為南河之避遂居堯之宮
便區堯之子是篡奪也民且不與安得為天與乎
○由是觀之不特天子即天不能以天下與人

暴天下必民心耳大誓曰天無視我民之視天
無聽我民之聽良以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也心
之懷乃見天意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
與舜之謂也然則舜有天下信非堯之所與也
徐九一曰一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意下文朝
覲訟獄謳歌之感端正根於此而天之與舜皆
此見之尤為親切蓋堯使舜相不使使舜久
其所以久則天使之固結於民也故曰天也要
根避字說來蓋舜方避之民願就之固結於二
十八年之前乃致堯於二十八年之後非天如
何視下而居堯之宮一可也此意魚翁差曰
本誓之引口以證民心之歸舜即天心與舜之說
夫以天與為証者不是為堯舜辨蓋堯舜以
主段世之坊後世無德及民而暗好天位者自
不得以堯舜藉口矣

也○沈去疑擬使之主事此題須知帝使一天使當
堯之時天下多事堯憂之矣堯得舜舜代之是天所
生代堯以主事者使之而天下事舜之事矣是使之
者堯堯天所以默使也

舜相堯 此相堯即王
二十有八載 重施澤
非人之所能
為也 人所能
堯崩三年之喪畢 及堯崩後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舜欲示天下有嗣君遂避堯
子於南河之南蓋將示吾君之有子也但舜避堯之子不能避天下人
之心天下諸侯朝覲者久被其寶棨之禮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天下
之訟以決獄者久慕其欽恤之仁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君德者
久載其好生之德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歌聲人心所歸即天意所在
故曰舜有天下天與之也以民心卜之也夫然後不待已而自南
河往中國者民心以踐天子任意向使堯崩之後不為南河之避
遂居堯之宮便區堯之子是篡奪也民且不與安得為天與乎
○由是觀之不特天子即天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人歸不可得夫然後不得
位以順 而居堯之宮 向使不為南河之 逼堯之子 居堯
宮就 是篡也非天與也 此是篡奪
○大誓
於民心民心不悅天亦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命主
天視自
我民視 言天無視從我 天聽自我民聽 天無聽從我民
之視以為視 天聽自我民聽 天無聽從我民
此之謂也 即吾所謂民歸舜即天與舜之謂也要見民
歸舜是天與舜天與舜天與舜天與舜天與舜天與舜
文法 田蔡慕擬舜避堯之子至逼堯之子旨總見避堯
之避蓋可見舜止知堯宮有子何知中國有仇然天
不欲舜避舜亦迫天與而不得避故曰是天與而非
人○馬君常擬天視自我節此節引言天意在民心
玩兩自字則知堯有天下之自民之注目于重華即
天之用視處民之順耳下玄德即天之用聽處天意
在民心也如此

意通章只重一經字天典四句乃一章之綱也
蓋三才雖有傳子傳賢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
蓋傳子亦示其子之賢耳舜能絕堯之道禹能
絕舜之道賢之賢也如啓能絕禹之道子之賢
也夫引孔子之只是結尾也是禪正與上賢此
子句相應重禹益為主

此明禹之傳子也出於天典也蓋章問曰人有言
堯舜不以天下傳子而公天下以與賢此盛德事
也至柱禹而德衰不公天下以傳賢而傳子於是
禹果私天下乎孟子曰言人言非也禹未嘗有心
以私天下柱子也頌天意謂何耳天意在與賢則
承天為天下之心而與賢固無心柱官天下以要
名天意在與子則承天為天下之心而與子亦何
心柱家天下以自利其是聽命柱天與子即與賢
也豈有私意於其間哉試即舜禹之事而并觀之
昔者舜命禹宅百揆而薦之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一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示天下有嗣
君也乃天下朝觀訟獄之民從之若克禪之沒不
替也

從堯之子而避舜也民心之歸焉如此而益則異
是禹之嘗薦益於天任之為相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其心猶禹避舜
之子之心也乃朝觀訟獄者不往益而往啓曰昔
君有象賢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
吾君有象賢之子在也益禹未嘗不薦賢也民心
之從益不從啓又如
羅長源曰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
子可傳或貪於隱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
公心也韓退之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
而也禹之傳子也憂法世爭之也死也堯舜之
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與其傳不傳人而爭
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傳賢猶可守法薛方山
曰堯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也湯武之放伐
湯武之舍其身也後世有孝祖宗之天下倪焉
受不肖之子使不旋踵而為天下大壞若秦政
隋文之類者可謂愛其子矣
夫堯舜禹之薦一也而或從賢或從子何若是異

禹章問曰人有言未必非群至於禹而德衰至於字根

堯舜德盛故公天下以傳賢至堯舜來言

於禹而德不及堯舜便是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遂私其天下而孟子曰否人言說聖人所為

天與賢則堯舜一則字至聖人承天說天意在

則與子天意在子則順天為天下之心昔者舜禹禹於

天十有七年昔舜任禹為相就是舜崩三年之喪畢及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陽城今之潁川禹避舜子

下之民從之民從即朝觀訟獄豈非崩之後不從堯之

而從舜也若堯崩後從舜一禹薦益於天七年禹任

益避禹之子於箕

山之陰箕山在嵩山之北益避禹之子於此示盛滿而

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朝觀于若者獄不決而

謳歌者不謳歌益謳歌者不謳歌益

曰吾君之子也昔君有克肖之嗣謳歌者不謳歌益

曰吾君之子也吾君二字極

文法管子元心擬天與子至啟賢此題只重一天字見禹

意所在即欲避之不得如謂惠澤之隆終涉帝位何

吝於益而益終於為相如謂功德之積及其子孫何

偏於堯舜而致斬於朱均無非天意也天意不以不

賢作文重在首尾發圍中間無過方合局

丹朱之不肖通節又當以子之賢不肯假作至為淵久

遠帶說堯德難肖堯子丹朱德不肯像堯

我蓋以先之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
既無以得民之心民心已向於賢舜之相堯也
高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又有以係民之
心民心蓋向於賢舜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
從舜禹也若夫高之子啓則賢禹所以致克承心
法而倍禹之道非若朱均之不肖也民心已係於
禹矣而蓋之相禹也歷年其施澤於民未久未若
舜禹為相之久而民心愈屬於禹夫均之為相
也而蓋之近去於舜禹之久遠也為子也而啓
之賢異於朱均之不肖若舜禹皆天也則非君
所統為賢否亦又兩極為也夫凡由人力而為者
非大也惟莫之為而自為者天之謂有默定焉天
也由人力而至者非命也惟莫之為而自至冥
之中有各付焉命也此高之與子亦如堯舜之奉
天以旋事耳獨謂德衰何哉
林文豹曰通節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蓋之故
推其出於天以明與賢與子之言不肖字實看
堯禹政舜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微德便不肖

舜之子亦不肖 舜子商均德亦不肖像舜總是證以堯
明濬哲之淵源遠不相逮則謂不肖亦
世俗之 舜之相堯 言二十 禹之相舜也 言十 歷年多施
澤於民久 施主之恩澤于民久民心愈 敬賢能繼承
禹之道 敬字最重其異於朱均處正在此而其能繼禹
處亦在此言敬言道心法即治法道統即正統
矣承繼處只眼敬上說不着事言 益之相禹也歷年少
少言僅 施澤於民未久 故施澤于民亦未久民心愈
高益相去久遠 此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 其子之賢不
肖其賢不肖皆天也 此方露 非人之所能為也 非君與父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蓋凡事不由人為而自為者乃陰
默定 莫之致而至於命也 惟無所召致而自至乃默定
言 于有生之祇是命也命以人

其父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矣此字最重默
承即在賢字內啓兩極禹之道即堯舜以來相
傳之道是其與子也即與賢也如未均之傲揚
乃其不敬處即其不肖處一說啓賢能敬作句
敬者聖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
專重在敬上王觀濤曰上章以言天此章言命
若蓋朱均不肖而舜禹聖人天必不棄舜禹此
可掩以理斷若蓋與啓皆有賢聖之德而一與
一奪則氣數不齊故蓋言命陶石賢曰莫為斯
莫致之句以天為主而命之一字正見天之著
善人處
且言聖人之不有天下又不獨一益為然也夫而
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如堯舜薦之
者故焉有德無荐雖仲尼不有天下無問賢矣
若其德有存而有不若天下何也則以堯世之賢
若耳堯世以有天下若堯德未衰天眷未衰天之
所屬必若堯封若也否則未有不與子也故蓋與
伊尹周公當堯世之賢俱不有天下

生稟受言為就得失之事說指目前致就禍福之說
指日後
文法 陳贊皇擬舜之子亦不肖此題亦字承丹朱來須
知舜之子不肖特不肖父之神而天下重器木必
堪任未必如人惡之不肖也彼其諸官不聞諱訟不
聞傲德喪畢能退處不與舜禹爭而上成父之讓下
成相之賢○只能天擬其子之賢不肖此題過脈語
須沿上吞下重賢選並其下字均為神聖之宵寧與
則之番其服義必益于勳華均為帝王之裔寧明德
之配其式穀更神于精一而其子禹子之賢堯與舜
子之不肖
已如是矣
匹夫而有天下者 此二節連絡說見得 德必若舜禹而
又有天子薦之者 匹夫微賤而有天下 故仲尼不有
天下 荷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 繼世以有天下 即
荐故仲尼竟不能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 即
其荐矣而繼世以有天下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 天
之君苟能嗣業亦不輕廢

伊尹周公當堯世之賢俱不有天下

宗方說曰天下大事必有四機括一有舜禹之
德一有天子之薦一遇相之夕一因極世之不
賢舜禹全之故有天下仲尼以無存不有天下
伊周以從世皆賢不有天下蓋之德舜禹之德
也蓋之德伊周之德也故不有天下天款與一
匹夫必廢一從世然從世必禁封天始廢之重
在奇辭嗣業即不難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也若以先世有功德為說恐有碍堯舜
以尹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當湯崩時
太丁未立而地外丙之年仲壬四年初仲之
主不可以踐作而成湯之祀必屬之長孫者以天
意也方大甲之主也蓋嘗顧履湯之喪刑及伊尹
放之於桐三年而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
三年以聽夫伊尹之訓已尹於是幸吾君之有嗣
乃奉袞見迎之以歸亳此伊尹之不有天下也
德世有太甲天與太甲耳○周公之不有天下以
周成王之賢為從世而天去與之猶蓋之於夏而
湯承之於伊尹之於殷而湯承仁遷義之太甲

所廢必其子孫惡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故益過一
若桀紂乃廢之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君之賢虎
如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文法 呂思皇擬故益伊尹句此題要翻故字以益為主
天不輕所廢以是之故益不有天下也不獨一益
也尹不有天下即益之故公不有天下即益之故也
此方有實主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伊尹一德相湯伐夏救
丁未 太丁未立而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丙壬皆太丁弟
皆幼太甲嫡孫當立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太甲縱欲敗
天之所以開太甲也 湯慕而與思必三年者以有
常法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放但藉諒陰廬墓為辟使願
三年 太甲悔過 悔悟願 自怨自艾 自怨是創已往於桐
處亡 遷義 朝夕於桐以仁宅心而遷 三年以聽伊尹之
訓已是有亦天啟其衷處復歸于亳 伊乃見服復
迎太甲歸于

也何獨疑於益哉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以
述而論若有不同而揆以義則禪者固與賢之賢
從者去是與子之賢其義一而已矣知禪斷之一
於義則禹之與子去奉天從事耳就謂德衰於堯
舜也
蔡虛齋曰此條又不過申明從世以有天下
條意故字去是後人如此說要之伊尹却只藉
諒陰之禮聽於家宰者而為之不是顯然放置
也若顯然放其君則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將
何辭以謝朕延年款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
意此虛實相生法王陽明曰唐虞之世風氣渾
朴人情無欲去不思爭自真以降則世道人心
靡一矣故官天下者即神聖莫議家天下者即
中才可托傳賢之委為傳子非聖人意也為世
變計也聖人非徒為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
也謂從世為德衰則不可謂從世非世衰也
可

也何獨疑於益哉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以
述而論若有不同而揆以義則禪者固與賢之賢
從者去是與子之賢其義一而已矣知禪斷之一
於義則禹之與子去奉天從事耳就謂德衰於堯
舜也
蔡虛齋曰此條又不過申明從世以有天下
條意故字去是後人如此說要之伊尹却只藉
諒陰之禮聽於家宰者而為之不是顯然放置
也若顯然放其君則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將
何辭以謝朕延年款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
意此虛實相生法王陽明曰唐虞之世風氣渾
朴人情無欲去不思爭自真以降則世道人心
靡一矣故官天下者即神聖莫議家天下者即
中才可托傳賢之委為傳子非聖人意也為世
變計也聖人非徒為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
也謂從世為德衰則不可謂從世非世衰也
可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要湯謂尹身為庖
人因論割烹而論

可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要湯謂尹身為庖
人因論割烹而論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要湯謂尹身為庖
人因論割烹而論

道固可以輕天下而不以動其中也。可以任天下而無容讓諸已。括之以堯舜之道。正已而曰。以正天下。以堯舜之道。正天下而終歸於正已。安有以割烹要湯而始進不正者哉。

此明樂道者無奪已之行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負鼎俎游說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吾嘗於其道之所樂。與其道之所行。辨之矣。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上祭堯舜之道。為所樂者。惟堯舜之道。是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勿論小者。即標之以天下弗顧也。繫為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勿論大者。即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也。植竹於大尤。砥節於微。蓋至一介不苟。而尹之樂道也。嗚呼。

徐九一曰。堯舜之道。精一危微。允執厥中。極是。大公至正。伊尹耕莘。不求聞達。只求與帝道無愧。無怍。帖然於身。尚一非義。即非堯舜之道。弗視弗顧。便是堯舜魏。不與氣象。不與不取。便是堯舜精惟一之心源。俱是樂道寔際。正。

已正天下之局。已定於此。湯聞尹之道。使人以幣帛微聘之。尹知有堯舜。而不知有湯也。乃置。然自游而言曰。我何用湯之聘幣為哉。一受其聘。則當憂其憂。而事其事。我豈若虞賦詠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浩然自得之為安哉。此非觀湯意之誠否也。正以堯舜之道。為性分。而湯聘為外物耳。然尹無心於湯。不辭。不有心於堯舜之道。又三使人往以聘之。既而如。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乃幡然變動。改其不仕之心。自言其意曰。堯舜之道。原皆寔際。與我虞賦詠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不可謂神交千古矣。吾豈若上以堯舜之道。神交於君。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下以堯舜之道。神交於民。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致君澤民。使神交之所游者。能逢其適之行於上下。堯舜之。皆樂堯舜之道也。欽見之為寔際也。

張房陵曰。堯舜之道。在尹自有以致湯之聘。豈三句。依此。堯舜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

及王道使湯。有諸人言如此。○孟子曰。否。人言不然。聖知而用之。所為不如此。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伊尹未遇特。而樂堯舜之道焉。樂道即樂堯舜危微精一之道耳。養其非其義也。君民親見之。具許多事業。多從此樂來。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非義非道。不對說。苟非其義。祿以天下弗顧也。雖祿以天下。繫馬千駟。弗視也。雖繫馬千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既守有弗顧。弗視之胸襟。必有毫無所苟之也。非其義也。操守有稍稍不合。義即非其所樂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勿把一介看輕。危微。以一介傷廉。傷惠也。蓋必精至一介不苟。與不苟取於道義始全耳。

文法。黃若水擬而樂堯舜之道。此題堯舜之道。原是克。胸中自有堯舜。洞然廓然。恍若上樹。放動重華。下借。康衢。繁縷。精合神洽。中心傳。急接于箱對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既而湯慕其道。使人。豈豈然曰。然無欲自得而言。有以堯舜之道。為性分。而湯聘為外物意。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必幣為哉。我豈若虞賦詠之中。不問世而問心。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為安哉。此正辨其既要湯。又何事聘幣。又何必辭。然湯可無尹。不可無堯舜之。既而幡然改口。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蓋非因聘動。乃度湯。與我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

處賦詠之中。山是以樂堯舜之道。言與我虞賦詠中樂。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豈若字。應甚緊。使君民而以堯舜。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將堯。醒人心。直使他。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句承上二。為堯舜民哉。

○湯三使往聘之。然湯又再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口。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蓋非因聘動。乃度湯。與我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

處賦詠之中。山是以樂堯舜之道。言與我虞賦詠中樂。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豈若字。應甚緊。使君民而以堯舜。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將堯。醒人心。直使他。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句承上二。為堯舜民哉。

○湯三使往聘之。然湯又再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口。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蓋非因聘動。乃度湯。與我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

處賦詠之中。山是以樂堯舜之道。言與我虞賦詠中樂。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豈若字。應甚緊。使君民而以堯舜。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將堯。醒人心。直使他。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句承上二。為堯舜民哉。

○湯三使往聘之。然湯又再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口。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蓋非因聘動。乃度湯。與我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

處賦詠之中。山是以樂堯舜之道。言與我虞賦詠中樂。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三豈若字。應甚緊。使君民而以堯舜。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將堯。醒人心。直使他。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句承上二。為堯舜民哉。

○湯三使往聘之。然湯又再三使人往聘之。既而幡然改口。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蓋非因聘動。乃度湯。與我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

而不難就功名之意若云托言以觀湯意之誠
不自是俗解牛春宇曰幣聘不出不是聖執兩
守備然後改命不運變初心涵養既大該施既
遠致用自是不苟聖賢出處道理自合如此人
謂伊尹前法仙而後人不知提是一個樂堯舜
之道終其身耳已親見二字當玩正是樂堯舜
實際處夏雲集曰兩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
而云非寔有是語也蓋提是款形容任天下之
意故抑揚其詞耳辭諸說長

然此非吾意也乃天意也天之生此民也盡天下
而與以知覺者其心也不離盡天下而使之知覺
者其勢也於是生一先知而使之覺此民之後
款其所明無不通也生一先覺使之覺此民之後
覺款其所較無不開也上天為生先覺之意如此
豈徒使之自存餘而已哉予得堯舜之道是
民中之先覺者也天既已先覺而厚之我當以
覺民而承乎焉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使非予有
以覺之則當今之世皆後知後覺者其誰任是責

我即伊尹之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與之披堯舜知覺之深者若已推而納之
中不勝其深若若是我尹不以身為一己之身而為
君民所寄托之身為上天所資成之身其有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當斯時也有夏昏亂堯舜之澤號
斯故執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使人人有覺而天
下復為堯舜之天下矣
張彥陽曰此節明已可以決於虛聘之意緊承
上文意若曰我之發親見道行於君民者正謂
天以覺民之任付之我而不容他讓耳良知人
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予天
民先覺句正見天意所在已不待辭虛斯道即
堯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舉言覺民者蓋
為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處而使君
為堯舜之意即在此覺民事業先覺而曰予天
民真見得此身予有天即此是自已真覺處覺
字是伊尹一生的擔子思字是伊尹一生的心
事然即從上文看出是孟子推究之辭就天

以使之直可親見其道之行於君民哉親見二字皆有
隱蓋樂道只是神交行道則屬躬逢矣

又法 蔣羽山擬豈豈然至幡然此題伊尹有夏耕人始
而豈豈以昏德在上疑未可為堯舜不輕試于君
臣之義也歛歛樂道寧終歛歛而百隱既而幡然豈
湯之事原求以忠夏堯舜不愆然君臣之心也非兩
心也郭守山擬使是君至先覺此題吾字期待甚
重兩使字有力欲堯舜其君民先以堯舜使其君民
予吾身親見從使字央之下兩使字是天所使惟天
使尹擬尹使是君民

天之生此民也 此與上節俱一時之言上節還在出處
使先知覺後知 此二句是說天意二使字要重看正
指後者以 使先覺覺後覺也 使先得夫良心之覺悟者
指其明通 使先覺覺後覺也 使夫覺之稍後者以開其
心迷知是全體覺是知之初苗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此
見人未嘗無知覺特有先後耳 斯道道字即
予承天生此民來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堯舜之道覺

是覺後知後覺之民使為堯
舜之民要補輔君以覺之 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句只
得辭其責意此予 〇思天下之民 思是因天民先覺之
所以應聘而出 四夫四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被澤指人
到天下之民 四夫四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人覺悟
若一人之覺未如堯舜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便若推而
痛徹就是不被澤了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便若推而
必覺之使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堯舜是合任天下
舜任開治天下尹是任已副之天下惟自任故見得
重自字與前后已字身字相照非言其所任之大 故
就湯而說之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以我夏救民 伐夏救
道復明人人自醉夢中提出天曉來此二句是因其心
而實其事
又法 馬君常擬思天下之民此題是因其言而想其思
敷華之事業未及顯運于親見上天之機未及顯
民于知覺而天下其心動念與斯民切切即已思堯
舜其民非為民動也就耕莘時就有此思不因湯聘

下中舉出匹夫匹婦一民而務憐直是萬物一體之心真切焉

夫伐夏救民伊尹正天下之功何莫偉也...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伐夏救民之事矣割烹何遠而以之辱伊尹...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章曰通章以禮義為首以法子孫為主...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思也○張天如擬改就湯二句此題要知自唐虞以來未有放伐之事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伊訓曰今觀伊尹訓天誅造攻自牧宮...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文法夏肅公駭吾未聞枉已二句此題正天下...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雍疽...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孟子曰否不然也... 伊尹之於湯也猶謂割

衛主難直於齊主侍人瘠環蓋以其為君所近仰
而藉以自通也。不識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乃造
言生事者為之借口乎。聖人為已私便也。吾觀
孔子於衛。主衛之賢大夫曰縶。當時衛有強
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則其言可相入。子
謂子路曰。孔子主我。則衛可待也。子路意孔子
急於行道。遂以其言告於孔子。孔子曰。衛之淫
不得。有命存焉。即此言推之。可見孔子在平日凡
有進也。進以禮。凡有退也。退以義。義在我者。也
吾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得不得。則付
之於無心。曰。有命而已。若主權確與侍人瘠環。則
是義之當。退而不以義。命之不得。而受命。是
無義無命也。謂孔子為之乎。

曾長修曰。主類譬由句。提起看。孔子只借來作
箇引証。大意只要將孔義二字發明聖人。立負
大節。即命之一字。是借來轉出孔義二字。不
是平對子路。豈肯欲夫子之依。且執成者有
感於南子之可見而之然也。使夫子待行道在

不去。孔子乎。然以孔子而。則又安能去之
也。得卿而不去。孔子道。猶之乎。不行也。聖人枯
出一命字。消了小人許多攀附之心。冷了信人
許多勞。積大心。
然此猶擇主於居常之時耳。進至於處變。亦有然
者。孔子嘗不悅居於魯。衛而去之。宋。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以遠陳。是時孔子當
厄難之時。猶不苦主而主於貞子。昔為宋司城之
官。而今為陳侯周臣者。夫陳侯。賢君也。而貞子
之。貞子。賢大夫也。而孔子主之。其處變之不若主
如此。况平日乎。且以吾所聞觀人之法言之。君
子小人。各從其類。故吾聞歌。觀近臣。但觀其所為
何等。人之主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但觀其所
主於何等。人之家而遠臣可知矣。孔子何人也。若
主於雍。雍。瘠環。何足以為孔子執。既為孔子。則必
不主於雍。瘠環。瘠環。其好爭証之也。
丘毛伯曰。孔子之語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
切孔子也。以威君孔子之自處。只是以孔以義。李

進之徒好造言生事。○於衛主顏。由顏。譬由衛大夫
評聖人。為口實耳。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其妻與子路之妻有兄
弟之親。見有可通言之

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爾孔子若舍。衛卿可得也。
我為之先容。衛子路以告。子路慎。僕之。孔子曰。有命。
卿可舉乎。得來。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進以禮。要
命以通。卷之氣。數言便。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見不輕進
有不。敢後。罪於天。意。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見不輕進
意。退以義。要見勇。得之不得。曰。有命。至於爵位之得不
得。而主權。確與侍人瘠環。若孔子主。是無義無命也。是
退。不退。便無義。不當得。而得。更無命。而謂孔子為之乎。

文法。金伯玉疑。與子路之妻。此題見子路。豈彌子者。交
在妻。見。投契。非子路之。而此。匪無。損。雅操。相與。既
屬。妻。又。見。睜。合。非。陳。淺。心。常。而。攀。拔。靡。所。不。逆。此。可
以。知。孔。子。○。許。玉。史。樹。一。子。進。以。禮。四。句。此。題。一。直

說下。禮主雍容無詭隨。義主果決無係戀。孔子進退
以之。進退。即是禮義也。禮義而進退。當進當退。遠
符。之。得。不。在。進。不。待。亦。不。在。退。所以。得。之。不。得。付。之
曰。有命。以禮義為命。而我無心。不進便退。非二事。

孔子不悅於魯。衛之事。不悅居於魯。而適衛。繼因視
雁事不悅。居。遭宋桓司馬。向難作亂。將要而殺之。將
於衛而適宋。微服而過宋。孔子為道。愛身。乃微其服。是時孔
殺之。微服而過宋。示人不可測。而過宋。適陳。是時孔
子當厄。當厄字。最重。見得在衛。猶平。至司城貞子。貞子
為宋司。為陳侯周臣。此時在陳。而臣于陳侯。名周者。故
城之官。孔子適陳。至于其家。此只重貞子
之賢。提出臣字。便見。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人
重入品。以類相從。上見孔子。決無苟。觀遠臣。以其所主
主。觀近臣。賢否。看他是何等。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觀。遠臣。賢否。看他主于何等。人之家。君子。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若孔子主雍

君即曰其拒孔子也是時使之會見得透其主
貞子也是生死之際守得定強只是守義安命
不可以常變平對陸定府曰論聖者必緣品類
以相證此以淺矣然氣味之校合必不可強故
審其所主以定趨操未有真其生平者註中類
字最妙以觀近且之法推之則知癡狂待人必
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且之法推之則知孔子
必不主癡狂待人孔子所以為孔子全在進以
此三句看出

○首以章有叙置斷案只在百里奚未諫一句看
出他知此之皆來即以此知說他知庶知必
知食牛干主之汚又有此排法相秦之功以見
其賢而必無白鬻成君之事
此辨百里奚無干主之事也萬章問曰百里奚款
致君無由乃自賣於秦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
而為之食牛借此事以盡其心使穆公知其賢而
用之即此是干秦穆公有是事否孟子曰人言食
牛干主者否也百里奚所為不知是也乃好造言

生事者為此言以誣古人而便己私乎○試微其
去虞入秦之事百里奚原非秦相本楚人而仕
於虞晉人欲伐虢并取虞乃用荀息之計以垂棘
之地所出之良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假借所經
之道於虞以伐虢計之詭矣當時官之奇以輔車
相依香亡藹寒之說諫虞公而不聽莫知奇諫不
聽已諫無益遂不諫而去此奚入秦之由也
林如能曰飯牛是百里奚事病只在一要字
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由反窺辨駁俱在不諫
上生出必有官之奇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
可以不諫也不然只消不諫一字已打倒他一
生不待下而登登此只為干主創斷不必以
官之奇而相品也
即此推之夫其知穆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也當
此之時奚之年已七十矣閱歷不為不久矣更事
不為不多矣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活
也是利而有溺而見有所昏也可謂不智乎有其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是有知廢之智不可謂
不智也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見得若是孔子
必不主侍疽

文法 王震寰擬主司城貞子此題須知直恁皇急亦必
擇至于司城貞子以貞子亦頗警由之流也不但
卿相之得不足以動其心即生死交于前必不失身
于匪人之比○周巢軒擬若孔子主癡狂二句此題
要知見天下有阿附之小人決無朋比之孔子孔子
平時為禮為義的人若主癡瘠瘠環則非禮非義而
不擇所主尚得為孔子講中要窮詰何以為二字出
方是口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或曰便非通論 自鬻於秦養

性者 百里奚欲致君無由乃自 五羊之皮食牛 五羊之
身而得者矣 以要秦穆公信乎 只病在一要字以要秦
飯牛是實事 穆公使公知其賢而用 好事者為之也
之有是 孟子曰否 人言不然 占人所為 好事者為之也
好造言生事者謹 ○百里奚虞人也 百里奚起初非秦
古人以便己私耳 相本以虞人而仕

晉人以垂棘之璧 晉人欲伐虢并取虞乃用荀息與

屈產之乘 與屈地所 假道於虞以伐虢 與虞公借道以

宮之奇諫 宮之奇以輔車唇齒 百里奚不諫 宮之奇句

文法 馬君常擬食牛二字 題不必太人事實只將未得

志時想像 若曰食牛者有把而控之之法使我而
鋤強取敵 亦如是牛矣 又有願而馴之之法使我而
緩繫桑遠 有如此牛矣 因是而知人之遇不遇各有
數遇則為被繫之犧也 不遇猶服軛之犢也 如此講
方高 雅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此節反覆辨其賢且智以

四段以上段為主下三段反覆以明上意 年已七十矣
此知字不重只是言其當去虞入秦之時 年已七十矣
此句言間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使信不
歷已多 知于主

不智也。自其時舉以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是有知與之智。可謂不智乎。且非獨智也。自
其君於天下。一傳景康。再傳孝悼。考敬令。則可傳
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彼自謂其勇以成就其君
之業。即鄉党之當人。少知自愛者。所不為。而謂賢
如奚者。肯其心為之乎。智則知。愛賢則不肯。自賢
而謂其食牛于主。真好事之誣也。

張彥陵曰。此節智字。不諫者。出賢字。又從智
字。看出前四段。以首段為主。下三段反復以明
其意。相君二段。以下段為主。上一段。亦起以存
其案。皆是因有心推無。即此以明。彼陸寔府曰。
中原之國。可本為若。莫如晉。虞仇也。不可以
入。可與晉。故若莫如秦。故奚去。虞入秦。三置晉
君。乃是為虞。報仇與于。始為韓。故事固徐
自。漢曰。子謂奚。未必有此志。何以知其無此志
也。以其志。虞之妻知之也。然則奚以稱賢。特
賢於當時。登陸乞。播之。使會。無益。人國。

者也。于忠。庸曰。使管仲無佐桓。一段。功業。終有
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穆。一段。功業。終有愧
於宮之奇。要之事。君之道。則當以宮之奇之諫
為怪。以百里奚之去為推。

此領學孔子。處說三子之偏。正以形出孔子
之全。而孔子之全。乃其聖之。以智而敏。也是孟
子。溪見孔子之時。處時者。時中也。故末節。以射
之中。映前時字。緊要在集大成三字。
此以一時。宗大成之至。聖也。孟子曰。學不宗至聖
則其說不一。然不取。群聖而折衷之。其識猶未廣
也。吾現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視聽如此
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
使。事使如此。其甚。也。世治則進。世亂則退。進退
如此。其有擇也。不特此耳。即橫政。所出。橫民。所止
不忍居。之。則忍被其橫矣。其心思。與鄉人。處

孟子卷五

可謂智乎。利令智昏。斷不可諫而不

諫。可謂不智乎。然而奚平日非不智人也。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知虞將亡而先

於秦。秦時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

其君於天下。三置晉君。一拔荆禍。併國三。而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非有尊王庇民

自驚以成其君。若自實其身。以成

而謂賢者為之乎。而謂奚之賢者肯為

智字看出

文法。顧仙會。擬時。舉于秦。此題須知。要則不謂之舉。曰

之危亡。而弓雁下。及為國。獲一髦士。借晉以壁來。而

此題根。賢字來。奚而賢人也。必非自驚。以成其君。奚

而自驚也。是以老成前練之身。而猶且于驚也。是以

顯君傳後之身。乃而至于驚也。故以自驚。明非驚。而

非驚。益彰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惡色是非禮之色。色

耳不聽惡聲。惡聲是非禮之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非可使之治。則進則退。世治則進而任。橫政

之所出。橫政所出。橫民之所止。橫民所止。不忍居也。亦

其汗已而。思與鄉人處。鄉人暫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也。如以朝衣朝冠之貴。坐塗炭之時。當紆濁亂之

不忍居。之。則忍被其橫矣。其心思。與鄉人。處

不忍居。之。則忍被其橫矣。其心思。與鄉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處之則想其汚矣當
行之時發色皆惡君民皆非天下皆亂而無治
政皆濫而不賴而舉世為卿人多矣伯夷獨居
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夷誠廉而志人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後天化而為廉懦夫化而為
志此伯夷之行也

陳伯玉曰司不視二句有介然不屑之意數段
散一說去不必如上孟一段派一段方合旨當
付三句從承上文待天下之清要看淨好善天
下有封則治化不清所以去之比海有武則
常不清所以去之而山人說夷當日無治則進
之事予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此其清風可表
表於萬世者

以伊尹言之伊尹嘗有言曰事是君即使為堯舜
得此堯舜之道者予將以此民自有知覺之道
此後知覺之民也即此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
民即此匹夫匹婦之微有不人知覺不十分知
覺而與彼堯舜之澤者真若已推而內之海中
其自任天下之重固如此所以不擇事使而治
亂皆進也。是伊尹之行如此。

關天意固如此也予幸天生此民先天下而
得此堯舜之道者予將以此民自有知覺之道
此後知覺之民也即此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
民即此匹夫匹婦之微有不人知覺不十分知
覺而與彼堯舜之澤者真若已推而內之海中
其自任天下之重固如此所以不擇事使而治
亂皆進也。是伊尹之行如此。

以柳下惠言之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肯事之不辭
小官不肯為之其雖而事汚君為小官不隱在已
之道必直己之直直已定是難容雖遺佚不見用

君民政居北海流以待天下之清也

伯夷之風者其流風餘韻足以動後世

流合汙而殺然有中

文法以忠字作實出世之心峻尹經世之心寔惠入

世之心混故思雖微不忽鄉人與處之思即一夫不

獲之思皆三聖各行其

志處知此聯絡有神

伊尹曰何事非君是君即使為堯舜之君何使非民

那處民不可使一使是民即使

為唐虞之民正是任的意思

亦進而仕此是承

其言而著其事

曰又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後覺

欲使先知覺的人去

予夫民之先覺

者也

今予幸天生此民中先天下

而覺得此堯舜之道焉可樂

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

予將以斯民自有知覺之道覺後

也知後覺之民此五句又是尹之言

思天下之民

又承其言而推其心

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海中

不怨人因不見用既窮之不自憫不特事君為然雖與鄉人之常人並處必由之然與之借而不忍去去當自言曰爾自有爾之為我自自我之為爾雖有失札於我爾之安能免我守札之身執此語然釋爾我形骸之類如此故閉柳下惠之風者翻臨之夫化而為寬大刻薄之夫化而為敦厚此柳下惠之行如此

方善田曰爾伯夷漢者其不視不聽不事不使不居是甚麼樣心腸看柳下惠漢者其不若不辭不隱不怨不憫不去是甚麼樣行徑然伯夷則不忍居柳下惠則不忍去爾爾不忍居伯夷一風化者以未嘗久仕猶然論次在返民之列若夫子不言風者渾是元氣流行風不足以此言之也

乃孔子之行只是無可無不可當是變之進而去

而夫魯也猶待郊祭之舉雖子路從之行也曰遲遲吾行也蓋以去父母之宗國情難忍然道當如是非去他國也即其去魯去齊推之可以速而速非失之急迫可以久而久非失之濡滯可以處而處非以隱為高可以仕而仕非以仕為通心無意必固我固神妙莫剛則孔子之行也孟子從而斷之曰伯夷以節高天下無以毀污是聖於清者伊尹以負荷天下無以退轉是聖於任者柳下惠以量容天下無以異是聖於和者若孔子者此心全體本極最負轉最活潑聖之妙於時者也

不怨遺失根直道來直道定是難陀發而不憫因不見窮亦不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與鄉人並處油油爾為爾我為我爾我自為個我爾我自為個我雖爾我自禮於我爾爾焉能免我哉亦焉能免汗我守禮之身故問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言竟是有容物之量薄夫致薄者苛刻少恩以性行

孔子之去魯也蓋其受命而後去也接淅而行

父母國之道也去父母國之道情不忍不以速而速

可以仕而仕以仕而仕孔子也

伊尹聖之清者也

柳下惠之任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隨時順理隨時偕行之義

四字並聖字分別出來轉便非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四聖平講下文自有獨贊在焉南軒曰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時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正觀濤曰時字根聖人心裡說此心全体本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若以時言說隨時順應便有心時天時也在天運無心而時行焉在聖心無意亦一以貫之此全是神明貫徹無一毫凝滯下之聖字正發此旨

惟孔子為聖之時所以與神中自有金聲集古帝王羣聖之成所謂集大成也者蓋樂之作金以敵之於先而玉以振之於後凡自金而下自玉而上無不兼備也金敵也者非自為敵也乃始衆音清濁高下之條理而將其端也玉振之也者非自為振也乃於衆音清濁高下之條理而將其止也始條理者其即聖心天然靈覺處也

王群聖之理無不從微於先而為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其即聖心以天然靈覺而順應從容也天下之理皆定用而帝王羣聖之理無不全體於終而為聖之事也○又不觀之射乎蓋智為人之惠巧辟則射者審括之巧也聖為人之力量辟則射者及遠之力也然射者由此而射至於百步之外也其發矢而至於的者是以射者之力也其中的非而射者之力也必有神於力者一毫勉強不得知力不可無巧則知聖不可無智惟聖之至由於智之盡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

張彥陵曰集大成緊根時字來惟其時也不拘一定不紐一方也羅統括謂之集大成謂之二字足上生下之詞大成是借音樂字而形影全敲而玉振之句方著落上說然大成意本文已自解明如字只發明教字終字只發明振字只要借始終二字說出箇聖與智來以見孔子所以集大成處言其識見之善無遺聖言其德之善無外聖言其分貼於只取聖倫

文法 吳駮公擬可以速四句題要知四可以時也四而字因時也谷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未可露時字只隱合此意看孟用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有斷然如此應之意而字有圓活順應之意講內要體貼而字意義方與上孟有別○楊維斗擬孔子聖之時谷下集大成題孔子本其無可無不可之表任止久速與天地盈虛消息之機往來相通而不知時之變化無方者聖聖聖之神明不測者時時也蓋惟道妙于時則不拘一定不徂一方萬善眾妙完全備是群聖之大綱紀大統領也故謂之集大成正以

聖謂之人時為之集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與時字來惟其時也天然而

集大成也者 此句承上起下 金聲而玉振之也 樂之作必金而玉以收之于後則比自金而下自玉而上皆兼總之無遺其始卒相成如此 金聲也者 何以

始條理也 謂金聲以後比衆音清濁高下條理皆自此引起是始衆音之條理條理是樂

中之節 玉振之也者 謂玉振以前奏次第 玉振之也者 謂玉振以前高下條理皆從此收拾是終衆音之條理何樂不備何音不齊故謂之集大成 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 融通明而洞照天下之理為智之事乎 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 全體衆妙以順應天下之理為聖之事乎 聖結集在後故 智樂之終條理 ○智譬則巧也 惟聖之終由於智之始之巧處惟巧可以合的惟 聖譬則力也 聖譬猶人之力量可以合時其義一也 歸重 出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此至彼看以作猶字如由此 其至爾力也 其發矢而至于而射至於百步之外也 其非爾力也 其發矢而至于其中非爾力也 其發矢而中于的射者之力其必有無巧則知聖不可無智可見至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為聖之時也

下五卷五

之意哉然分嗣不濟牛春字曰聖智非有先後如何分所好終始終云者自條理言也孟子又恐人泥始終為先後故又曰以乃力譬之蓋力之所至以之兩中一時用者也李襄一曰不有知那有終不有知那得成其聖巧力之譬正說智之所以解姓牛聖聖智兼備而惟智乃神乃力而用而能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特者也

管子通音是孟子尊周之意當以周室二字為主以天子一位一句為提經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已而去之惟恐有天子也下公侯伯子男爵大略自天子班之天下國中周制既明周室自尊諸侯安得去籍以去天子也此明天子之分以尊周也此宮錡問曰制其舊儀於周故問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答曰其制之詳不可得而聞蓋其詳載於典籍當令諸侯併欲滅其迹以性天下之也然而軻也嘗聞其

其詳不可得聞也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陳伯玉曰諸侯惡與國之害已也故伐相尋又并其籍而去之以要抹却天子耳諸侯去籍從禮儀於夏祭二焚黃圖象軌路於秦政之燒詩書嘗聞其略一語然有閑係有尊周室以扶天子即孔子作春秋微意其略何如以班爵之制通於天下者言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一位其尊尚矣然天子不能治也無為德曰公一位德足以率人曰侯一位德足以長人曰伯一位德足以養人曰子德足以安人曰男于男同一位爵之所班凡有五者之等級以班爵之制施於國中者言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君一位其尊至矣然君不能治也知進退而道曰卿一位智足以帥人曰大夫大夫一位才足以事上曰士有三命之上士一位再命之中士一位一命之下士一位爵之所班凡有五者之等級以班爵之制

文法 黎左嚴擬玉振之也者題玉以收樂之全全字在寔發又是玉振之也句所以為難如云一振耳而後以玉也即其於衆音之獨後不復作錚錚鳴也夫亦何取焉而為此派也者終得題神○周日駁擬智則巧一句智聖宜就孔子講見行之造其極者聖之能也德之合其全而中于時宜之妙者非聖也智也要合智以成巧意方妙凡巧之元屬神方之元屬精而以智聖相形則一作庸於聖也而神巧一根本于智也而精九如此講中方得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此宮錡有感於當周之舊故問周室之初○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其其舊祿之制如之何○諸侯惡其害已也當時諸侯惡固詳但今不可得聞之由諸侯惡其害已也制之越分于名守級素亂思班祿而皆去其舊祿之皆去妨害已之侵占上地俸祿喻制而皆去其舊祿之皆去勿黨以行私其意不惟無王而已然而軻也嘗聞其併欲滅其迹以性天下之也

文法 諸侯敢于去籍自謂天下無知周制不知其害可同建籍雖去而有不去者在王制雖成清議猶存正一曰天子與君各提起一位字但重天子是父天子一位天母地而為之子天子一位其尊無尚公一位有爵位盛大以無一位侯一位侯于外德足以位德足以長人子男同一位德足以養人曰子德足以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德足以安人曰男同一位君一位以正衆君一卿一位有知進退而道大夫一位智足以位其尊至矣卿一位上達曰卿一位大夫一位智足以大夫上士一位才足以任大曰士一位再命之中士一位一命之下士一位六等 六等兼君臣君兼天子公下士一位一命之下士一位六等 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兼王

禮記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其器儀化四朝侯國
 方復御六命天子一位也然天下不特以一
 治於是有封建之典焉公侯伯各一位子男
 一位內外相維而統體不紊凡五等也天子君
 有三歲公侯伯子男各君於列國君一位也
 每國不特以一入理於是有命官之典焉卿大
 士各一位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貴賤相臨而
 各分有紀凡五等也

禮記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其器儀化四朝侯國
 禮記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其器儀化四朝侯國
 禮記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其器儀化四朝侯國
 禮記曰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其器儀化四朝侯國

子之大夫受田地視外伯公田得入得七十里天
 子之元士受田地視外子男公田得入得五十里
 以重內臣而尊王室也
 禮記曰萬國貢賦皆輸於天子而此云方千
 里者何也大約是以萬方貢賦供給卿大夫士
 等而以千里畿內所得者待諸侯也然下卿大
 夫元士皆云受地又非受祿大約是受其地所
 出之祿也若泥作受地則十卿即分盡了天子
 畿內地矣然附庸亦有其祿四十里以氏附只
 十里以名附二十五里以人附或近伯侯者則
 附伯侯或近子男者則附子男
 以班祿施於列國者言之公侯之大國受地方百
 里君所得田祿十倍於祿祿因受矣若卿所得田
 祿則四倍於大夫大夫所得田祿加一倍於上士
 上士所得田祿加一倍於中士中士所得田祿加
 一倍於下士下士所得田祿則與庶人無異而在
 官為庶人者亦受祿於君祿僅足以代其耕
 如一文受田百畝入之穀而已○伯之次國受

文法 歐斗瞻擬子男同一位此題須先別子男二字義
 又須批天子公侯伯不同位以形子男同位見子
 與男同職盟而亦同無偏厚子與男同遵世職而
 亦同無偏殺又須批天子意然子與男之上者如
 五品官同一品級只有正從稱別耳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此四面方正皆千里則祿以萬乘
 言 公侯皆方百里 百里祿以千乘言 伯七十里 七十里祿
 以百乘言 子男 五十里祿以五十乘言 不能五十里
 不能不儉 不達於天子 以貢賦有限此朝覲公同附
 者制限之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天子之卿受地則視侯
 天子之大夫受地視士 天子之大夫受地則視士
 天子之元士受地視甸 天子之元士受地則視甸

士受地則視外國之子男亦得五十里以尊天子而重
 王畿且公侯伯子男得祭于外天子之卿大夫輔弼于
 內其功本相寺故以王官之祿比外國之君其內外之
 體當如是也
 文法 李二河廣附庸二字此題分藉于特之外附功勳
 于通侯然亦分封之餘賜非以資強暴之供吞雖
 以附于諸侯而仍曰附于天子雖曰疆域下吏而實
 曰周室附庸○張天如擬天子之卿節此節須知王
 朝卿大夫士不比列國卿大夫士其分尊其養輔之
 責則重縱不準侯伯子男之封而準侯伯子男之祿
 重王臣所以尊天
 子也須玩視字

大國地方百里 此下三節只重臣祿必言君祿者以之
 為準則耳祿班于公侯之大國受地方
 君十鄉祿 是君所自為用者 卿祿四大夫 若卿所
 則四倍 大夫倍上士 大夫之祿則 上士倍中士 上士之
 于大夫 大夫倍上士 大夫之祿則 上士倍中士 上士之
 倍于 中士倍下士 中士之祿則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中士倍下士 中士之祿則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倍于 中士倍下士 中士之祿則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倍于 中士倍下士 中士之祿則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地方七十里君而得田倍十倍於鄉國受矣若
知所得田則三倍於大夫大夫而得田倍加一
倍於士士上士而得田倍加一倍於中士中士而
得田倍加一倍於下士下士而得田倍加一倍於庶人
庶人而在官者同倍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子
男小國受地方五十里君而得田倍十倍於鄉國受
國受矣若知所得田則二倍於大夫大夫而得
田倍加一倍於上士上士而得田倍加一倍於中
士中士而得田倍加一倍於下士下士而得田倍
則與庶人無異而在官者同倍也僅足以代其耕
而已

季康一曰公侯伯子男之受地已見上文據
出為鄉準則鄉以上祿厚則少於大夫以下祿
薄則不殺之是義所以節國之用不殺異仁
所以養民之德祿足以代耕庶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說但要分主客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
意揚用修曰古之制用重入為出故大國鄉祿
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

等十於鄉又國則立三卿吹國止二卿小國
止一卿而國事繁簡固志繫焉諸凡輕重之
皆視國小大此量入為出之道也然在先王時
無時民府吏胥徒以何入為之以何祿賦之以
一歲而更之耶或終身克之耶蓋其在官則祿
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
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君之為吏者乃皆曰
之為民者也

春人在官者其祿幾何哉就就農夫論之耕者之
所養也夫而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力之
勤惰不同上農夫之耕足食九人上農夫之耕
足食八人中農夫之耕足食七人中農夫之耕
足食六人下農夫之耕足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事有省煩才有良裕其受祿之多寡以是農夫所
入之五等為差周制之由盡先王用心誠密已噫
此周制也爵祿無一不班自天子與藉其可去乎
陳伯玉曰耕者一段甚輕只曰二說同祿未說

同祿下士九人與府六人掌養者史十一人掌書者
同祿十六人掌追呼者徒百二十人掌服役者皆無田
同受祿于君非謂下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明同福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若有煩簡故祿之上下亦係之

此章論交友之道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經而未見得尊貴之義同於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子嘗言平帝先正以古之不可挾者主個尊貴的樣子不必分優劣

可挾已之兄弟顯赫而與人友蓋友也者所以友其德為善進德之資若有所挾則有德者必不為我友我之德無自而成矣故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百乘大夫之家也宜可挾矣孟獻子不挾也循紳而修布衣之節世胃而熱寒陵之好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狄仲其王人則于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友者皆以德自重而胸中無

食五人

又降而下農是用力最庶人在官者若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若有煩簡故祿之上下亦係之

其祿以是為差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即使其祿在官而為農其所食亦不過如此

文法吉映五疑百祿之費此從題要雅做只就天下無試循先原野曾足據虛器而可以希實得乎曾足鮮

萬章問曰敢問友友是我孟子曰不挾長商言不挾貴

不挾也弟而友一念自負能下賤之意便是友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日百乘之家便其勢而友樂正裘狄仲節便可想見其具其三人想亦

有獻子之家此二句反言五人不能則不與之友矣則

道德之士獻子不肯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

賢之士而忘一國之尊，况其有言曰：德足模範，我若莫如子思，我則以師道尊之。德足切砥，我若我則以友道處之。吾王順長息，非可友之地也。功我以奔走之勤，則事我若也。志公能不以小國，快而不大耶。

孫虞休曰：舊說無獻于之家，四年一正一反，俱作五人，目中無大夫之貴，近日諸家以此論獻子之自忘其勢，不應又說五人忘人之勢，謂獻子自無其家，若一自有其家，則不與五人矣。夫如此，則中間此五人若無去處，安著細玩無獻子之家，依朱註曰：五人忘人之勢，如此說，方得六字明白。君斯曰：惠公不敢躋王，順長息此師友之列，正以師子思而友顏般處假令師之友之而無降灌為伍之羞乎。說書者須於王順長息二句一段委曲，斡旋成就，惠公做一個不挾貴的人，不宜太取王順長息皆却事首。

非惟小國之君，能不挾大國之君。公有恩勢以下交者，昔晉平公之待亥唐也，堂慕其賢，而造其廬，未敢遽入，必唐命之入，公乃入，未敢遽坐，必唐命之坐，公乃坐，未敢遽食，必唐命之食，公乃食，以王食之入，茹蔬食菜羹之淡，公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然終其敬賢者之命而已，天以爵位官賢者，公弗能與，言也。天以職事任賢者，公弗能與，言也。天以食料養賢者，公弗能與，言也。是乃士人無爵士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爵祿者之尊賢也。然終其敬賢者之命而已，天以挾矣，大國不挾貴如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此句亦承上起下，雖大國之君亦有之。雖大國君亦有不挾貴的。晉平公正不者嘗慕亥唐之入云則八言入公乃人坐云則坐乃坐食云則食顏色既云則則奉其意言二意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敬賢者之命然終於此而已矣命而已字見此外無所加弗與共天位也。天位所弗與治天職也。天職所弗與食天祿也。天祿所弗與也。天者見非人君士之尊賢者也。三者皆士所得私而當與賢者共。非王公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爵祿者之尊賢也。此唐故曰是士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此數語只好輕輕言論。其極則平公未為至。

此句承上起下，雖小國君亦為然，指不挾貴。雖小國之君亦有之。雖小國君亦有大賢則以吾於顏般則友之矣。顏般是次賢則以友師道事之。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及思般放在役使之列，然亦不敢忽方見不挾貴處也。此句極。

文法：胡為說擬其三人。此題要根衷仲說，合三子二始契已裝千古迄今。豈有依稀襄館之外，隱躍襄仲之行，者其三人。○只能天擬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句。此題見不挾貴而友德者一証。費惠公豈能深知子思道術者，但思公方寸大意亦自了了。師之者全無挾貴意在。講中順惠公口氣最難，只免自己敬重師事之意。若深言子思如何師事淵源，非惠公所及。如大出庸說，明與微危。精二道統語，大謬也。

所以生新之意是處了天所以命我之意以天
自處而不以天尊賢故有愧於王公人主亦難
勉若三公之色而亦易致者王公之用平公能
其不難而勉其不難者孟子之辨措而未盡也

豈特大國之君已哉即天子之貴亦有不海而狹
者昔者舜由側陋而上見帝則以甥也禮之於
或室而海流亦室以饗舜之食是略君臣之分而
歡然賓主之交是竟以天子之貴而友匹夫之賤
友德至此極矣○察現古入豈無見於義而故為
是抑節也天下有用下敬上而凜然於王公之前
若謂其貴在吾因其貴而貴之也亦有用上敬下
而肅然於十人之前者謂其賢在吾因其賢而重
之也世人重勢而輕德類以貴為尊尊賢為非
義不知義一而已性尊賢之義與貴之義則貴不
可挾明矣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秩也
徐自淳曰六變舜即上共天祿意更也以其君
臣之禮更為賓主之禮只是略上下而交際往

來便是非竟為主則舜為賓舜為主則堯為賓
之說宇宙間只有朝廷與草莽兩境只有道德
與名分二事兩境異其位而同交二事原相須
以有成故孟子斷之曰其義一也

皆通章事道二字是骨為之兆也句是豚孔子
受之與未孔子之任三是大宗有難前是論辭
受而官其所以不卻法是論出處而言其所以
不去無非委曲為行道之兆孔子之家法也
此見君子事道之盛心也萬章問曰政問人以禮
義幣帛相交接者其心果何心也孟子曰恭敬之
心也恭敬存於中而交際自現於外矣○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孟子曰位之尊者有臨於我禮
則恭矣乃度之曰其不取之度者義乎不義乎必
義而後受之不然則卻之不受是明卻其物而輕
其人以是為不恭故君子交際可受則受更不謂
其不從來而卻之也○曰卻之既有不恭之嫌而

文法 荆濬然從非王公之尊賢至下之尊賢此題照應
自明闡非王公尊賢即引堯之待舜以為極則中
間引堯舜要點化勿纏擾用下二句輕擦過緊緊發
用上敬下轉出王公尊賢友為作手見晉君歎于尊
賢而尊賢
誼隆意

舜伯見帝 舜自武而帝館甥于貳室 館作活字看堯
以甥禮待舜而亦饗舜而饗舜之食 選為賓主 是畧其
館之干副官 其形迹而歡然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是堯不自居天子
賓主之意相得 夫內藏與 用上敬下 大抵以有德之謂之貴貴是崇
共後賤意 重意下貴是 用上敬下 以有德之上 謂之尊賢 有德之
凡有爵位者 尊之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義字要在友德上看敬上固
在己之勢宜忌作文只以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意發
揮便合矣德章

文法 李二河擬亦鄉疑何此題恨館甥來琴瑟之樂
鼓酬之情崇無不洽然貳室之內舜不得亦效其
綢繆則情猶鬱也何惜不藉獻酬之禮取享之儀一
達其情 黎左嚴擬用上敬下二句此題須知賢即
德也尊賢即友德也若可友可師甚至可禱皆賢也
典食天祿治天職甚至與共天位皆尊賢也謂之字
須別說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交際是以禮儀幣帛相交
說孟子曰恭也 恭是一念敬存于中而假 接是果何心暗指諸侯下
此句只 為不恭何哉 章意以不受亦兼以持已 曰
固辭意 尊者錙指諸 曰計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乎 義不義 而後受之 必合義然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
以是編計之心大量人輕了此之謂不恭而卻其人也
故弗卻也 故可受則受 ○曰請無以辭卻之 賜既得之
不必卻也

言

下五卷五

三十一

受之云有傷廉之累請無以辭卻之但以此心卻之私計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此於他辭無受則曲以貌致吾恭而直以心全吾義不亦可乎曰何必心卻為執倘其文也以備而刑無廉之怨其接也
以孔而為及物之儀雖孔子執義之中正也受之
用卻也而乃以他辭無受也亦異於孔子耶
張考陵曰交際暗指語矣說恭以致能者言不恭以却饒者言也其不恭是就別人說他如此其取諸民上加一曰字指受饒者心上度量觀蓋孟子好言弗能正也於此辭也夫免有心計其不義廉而章頗欵以他辭掩其心也畢竟何須如此引孔子作証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洪弱生曰以心卻他之辭費許多轉折斯孔子受之其字何等直截

萬章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孔假如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殺人之奪其貨
文法 意云其交接也出以禮斯可受其禦時之貨其曰不可受也康誥曰殺人顛越而取財貨爾然不知畏死。乞民無不敬康誥之言如此則是禦人之盜其罪莫積不待教而誅者也然此不待教之法豈惟妨於康誥放以此法受之於夏周同以此法受之於殷不待辭問也於今之法然為列國是又不可以交禮接禮驟論者如之何其受之
丁天行曰前說斯孔子受便見已今日可受君子只問今日來意之恭不問從來之物若問其所以從來者則禦人之貨國道之所不載而禮之所不敢出也引禦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腳亦可受禦句是倒語語不是此詞按併文十四字從趙氏說則謂此誅禦之法三代相受不待辭說今日若為深意則禦時之貨如之何其可受曰若我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之何其可受終是事也

可受之理但講勿直以心卻之但以此心計曰其取諸民之不明白顯然卻之
之不義也此物全定是取而以此辭無受他辭無受是之物也以此心卻而托之不可乎義已不污不義
也以道無處之觀其接也以禮儀不及物斯孔子受之矣是道隆禮至亦受之
文法 馬君常擬以心卻之曰此題轉詞卻而為心卻等以口代心而以心代口遊掃一卻詞當有語不能顯之權衡○張牛卿擬而以他辭句此題須根取民不義來方有他辭之托受有受之辭不受亦有不受之辭驗其不受之旨在此詞更不能驗其不受之旨夫固有欲明而以所辭之有惡直而從曲辭之

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即用其御得之貨以斯可受與此句是倒跌曰不可禦得之貨决不可受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越人棄其人之尸因取其貨 閱不畏死皆頃無知此不畏死比民罔不敬比民同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上三句是不待教而當即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此誅禦人之法殷所不辭也 拿倒即殺更不於今為烈至今尚受之 禦得之貨加
文法 張憲卿擬殷受三句此顯當從趙氏說此不待教而誅之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御得之貨如之何其可受新說言義當受則殷周受人天下在所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加之何受其餽乎此亦大 全或議論作者隨時詳酌

萬章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然則今之諸侯，橫征暴斂，而取於民，其不義上猶禦人之貨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君子不問其可受否。故問如此者，是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然以法論，未至於橫征也。予以為有正法法之王者，將連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教誨之待其不能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與禦人不待教而誅者，固不同矣。且以義論之，夫謂諸侯取非其所有，而目之為盜者，乃充滿不義之類，至於義之至，猶至盜之虞，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夫絕之以法，而法尚有兩空律之以義，於義未甚害故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昔者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田獵，相較奪禽，以祭。孔子亦聽其獵較，而不禁。夫獵較取以不札，然以祭而奉也。孔子猶以為無害於義，而況諸侯之餽交以道，核以禮，又何為而不可受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御，禦也。二字是為意。苟善其禮，以交際，君子其受之。敢問何說也？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是謂王意得無倖。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子以為有王者作，不可受禦之義乎？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原理見得諸侯非禦得，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之貨不害為可受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將連合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夫誅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若以取非其類而列論之，夫誅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夫誅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是謂充類盡義之盡也。至精至微，盡頭去處，凡有一毫苟取，便於其有者，便是禦人之類。孔子之仕於魯也，若泛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孔子之仕於魯也，故仕魯亦可。魯人獵較，魯人田獵相較，孔子亦獵較。亦聽他獵較，而不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二句言獵較，更取禁非必親身為之。

以為有王者，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辯，只是原理由法見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為可受耳。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即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說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既非真盜，又何害於可受？較獵之說，以與受賜不相蒙，然以借來做影子，其所以可知之故。照下文看來，可見獵較之中，原自有秋取則受賜之中，正自有妙用，事道之意，引而未發。

不以禮孔子猶可，而況諸侯之賜不可受乎？
文法：任中一擬魯人獵較。此題須知獵較何事，其借祀同類則殺，人願越人也，取非其有以自為功，則是貨也。從鮮無厭而莫之自惜，則不與也。相泗濱撒克類至義句，此題克字，是字。須認得精充，其不義之類，論到義之盡處，則國門之外，是盜，行非有之取，是盜。心國門之外，是盜，取是衣冠之盜。貪則為盜，而妄取同盜，特推極之精然耳。

萬章曰：然則孔子之仕魯也，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聖人欲以道濟天下，其仕也，正有事於行道也。章曰：孔子既以行道為事，其為從獵較，非道之倍也。孟子曰：以道為倍，固自有漸。從獵較之未止，若由祀共之未明，而必求雅從之物，以修祭品，以寔祭器也。薄書之不正久矣。孔子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不以四方雜從之物，而供薄中，所正之器，使食有常品。如是則本已正，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將不矣，而自獲美，是不意於獲倍，而倍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然則二字分明頂上，獵較來以孔子之仕，毋乃非以行道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二字，正是古。聖賢用世，熱腸。事道，豈獵較也。章疑事道便當，移風易俗，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了矣。而從獵較，曰：孔子先簿正祭器，魯人獵較，只因祭器未正，故爭取四方雜從之物，來供祭器。孔子則先立簿書，以正祭器，使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正之器，彼獵較者，知異物都無用。

孟子

孟子

孟子

自以潛軍正聖人... 子既不能軍... 莫不決於去也... 試無效若露... 吾道之平焉... 亦不結大行... 然浸不消已... 久而淹留於一國也

張彥陵曰... 陽非事道... 道主於矯... 臣疑察專... 道矣獵較... 是說孔子... 重亦可竹... 也則更不... 去之不輕... 非港為道... 之也而問... 兩答

非發明事道之意... 蓋論之孔子... 者不特此也... 則為際可之... 仕於季桓子... 則仕者其本... 猶降之遺... 乎此者可以... 馬君常曰... 受餽之意... 交以道接... 有簡行可... 又有公養... 其禮際猶... 孔子見可... 夫行道之... 此孟子... 學孔子... 處

不久將自廢... 之權此正是... 章又以不能... 去國也罷何... 去意推開說... 機會雖或不... 行之機或... 在於此也... 道則是知而... 而人終不足... 也故不得已... 數句一直說... 其事道處

文法... 甲虞有... 人且以易... 文須把高... 解下笔時... 要體認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明受餽之意... 有公... 養之仕... 之仕也... 公際可之仕也... 公公養之仕也... 文法... 可執而仕... 已甚之意

孟子通章為在朝不行道以貧仕者若養也言

致貧仕則當辭尊富居尊富則當行道故首曰

仕非為貧末曰道不仕取也最為叫應

此為居尊富不行道者儆也孟子曰仕以行道非

己靈於片牛之需為貧而仕也而有時乎不詳已

而為貧者以大竹之類隱托之仕也猶人之

娶妻本為廣嗣計也非為代勞於片牛之操為養

而娶也而有時乎不詳已而為養者以唱嘔之誼

及至貧生於中饋之取也○若為貧而仕為家之

念重休國之念輕當辭尊富而居卑者附列一命

之未足矣當辭尊富而居貧者附列一命之需足

矣辭富居貧何者是所宜居乎如抱關擊柝之吏

任甲祿薄矣未嘗無道可仕而可以為仕也

曾叔祁曰辭字活者為貧那有尊富何用辭為

此主擇仕之時自當如此君子之仕以為道

也不得已為貧預擇處卑貧於為貧之中不失

為道之意開折之職是隨位以行道之心也

彼孔子大聖人也然當其為貧必必為委吏矣其

意蓋曰吾司錢穀吏也謹提會分計當而不差則

職盡而道盡矣必必為乘田矣其意蓋曰吾司園

牧吏也謹畜養牛羊雖然壯長蕃息則職盡而道

盡矣何嘗以居卑賤而虛委吏乘田之職哉○吾

乃知有建白當世之志者必居高位而後可如位

則卑矣乃言高位者之言不以為越俎即以為代

包罪也若立乎人之本朝既居尊富而非卑貧有

行道之責矣乃反以減默為老成而道不行從免

有官跡迹於吏議而形影相顧鮮無窮仕之耻乎

年貧者猶盡卑貧之職而不可曠為仕者可無以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 此句宜重看言仕果徒為貧哉而

有時乎為貧 重道與時違曰有時 娶妻非為養也 借娶

為繼嗣非 而有時乎為養 然或不能親操井臼有 妻本

貧者 然必於為貧之中不 儻尊居卑 尊富而

居卑 爵正所以辭祿之富者而居祿之 尊富而

貧者 上是家貧下是祿薄辭字活看 ○辭尊居卑 辭

富居貧 此二句 是過脈 惡乎宜乎 就卑貧中又要擇所

拆 抑開畫謹出入擊柝夜謹行止總一件事不重在得

祿濟貧重在此職易盡不至虛糜此祿即是隨位以

盡道之意 謝家三擬辨尊居卑二句皆須知

文法 人孰不欲尊富不得已而卑貧祿仕計必出此然

世有謝尊富未民卑貧之惑者亦有托卑貧猶然尊

富之思則必再計而 決下二句只轉按語

孔子嘗為委吏矣 委吏至委積之吏便曰 兩日字是孟

子度其意而 有不盡民財之思 曰 子度其意而

之會計當而已矣 要於錢穀出納開會以總其數計以

已矣者必求 謹為乘田矣 乘田是主苑圃芻牧之吏 曰

其盡而後已 要於畜養間牛羊齒然肥壯又生

牛羊齒壯長而已矣 長蕃息而吾職始盡矣此盡職處

便是盡道若說孔子 位卑而言高罪也 言高是言國

為貧而仕極可厭 指越分說此只陪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此見

說重道不行句 尊富者必行道而後不可藉口貧仕以自解耳耻字

不但玷朝常愧官箴反之矣影之內宜有赧然之慚故

無人誅而有私耻 文法 楊維斗擬立乎人之本朝句此題立朝則非為貧

而立則人之本朝固若人所馳驅而不容膜外置產

錄而不容眾人分也業已 踞高食厚矣本朝僅供人

踞高食厚乎

此見待士在...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之與乃今之為士者... 孟子曰不敢也

張彥陵曰此章在孟子... 曰君之於我也

孟子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 曰君之於我也... 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作兩層矣不恭即非... 曰君之於我也

章又曰君餽之粟則受之... 孟曰君之於我也

常職以食於上... 以爲不恭也

孟曰君之於我也... 孟曰君之於我也

大焉。蓋彼蓋自是穆公心悅，不復令臺官奉之。既也。夫亞問亞既失之於始，自是無說又失之於終。悅賢者當下其蓋，悅賢要在有以奉之，而非徒奉之為說也。今穆公之悅賢，非惟不能奉而用之，且其亦為奉而失之，尚可謂之悅賢乎。昔贊伯曰：此節見士雖止受餽，亦要人君既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若穆公之亞問亞，子思必麾之而不受，其見漸親，若常從既，恐勞賢，惟不餽却又麾，此是之不能奉賢子思，使不受而必於卒者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亦之一字可見聖賢處事不急遽，須稍再拜，聖賢何等氣象，表了凡曰：自是臺無餽，穆公慙或有之，悟猶未也，不能奉又不能奉，此二句最重，是孟子慨嘆當時人主待已之非特同子思而發耳，其不受齊祿於此想見。

於卒也。於其末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其肉非逐去之謂，卒之標使，可見聖賢發之不基處。比而稽首再拜而不受，有風曰：因謹。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也。蓋自是臺無餽也。自是穆公不復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奉。今穆公之於子思始，可謂悅賢乎。安可謂也。路辭因擬標使者出諸句，此題使君命，即森嚴文法之地。君門亦得與旋其間，而標而出之，不虞得容於君門者，而在塞險之間，反絕掘伏之階，君慙慙而後峻拒使者，亦何以爲情。

札也。賢者則再拜稽首而受其餽，以重君命也。及其後使司粟之廩人，絕續其粟之所無，使司肉之苞人，絕續其肉之所無，不復以君命將之，不使賢者有重拜之勞。此國君養君子之道也。子思所以不悅者，以為不餽，不遇一鼎肉耳。數以君命來餽，使已僕，然有並拜之勞，非國君優養君子之道也。此子思所以麾而不受也。然此猶言其賢也，非其賢也。求其結養而又辭奉者，其惟堯乎。昔堯之於舜，當玄德升問之日，而不知其賢也，始則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聽其外事，二女之以聽其內事，且百官之倫其人，牛羊倉廩之備其物，於以養舜於畝畝之中，養之如此其周也。其後又舉而加諸百僚之上，任奉之如此其隆也。結養結養可謂悅賢之至矣。此惟王公操爵祿之權者，能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也。故曰：王公之尊賢也，士亦奚不可受之。有終世無尊賢之說，而士亦敢託而虛應其賜乎。

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濶故始而餽以粟，再拜稽首而餽以肉，以君命將之，而表吾尊賢之誠。庖人繼肉而受，重君命也。其後廩人繼粟，掌倉廩之官。庖人繼肉，繼餽肉。不以君命將之，不以君命來將，免賢者重拜尊賢之意，總是子思以為肉。此三句是發出當時却為養賢之道，以使已僕，爾爾再拜也。數將以君命使已為二字可玩。使已僕，爾爾再拜也。僕僕有重拜之勞，非養君子之道也。非國君養君子之道也。善之於舜也，正養君子之極。使其子九男事之，外事之九男，觀其所收，然在一舉字。使其子九男事之，外事之九男，觀其所何二女女焉。內女之二女，觀其所調。百官牛羊倉廩備倉廩以供使，令牛羊以備膳羞，以養舜於畝畝之中。何等後舉而加諸上位，上位是上相之位，舉何等隆。故曰：王公之尊賢。

孫教斐曰：事起不餽，不可不常餽，又不可不

周後舉而加諸上位

故曰王公之尊賢

則人君致能於賢者必何如而後可初以君命
時之所以重賢者以不君命將之不較勞賢子
愚三句是推當時却觀之意以見不為恭賢之
道以上只說個恭君子之道尚未及恭賢又引
竟之辭恭辭舉者而束之以王公之尊賢辭舉
乃成其為恭辭舉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可見
恭君子者須以堯舜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
子思故秦漢而下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
於利禄而上遂持此以矯天下士也若子思者
其可得而駭之哉

諸侯說出一札字又云往後說出一義字後而
却云夫義路也札門也正與前而相照應通章
皆言不可往召而以孔子往召之事作結尾提
出守守二字正發明士不可召之意
此以札義明士不可往見也萬章問曰敢問不見
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士生諸侯之國其在國都則

子曰章養之臣多難為臣其寔皆為庶人庶人未
傳贊為臣與已為臣者不同其不敢見於諸侯者
禮常如異也無敢見之禮則亦無敢見之義矣○
萬章曰士既與庶人等乃庶人召之技則往後君
款見士召之則不往見何也曰是又不可以執一
論若君召之役是以民處之也則往後固以賤承
貴義也若君召之見是以士處之也一往見則枉
道狗人非義也雖義有可有不故士有往有不
往也
薛方山曰士可以為章養之臣可以為市井之
臣可以為往後之庶人只不可以為見君之士
即此便是札門義路而界限家以分言曰庶人
以德行曰士往後則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
人之節此義不義而由分也上曰札門又曰不
義不守札而往見便是義道要認得
且以國君之尊而欲見士之卑奈何所為萬章
曰為其胸中無富之富曰多聞也後論問也為
其以德為者為其長民之賢足也資治理也

也必如此終是王公之尊賢到舉在上位則有常哉自
當受賜并庖廩之繼無所用之
文法 沈去疑擬以君命將至下不以君命將之此題只
在將不將相呼喚始以君命餽之所以表已重賢
之誠後只以有司繼之所以明已不敢致賢之殊
是委曲重賢之意作文要發國君養君子之道舍
公之勞賢意方合格○夏禮公崩故曰王公之尊賢
搭下不見諸侯此題上下段不相粘須當隨題命意
請上公句見王公能養能舉以隆尊賢之典則士自
不傲道德而見王公不能養不能舉是缺尊賢之典
則士重道德不肯輕見諸
侯要如此相映方合格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不見兼未召不求見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國是居國都者 在野曰草莽
之臣 在野是居郊野者 皆謂庶人 以德言曰士以位言
實言謂庶人不傳贊為臣 不字作末字看庶人不敢見
庶人 庶人不傳贊為臣 未道贊見君而為臣

於諸侯 則君民禮開不敢妄自同于禮也 小心安分是
庶人 庶人不傳贊為臣 未道贊見君而為臣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後 無不奉君命然君召
之供役則君欲見之 君有欲 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只
一召字引出下文許多議論全 曰往後義也 召役是君
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 欲見是君明知其為士
之此而往役是安 往見不義也 復以庶人待之此而往
見是失士之禮義所不可
文法 李元治擬不敢見搭至下禮門也旨當以禮義作
脈 可往後不可往見者為義而義則其路不傳贊
不可見君者為禮而禮則其門是君以此繩士士亦
以此自繩棄之必
為義禮所不收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此句根萬章君欲見之
章為其多聞也 此二句是萬章答語為士 曰
其胸中無藉之富曰多聞 為其賢也

敵見之孟子曰既為其多聞則可師矣雖天子之尊猶不敢召其師况卑而為諸侯乎為其賢也則當就見矣吾未聞諸侯就見賢而乃召天子之而不就見也何以見君不可召士皆賢修公慕子思之賢也吾未聞諸侯就見賢而召之也

一介之士此果何如哉語其於友子思也子思以其心有所扶而不悅也君之有人有言曰人君於士當知其德有可焉而師事之云乎豈但知君所言僅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其自矜於心豈不曰君於士論德不論位如徒以位分而分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尊德之過而君則子思必心師事乃能取善受益矣可但與君為友此子思意也夫以今乘之君求與士為平等之友且不可得而况河海而召之使往見與否知其廢去矣肯甘心一見哉

張者陵曰只在一召字生出許多議論全在德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而彼所以不可召者全

從此多聞作用夫輔世長民口賢兩為字重照上為字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

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 既為其賢則當就見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引繆公事以明君不可召天子之

繆公欲見於子思 引繆公事以明君不可召天子之

曰古之來之國以友士何如 說個占子乘雖據古面以友士子思不悅曰欲折其驕而使之下士也

人言以吾不折曰事之云乎 只說個

豈曾說個之折他 一友字

子思之不悅也 以下孟子

不曰以位 豈不是說

則子君也我臣 尊卑有定分

何敢與君友也 何敢與君友以德

卷君款見三字語士居於不知之而伸位知已故下文全就他款見的心事折之輔慶源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降師事之禮繆公以千乘自驕便似以友士為傲了故子思抗辭以答之是欲折其驕而使之下士也事之六乎二句不可通作古人之言蓋謂古人曰說簡事之豈曾說箇友之所以開一友字豈不曰以下子推子思之意垂重在德也下乘以下是就上文新之已放開一步曰况可召與則是而轉召之則不德見之處勿粘于思公若萬曰章曰子思事字正應上帥字而又以一友字照出一召字玩而况口氣是德高性往屬於德古聖賢常伸之氣何如

皆以我言則子事我者我奚可以與我友

德言則子事我者我奚可以與我友 以德就他尊德樂

我非非虛以受益蓋自尊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

得也 千乘三句又就子思上放開說夫友尤是

而况可

此句是問顧名之則不往見

之與 此句是問顧名之則不往見

文法 林淵復擬目君之欲見句此題士方烟霞而自

有誦讀類纂草菴 目有天地則召命寵膺不見屈

而士忘情于君 君不能忘情于士且欲願見不得並

且欲得待同朝禮 日欲可得見也

○吳龍天擬 豈

不曰以位 此題語氣極轉折而又虛縮豈不曰乃推

子思之心以位則名分有定可操多聞及賢如云多

聞說與七賢孰與士願多聞不可謂非位中之多聞

賢也亦為內之賢也 惟舍位言之故見以為多聞是

以為賢也 論賢位則何

論多聞何論賢也

士而逃召反不若虞人矣昔若齊景公田獵招守死圍之虞人以折羽之旌虞人守分不與景公怒

齊景公田 此節不過取他非招

招虞人以旌 招以折羽之旌不

孟子曰此正所謂傳贊與不傳贊者之別也。此
子當任有官職而君以其所居之官召之也。召之
以官。固宜。孔子之亟往矣。豈可與未為臣之士例
論哉。

徐僕曰。曰君子不肯往。見非是自高。只緣平日
惡個禮義。凡事只在禮義上行耳。這禮義即是
吾本心。但就制事上說。謂義就檢身止。說為禮
義。切於人。就是路一般事。不致外。此便
步行。不去。禮。關於人。就是門一般事。不可違
違。此便出入無所措。知性見諸於便。走到兩經
邪。當而差。却明路矣。焦倚。固曰。禮義無定。休亦
無定。用也。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
則。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
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
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以。孔子。之。應。召。士。之。不。往。召。議。論。翻。騰。文字
論議。

孟子曰。君子度。量。要。高。胸。要。廣。大。就。之。曰。鄉。國。
而。進。之。友。天下。猶。當。尚。友。古人。豈。有。止。足。處。若
把。天下。後。世。平。看。便。不是。萬。古人。度量。
孟子。示。人。廣。取。善。之。量。曰。吾。人。隨。處。皆。可。取。善。如
一。鄉。有。一。鄉。之。善。士。我。即。友。此。一。鄉。之。善。士。通。一
鄉。為。一。身。一。國。有。一。國。之。善。士。我。即。友。此。一。國。之
善。士。通。一。國。為。一。身。天下。有。天下。之。善。士。我。即。友
此。天下。之。善。士。通。天下。為。一。身。隨。分。所。及。者。即。與
同。休。隨。身。所。到。者。即。與。同。成。也。且。不但。如此。又
以。友。天下。善。士。猶。未。滿。足。取。善。之。量。又。進而。以。吾
之心。尚。論。太古。上。古。中。古。之。人。以。滿。其。量。然。不。因
詩。書。何。由。見。古人。必。取。古人。遺。言。載。在。詩。書。者。誦
之。讀。之。也。欲。冰。紀。載。其。事。者。皆。誦。讀。皆。誦。求。也。即
講。求。其。道。尚。未。足。以。知。其。人。之。精。神。心。術。大。源。頭
處。亦。未。可。是。以。必。須。論。世。論。世。只在。詩。書。上。論
古人。盡。為。以。朽。之。世。也。開。卷。見。古人。於。吾。心。檢。卷
見。吾。心。之。古人。方。為。論。世。方。為。誦。讀。誦。讀。推。能。論
善。世。方。是。無。尚。友。善。世。而。與。古人。相。神。交。豈。止。為

詩云。小雅人。周道如砥。人見君子守禮之度。持義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履而
躬行人可。視而效法。○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命來召
即不俟。然則孔子非與。在因孔子而疑主意。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孔子只是當仕之時。以其官召之也。君
特以其官職召之耳。召以官。非召以士。孔子應召。亦是
由義出入。禮處全要于應召。發士不可往召意。

文法。莊素鶴擬夫為路二句。此題義有裁制。無詭墮。是
防閑無虧。折是門之謹。及端直外。此皆曲。隔私。嘗不
容。托身。○白懷。勸擬孔子君命召。節此題章。非真疑
孔子為非。乃終疑往見之未為非也。當仕有官職。則
非市井草莽之臣。不傳贊為臣者。以其官召。則不
以。我。急。趨。正。禮。義。
也。士。非。官。安。之。輕。召。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以

之善士。我即友。這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

斯友一國之善士。我即友。這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天下

中有天下。斯友天下之善士。我即友。這天下之善士。○以

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此非是由今。終進千古之意。摠

以友天下善士。猶未滿。是。把。天下。古今。共。做。個。一。世。故

滿。是。那。取。善。之。量。又。尚。論。古。之。人。尚。論。論。字。有。自。相。泰

三。字。謂。其。詩。讀。其。書。然。不。因。詩。書。何。由。見。古人。必。取。古

當。味。謂。其。詩。讀。其。書。人。遺。言。載。在。詩。書。者。誦。之。讀。之。然

古人往矣。詩。不知其人可乎。尚未足以知其人之精神

是以論其世也。論世只在詩書上論。不離詩書。又。不泥

象。見。尚。友。也。尚。友。尚。字。即是。上。字。也。如。云。既。論。其。世。則

于百世之上。如同。一。日。于百世之士。之人

四十一

四十一

周王曰通章要認一知字友一鄉一國天下
善必推是相知之謂善為人我所共有即為共
覺德德之好今里一心千人一頓千世一脈
屬相知古人詩書是以知待於今人誦讀是以
知合先不知便不能為友了故誦詩讀書要知
其人方謂尚友尚友者千古知心也

章通章重反覆二字要得孟子悚惕孫王處
有親疎之異而其道無有徑板之不同也按貴
威既見重在社稷而不在君異姓段重在道而
不在君亦微示去志齊正不悟故致臣而歸
此見鄉有徑板以正君也齊宣王問先王設官分
職有卿之名不知設卿果何為也孟子反詰之曰
王之問卿何等卿也宣王曰卿有不同乎曰卿有
不同也有與君同姓而以親任之者謂之貴戚之
卿有與君異姓而以賢任之者謂之異姓之卿
曰請問貴戚之卿何如曰貴戚之卿以恩合故社
稷同休戚者也如君有大過則及言以諫至於反

復詳切而猶不聽則不待已而易君之位更主賢
者以代之此周王子之微也貴戚之卿道當如
是也○王一問孟子之言而駭勃然亦色○孟
子辭之曰王勿異也王問臣不敢不以正理對
○王色定然法請問異姓之卿曰異姓之卿以義
合為道出也君有過則諫反諫諫之而不聽則
有去而已王如知此而思以納諫則親賢以有
不為安其職也

張彥陵曰此論為卿之道提出不聽二字正所
以塞竊王之膽蓋懷諫之朝自謂可自恣威
可自逞然一不聽而致使重臣捨易位之議忠
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貴戚之卿諫與
國同休戚故宗社為重君為輕不得已而通天
下之大權異姓之卿義以道為行此吾道為重
爵位為輕只是守天下之常經然微其不易位
乎紂而伊尹又不去於太甲又當別論

文法 林古榕擬以友天下之善士二句善原不分古今
在天下即友天下已足以盡善之槩矣而未滿善
之量也故不欲以一代之名流自安而直欲以萬古
之豪杰自處又尚論古之人論非止評品有自相印
証自相參求意不曰論古而曰尚論古之人正以我
之心正接千古古人之心乃精神結納處

齊宣王問卿而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孟子究其
問何等卿
曰卿不同乎 王問卿固曰不同 卿之選也 有貴戚之卿 有
天潢之派為 有異姓之卿 有舉疎故之士 曰請問貴戚
貴戚之卿 其何如 曰君有大過則諫 既謂貴戚須有幹旋調護
之卿其何如 曰君有大過則諫 夫故君有大過而足以
則諫及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諫到委曲周摯心力盡竭
到此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易 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
位不但全吾國亦全吾君也 ○王勃然變乎色 王見孟

之言太甚遂勃然變色 ○曰王勿 王勿恚易 王問臣 貴戚
之卿 臣不敢不以正對 此為貴戚之行權而不失
問臣 臣不敢不以正對 此為貴戚之行權而不失
對耳 ○王色定 勃然變乎色 然法請問異姓之卿
其何如 曰君有大過則諫 夫故君有大過而足以
則諫及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諫到委曲周摯心力盡竭
到此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易 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
位不但全吾國亦全吾君也 ○王勃然變乎色 王見孟

而不聽則去 諫到反覆 不聽終去去則尚有與其君
文法 雜文上厥有貴戚之卿此題與王空者莫如親也
而重其諫故覆契之卿此題與王空者莫如親也
族庇其本根存云 ○唐徵實質商周召綱周展親睦
此題須知君貽社 取之危不易位以定之天下人人
起而易之矣有止 自靖宗臣乎易之不也全吾國亦
全覆君此宗臣雖不失正正臣不敢阿諛不以其正道
對也須玩不敢字正字

下孟五卷終

繪於志... 孟子曰... 性善之說... 仁義禮智...

孟子曰... 性猶杞柳也... 告子曰... 性猶杞柳也... 義猶杞捲也...

項仲展先生纂輯四書聽月下子孟卷六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善也... 孟子曰... 性猶杞柳也... 義猶杞捲也... 此二句方可發透人性本無仁義之意...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義猶杞捲也... 猶以杞柳為杞捲... 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杞捲... 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抑不可以為格。率吾性即可為仁義。向然不
同矣。如子言一。率天下之人。視仁義以為害。性
者。必子言格之。夫言性而害性。子仁何樂有此言
也。然則仁義而可以為人乎。

徐九一曰。告子論性。差在一為字。孟子便以我
欲換他。只說杞柳之性。不說人性。若言人而性
在也。稱字曰。成敗生來。仁義只是人。都認仁
義為非性。而不肯為其害。還是稱人。却曰。稱仁
義者。舍仁義無以成人也。必子之言。夫言字最
有味。見他心。不知此。問處。難處。俱重。一為字
不義。是性中生。出格。格是杞柳。造成。天人之別
內外之分。則然。孟子以成敗二字。替他為字。性
為雄辯。

首章一。此字即上為字。終在人。為上。說性
孟子以上下二字。易東西二字。最辨得精確。辨
為惡者。故著此一。既見其非本性也。
明人性。有一定之善也。告子仍以人為論。性而

曰。人性無定。性。充。滿。水。無定向也。惟快。諸。東。方。則
東流。快。諸。西。方。則。西。流。人。性。未。嘗。分。誰。善。誰。不。善。
頭。人。兩。習。何。如。耳。充。滿。水。未。嘗。分。誰。是。東。誰。是。西。
頭。人。兩。快。何。如。耳。○。孟。子。辨。之。曰。水。之。東。而。無。定
信。無。分。於。東。西。矣。然。上。下。有。定。豈。無。分。於。上。下。乎。
人。性。源。頭。本。粹。然。至。善。充。水。性。源。頭。本。沛。然。就。下
也。人。性。善。快。無。有。不。善。有。不。善。即。非。人。之。性。水。性
下。決。無。有。不。下。有。不。下。即。非。水。之。性。故。以。水。喻。性。
不。若。以。水。之。性。喻。性。也。○。夫。性。本。善。乃。充。有。不。善。
者。豈。無。故。哉。今。天。水。性。本。下。也。或。搏。而。躍。之。可。使
過。類。或。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過。類。在。山。豈。水。之
性。則。然。哉。但。為。搏。激。所。使。其。勢。不。得。不。然。而。本。下
者。自。在。也。然。則。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為。物。欲。所
溺。充。水。為。搏。激。所。使。而。本。善。者。自。在。也。豈。可。因
人。之。為。不。善。遂。謂。性。無。定。性。乎。

分。類。人。所。猶。不。無。分。於。東。西。也。猶。水。可。東。可。西。無。分。於
習。何。如。耳。○。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可。西。果。無。分。於。東。西。無。分
於。上。下。乎。夫。維。東。必。東。之。下。雖。西。必。西。人。性。之。善。也。源。頭
從。天。賦。來。猶。水。之。就。下。也。猶。水。性。源。頭。從。天。人。無。有。不
本。粹。然。善。猶。水。之。就。下。也。一。求。本。沛。然。下。人。無。有。不
善。是。善。快。無。不。善。水。無。有。不。下。無。不。下。只。就。性。之。本。性
論。○。今。夫。水。此。節。正。駁。他。前。二。夾。字。故。借。搏。擊。之。搏。而
躍。之。躍。擊。也。可。使。過。類。之。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過
在山。皆。不。就。下。而。就。是。豈。水。之。性。哉。豈。水。之。本。性。則。然。哉。
此。時。原。未。嘗。不。下。是。豈。水。之。性。哉。豈。水。之。本。性。則。然。哉。
其。勢。則。然。也。然。字。指。過。類。在。山。勢。是。搏。人。之。可。使。為。不
善。為。字。亦。要。看。指。陷。溺。其。性。亦。猶。是。也。性。也。然。就。為。善
言。可。使。不。善。者。為。也。其。性。亦。猶。是。也。性。也。然。就。為。善

則。亦。將。以。人。為。之。私。戕。賊。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後。可。為
仁。義。與。人。之。所。以。人。只。是。性。故。不。曰。戕。賊。性。而。曰。戕。賊
人。此。句。率。天。下。之。人。而。稱。仁。義。者。此。二。句。特。因。戕。賊。而
當。重。看。下。之。人。棄。仁。義。而。不。肯。必。子。之。言。夫。子。之。言。指。以。人。性
為。便。是。為。仁。義。之。禍。二。句。仁。義。本。美。德
至。令。天。下。為。伐。性。之。斧。斤。豈。非。嫁。禍。

文。法。沈。去。疑。擬。猶。以。杞。柳。句。搭。下。子。能。順。二。句。此。題。須
知。下。句。一。願。字。性。字。破。他。上。句。一。為。字。杞。柳。而。曰
性。者。性。原。於。天。不。可。以。人。為。為。也。為。則。必。逆。之。以。人
力。未。能。順。之。以。天。性。故。孟。子。下。一。子。能。字。極。有。味。人
然。見。人。性。即。為。仁。義。順。出。於。天。能。之。自。然。不。可。以。人
為。之。能。逆。之。須。含。下。戕。賊。人。意。處。摸。若。只。在。杞。柳。上
尋。討。便。失。題。情。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首。三。句。一。連。說。言。人。性。本。無。決。諸
東。方。則。東。流。但。決。而。引。諸。東。決。諸。西。方。則。西。流。決。而。引
則。其。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也。人。性。未。嘗。一。定。於。善。而。與
西。流。

須知告子格理前說之與成人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自不相混只一決字便是他鑿處不知善與惡乃性之習非性之體東與西乃水之勢非水之性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人性之善也二句喚出善字下字下二句決其辭而言必善必下以是之非另一意今夫水落不為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顛在山由於博擊來則水之無有不下也明矣為不善而出於使可見天下即有為不善之人矣無有不善之性勢字說使字勸出使字淺淺擊兩字勸出

告子以生謂性不免混人物於無別故孟子一聞其說先以白之謂白等語詰之至末節說以犬牛之性辨折之則知生之謂氣而生之謂性矣此開以氣論性之非也告子推辯之曰吾人日同於生而不察其為性宜言性者之日非也吾以為性本自人生之初人之生而不待人為若謂之性

○孟子欲詰其生之異而先質其生之同曰子謂凡有生者同謂之性也猶凡物之白同謂之白也曰凡白均謂之白果猶凡生均謂之性也孟子曰子之白猶白王之白也曰明雖是色雪雖是氣玉雖是質然物無異白果猶生全異性也○孟子於是折之曰果如子所言凡天下之白而均謂之白也則凡天下之生而均謂之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也吾想以物相物且各一其性而不可齊况以物觀人安得與我同類而果且多二乎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之時其性原未嘗不善
張午卿擬猶水無分搭下水信無分句此題須在無分字討個合字摹出論性者當究其所自合與其所自分仁義之與性自合也而告子為杞柳之喻以分之性善之與不善自分也而告子又為湍水之喻以合之性善之與不善自分也而告子又為湍水之喻於見矣作文雖在下句要承上舍下意發○揚葵實有使之者平使之權能轉亦能激下可轉而為止上亦可轉而為上而弥衝弥盈逆鷄地上岩壑易巖巖不可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認差性處在生之謂性一句也其中靈妙乃所以生離却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孟子謂生處未是性故借曰然凡白均謂白之謂白與 孟子謂他以此起斷之之端曰然猶凡生均謂性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自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 白羽四句只再申白之謂白意言白既可喻性則白羽白雪白玉二字只連謂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意看曰然羽雖是色雪雖是氣玉雖是質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只帶上以起下人之性斷不同於犬牛可見生處非性必有所以生之靈效者方是性也便有善無不善矣仁義果待為而有乎

文法 魏倩石擬生之謂性搭牛之謂性也須知離生固無以見性而即生以當性是知生而不知所以生孟子強以生之非性為告子喻不若就告子以生謂性者而轉釋之見闡性之旨即在識生之真○王泰九擬白雪之白此題是接上過脈語曰者在雪則雪亦白中之白六山之彩飛舞于高天○孫之剪髮錦于山林○海寒凜白其候颶風肅白其威然要未可專擅其白

告子曰食色性也 其食悅色是生而有之不期然而然者故曰性仁內也非外

音音辨義外之非只在長上之念通章重長之若

下五六卷

一句下因告子強辨而因就其明以通之中間
 以白辨長短色字生以多辨長短食字生
 此以食色折義外之說也告子曰人之性食悅
 色是生而有之性也即非之悅之心生於內可見
 仁愛之心由裏自然仁內也非外也即可非可悅
 之宜由於外可見事物之宜是物感使然義外也
 非內也士者但當用力於仁而義勿求可也○孟
 子詰之曰仁義一理也子何謂仁在內而義獨在
 外也告子曰義主於敬莫先於敬長彼有年長者
 我乃因而長之非我先有長彼之心在內也猶彼
 色白而我白之從其色之白於外也惟長之宜
 由於外則事裝之宜皆由於外矣故謂義在外也
 黃太釋曰告子以義外二字作主只將仁內語
 起說惟有長於我便有從其長於外意雖並言
 白宜借白為喻告子初說食色是性分明通在
 內了既又說從其白於外即食色又分箇內外
 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
 爾乎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

也即其之悅之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
 愛之心是由裏自然者故曰仁內 義外也非內也
 即可其可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 ○孟子曰何以謂
 物之宜是物感使然者故曰義外
仁內義外也 孟子詰他仁義一理子何以謂仁
 而我長之 我長之只我稱他 非有長於我也 非我先有
 猶彼白而我白之 猶彼人色白而我 從其白於外也 非我
 白之心 故謂之外也 惟長之之宜由於外故謂義在外此
 文法 楊維斗擬猶彼白而我白搭下節白人之白也須
 欲以長而託言於白孟子將以白而轉按於長白在
 外而馬與人誠無異然僅可以言白安可以例義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人之白也 告子以
 孟子就承他白與長字而分別個 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人馬起議論此二句輕只起下意

若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不過同以為白耳無以
 異也 不識長馬之長與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然長之異不如白之同也既曰長人之長則長者
 與長之者自有別且子謂義屬長者而長者義
 乎抑義屬長之而長之者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
 以義為外猶可知以長者為義則義是根心而生
 尚可以言外哉○告子不求之心猶欲伸其說漫
 曰子母親吾謂義外也蓋嘗於仁較言之矣仁以
 愛生而愛我得以自主者也如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其弟同而愛異是以我為悅乎
 我之心則愛之不悅乎我之心不能從吾愛也
 故謂仁內也若夫義以敬形而敬我不得以自主
 也楚人之長吾長之長之長吾長之是凡遇長
 皆在所悅未必出於吾之心也故謂義外也安得
 謂義外而同於仁內哉○孟子復折之曰長楚人
 之長無以異於長吾長是長之同夫人固有然
 矣若夫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是嗜之同
 在物則亦有然者也夫固在外矣然嗜之心亦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長馬只口說他長罷了若長人
 做不得至全是 且謂長者義乎 且謂二字是詰 長之者
 長之者做主 義乎 惟度悉由山出安得以義為外破他非有長於我
曰吾弟則愛之 告子復以仁內形義外說義終非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秦人之弟則以 是以我為悅者也
 是愛至干我之心 故謂之內 故謂之內 長楚人之長
 人不得強吾愛之 亦長吾之長 亦致敬以 是以長為悅者也
 若致敬以長 亦長吾之長 亦致敬以 是以長為悅者也
 平楚人之長 亦長吾之長 亦致敬以 是以長為悅者也
 是敬緣于長凡遇長 故謂之外也 故謂義在外 ○曰嗜
 皆悅未必出于吾心 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說然指
秦人之炙 孟子說不必說其吾長楚長於人有同 無以
 敬只就飲食之中有秦之炙吾嗜之 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說然指
異於嗜吾炙 有吾之炙吾 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說然指

豈在外欲吾知矣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心也長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子以食色為性其謂之何吳國之曰告子認長為義孟子力辨長之者為義以白馬白人不異形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難道只道他長便罷畢竟由吾心去長他長之既在我心則極度悉由中出安得以外為外吾弟條分明是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若特借以我為悅形容以長為悅之在外耳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多在物者其多者在我此正義之根心處泰多吾多誠無分別然若之念雅道亦在外不成誠知吾所以嗜之之心即知吾所以長之之心義豈在外乎哉

物同然則嗜炙亦有外與亦字承上來誠知吾所以嗜以長之者由心酌其甘安得以長之之心為外孟子以白辨長即從色字生來以嗜炙辨長即從食字生來蓋食色彼所明長也彼所蔽都是就事論事處

文法 宋九青擬曰謂長者義乎二句此題是詰詞重長字且謂權衡化裁全屬長者而曰非有長于我從其長于外亦可非有長之者于彼平從其長之者于外乎○劉元卿擬故謂之外也搭至下節嗜炙亦有外與要知古于既長也之說以義外非惟不知義並不長也然尤知甘食之為性可違証長也之說故指所嗜以破之作文須把此意發揮方中肯綮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是孟仲子弟夫子何獨謂義在內○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吾字有味敬是吾在內義豈在外此在○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子曰義主於敬者也。敬之在人雖在外然知其人之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知敬之在外則義之非外也。故謂之內也。○季子曰。該若鄉人長伯兄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敬兄。蓋敬以親疎為厚薄也。季子曰。該若伯兄與鄉人同酌則當誰先。公都子曰。先酌鄉人。蓋酌以賓主為先後也。季子曰。吾所敬既在伯兄而所長又在鄉人。是因其外為轉移。吾心不滯自主。義果在外耶。沈晴峰曰。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旨。敬由於吾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體認出來季子以彼此致辨是猶然以長者為義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析義未精故不能。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把叔父喻伯兄。把弟喻鄉人。彼將曰。敬叔父。他必將應當敬叔父。即子敬兄之說。曰。弟為尸則誰敬。又做他酌則誰使弟為象神。他必應為尸。即祖考敬弟正之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所以敬祖考即子先酌之說。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把叔父喻伯兄。把弟喻鄉人。彼將曰。敬叔父。他必將應當敬叔父。即子敬兄之說。曰。弟為尸則誰敬。又做他酌則誰使弟為象神。他必應為尸。即祖考敬弟正之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所以敬祖考即子先酌之說。

下卷

下卷

蓋必不加於不從必將曰敬弟則此所謂先酌鄉人者無異矣子乃從而折之曰既曰敬弟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曰向所謂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常之敬在伯兄之至親與猶敬叔父之常彼斯須時之敬特以鄉人之為賓也猶敬弟之暫耳臨既應實有叔度安得謂義外乎

三無障曰孟子於折季子要破他先酌鄉人之說恐其不服故又設為叔父與之喻上在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下在位則指鄉人言三要端重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豈可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時心却有權衡非徒因人轉移則義之在內而不在于外不辨自昭也

孟子子聞之尚不知用敬別地是心志主而曰當敬叔父特則敬叔父即取敬在此也當敬弟時則敬弟即亦長在彼也是敬因人轉移非前所言義在外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曉之曰平日宜飲湯則飲湯夏日宜飲水則飲水子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為斟酌其飲食者亦在外身知飲食之宜由於心則知敬長之義果非外矣子安得聖執為義外哉

張彥陵曰孟子子不能理會必警字便是中有常主仍說敬叔父與敬弟都由外邊為轉移依舊是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意飲湯飲水之論皆上章譬多之意同見得飲食之宜雖在外飲而冬夏有別豈不是把心來權衡的則信乎敬兄敬弟皆所以行吾之敬而義之非外也明矣

章旨通章是以情驗性而見其善諸人各執意見決裂性體不能會通孟子從原頭所露之善端上論以驗其善又從後來人為之度於原頭處論以破其無不善又根之於天証之為聖其論為不可易

此以情善明性善也公都子曰性一而已今之言性者何如也告子曰曰人性無善無不善是

子曰此是孟子教公都子惡在其敬叔父也既曰敬弟之語言子即折也

子曰亦曰在位故也子亦曰何所謂先酌鄉人之親亦猶叔父之常斯須之敬在鄉人斯須暫時之為賓亦猶敬弟之暫然則隨時斟酌皆胸中運用出來豈得謂義之在外乎

文法胡菊潭擬庸敬在兄二句此題重庸敬句若斯須來之心故曰庸即在鄉校群趨之後其無不慢自若而移其敬兄者斯須以敬鄉人則由此敬兄之心來化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是季子仍不曉得當敬我敬之及弟當敬我又果在外非由內也前所言敬之依庸是心酌鄉人故事

而堅執以為是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字遂悟出一時字以焉是口則飲水兩則字就含有因時制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然則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豈得謂義在外

文法周秉衡擬夏日則飲水二句此題須將飲湯在內翻見飲何取于水而水之于夏宜是何向以為疑水之慘淡指奚堪今且以為清冷之沃酌泉孔其也須之有庸飲之湯則亦庸飲之水有斯須之夏則亦有斯須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重個無字謂善蓋而無別者以性之本體言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性可善而為善可習于不善而為不善是故文武興以善導他則民好善則民皆化于善幽厲興以暴帥他則民好暴則民是為可為善之証幽厲興以暴帥他則民好暴則民

下五卷

善惡無定。依圖一說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成則民好善，習於善則善也。此乃民好惡習於不善則不善也。其善惡由於習，又一說也。或曰：性有定於善，有性定於不善，是故以堯之聖而為君，則其分尊而易於轉後，而有象之傲，此非性之定於不善者乎？以瞽瞍之頑而為父，則其分親而易於習樂，而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是親而且尊，宜乎能化民下於惡也。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此非性之定於善者乎？是善惡有一定，人一說也。是三說皆不同，未有以性為善者也。今夫子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果皆非與？

徐九一曰：當時論性有三說，一重個無字，指善惡皆性，亦無乃痴蠢無別者，以性之本體言，一重個為字，言善惡係所習，乃活動而可轉後者，生性之無定，休言文武二句，乃可以為善不善之証。一重個有字，言善惡本性生乃一定不可易者，以堯句是不善之証，以瞽瞍句是性善之証。管子泰階也，管子曰：性無善搭，亦曰：人性善，須玩一性，雖不為以善惡言，而世皆參言，今有性善之

之証以紂為兄子則親矣，且以為君，莫矣，宜其化真之易而有微子比干則天植其性誠非化，稟而轉移也。今日性善指孟子言必道性善，玩不與字意三說，未必盡非。

孟子姑不辨其說之非，但以性善告之曰：性隱於中而難知，乃若性之發露而為情者，但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故即其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乃吾之所以謂性善也。夫性善而情善則才亦善矣。若夫其情以戕其性，而為不善者，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天之降才爾，然而為才之罪也。

洪覺山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此情字就是性。性之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即是性之。意素了，九曰可以為善，為字宜玩為者，從性而出，不添一毫人力，此只是論性體發露處。但上節以人之意向言，故曰情，此以人之作為言，自應曰才，信以情善證性之善，以才善證性之善，看作為兩層證。

何以見性善而性善也？蓋人之一心感物而動，自

為不善，是可為不善之証。重個為字，謂善惡係於所習，乃活動而可轉後者，主性之無定，休言有性善，有性不善，性一定是善，非善所能化，以堯為君而有象，堯是聖君，該化得象，胡為有為父而有舜，亦不善，胡為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生微子啟及紂帝乙之弟比干，比干乃紂叔父，以紂為王子比干，比干兄之子，其情親，且以為君，分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情親則應易染，分尊則應易叔父，王子比干之忠，是有性善之証。重個有字，謂善惡本於性生，乃一定不可易者。今日性善指孟子言，然則彼皆非與，彼指上三說玩個與字三說，必道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未必皆非也。正是他見得未定處。

孟子曰：若其情，乃若二字，根今日二字來，若謂我嘗而所謂情者，言之其字，則可以為善矣。這無意發出者，儘指性情是善之露，則可以為善矣。可叫做本然之善，乃所謂善也。惟情可以謂善，此若夫為不善，雖無不善之性，而亦有不善之事，非其才之罪也。是有才而不用之為善，夫為不善之事，非其才之罪也。非才之不可為善也，才是良能，即運性為情，的力量。

文法：李元居擬則可以為善，拾至非才之罪也。當知性機觀可為善者，何故即割善之轉，机觀或為不善者，何故為善是情，為不善非本而性善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隱然，何故為善是情，為不善非本而性善可也。

可於之事感而惻隱形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自
 可憎之事感而羞惡形為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自
 交際之事感而恭敬形為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自
 善惡之事感而非形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夫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即惻隱之形可驗吾性
 之仁即羞惡之形可驗吾性之義即恭敬之形可
 驗吾性之禮即是非之形可驗吾性之智是仁義
 禮智也雖處於外而動定非由外而至內也初
 降衷時付界原是如此乃本然固有之德也惟之
 為才又何有不善乎但人弗思到惻隱等情如何
 便是仁義禮智仁義等性如何便是我而固有而
 求以復之耳故曰能思而求直達至不可勝用處
 便得此仁義禮智之善舍而不求便失此仁義禮
 智之善既舍而失便德性不能自王暫時惻隱淡
 來未必能惻隱差分毫毫就是相去一倍五倍而
 至無矣德性不思不求不能自一金三五金一
 擴克以盡其本然之才者也可見情善性善而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

物之心那有人而無此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加以窮取
 心心即是良心勿指情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為羞便思
 窮取而不為不是耻已情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心
 人那有人而無羞惡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不
 是心寅畏勿以恭為敬發於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善惡只自家理欲上分別明白此心處靈不昧自能
 分別是非那有人而無是非心惻隱之心仁
 也道謝靈心就羞惡之心義也道羞惡心就恭敬之心
 禮也是吾性之仁是吾性之禮是非之心智也道是
 吾性之禮是吾性之智仁義禮智非由外鑲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鑲我也這仁義禮智非
 由外至內我固自有是堅固渾凝不可磨滅外
 而鑲我也我固自有之也鍊首由外以人于中固有者由
 中流佛思耳矣但人自不思到情性故曰求則得之
 子外佛思耳矣妙處而求其理耳故曰求則得之
 吾故曰能思而求便舍則失之佛思而舍便失此
 得此仁義禮智之善舍則失之仁義禮智之善

張居陵曰此節總是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著
 其為仁義禮智之性而性為固有特人不能不
 求不窮盡其才以及其性耳語意一氣不斷勿
 割裂分貼應照上文仁義禮智三句一正一反
 以起勿思句說個固有便見即有能為之才在
 中思則必求；則必盡其才此是信徒無算之
 根源處倍徒無算未說到人品成就處只說
 為之善不善虛言之補遺源曰仁義禮智性也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
 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心非如火
 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胡雲峰
 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入擴克此不言端而直
 回用以著其本體欲人信認
 夫我以情善噴性善者非無証據也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讀此詩而
 贊曰為此蒸民之詩若其性情相和之道乎蒸
 凡得氣以成形而有物必有理以成性而有明未
 有物具而則不具若其物之則乃生民秉之以此

倍徒而無算者此句至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不能盡其
 才者也這倍徒無算德是不能擴克以盡其本然之才
 做得雖隔隔而未嘗元才不能盡耳
 文法有此人即有非之心二句此題見是非原具于心
 此司衡鑑聖人以此葆全體庸愚亦以此露端倪甚
 至顛倒是非之人不能顛倒此心可見人皆有可以
 証性善徐九一擬不能盡其才至蒸民此題見人
 之才天生之盡于堯舜盡于文武仁從此盡露義從
 此盡裁禮智從此盡調不能盡便失天之降亦而天
 於蒸民不徒生之欲民盡其才也故具詩曰云云上
 下天字相照見有才而失之非天生民本意
 詩曰天生蒸民詩與聖言俱重好是懿德向蒸是眾
 有
 物有則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心一物之理本然停
 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故下編則字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則字乃民所秉執而為常性
 人所同得而共好者也自蒸民中

看作習耳則陷溺不陷溺之故也。雖琴之類則性相似凡物之同類著性必相似也。何獨於同類之人而無其降才之殊哉。聖人與我同類若而性之相似可知。不曰我與聖人同類而曰聖人與我同類。此以我作主。此人皆可為先舜。意更親切。

吾聞聖人與我同類者。微於孔子之言焉。故孔子曰。紫履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履。雖未必皆中。然我知其必似足形。而不至於為履也。即此履之相似。蓋由天下之足同也。故不知足而為之於味。履也。然人之身。豈惟足之為同。然我口之於味。亦有同以為嗜者。也。雖善知味者。莫如易牙。不遇於衆。口同嗜之中。先我而得其滋味之宜矣。易嘗與人殊。執如使易牙之於味也。其所嗜之性。或與人差殊。有若犬馬之畜。與我人不同類者。則天下之人。宜各有所嗜。何所嗜而皆從易牙之所調之味也。至於味天下之人。皆期於易牙。所謂之味以為美。是天下人之口舉相似也。然豈惟口為

能執惟耳。然師曠所審之音。天下之至和也。至於鼓天下期於師曠之所和者。以為美。是天下之耳舉相似也。然豈惟耳為然。惟目亦然。至於子都之色。天下莫不知其美也。若不知子都之姣好者。必其無目者也。蓋凡有目者。之所共觀。固必以子都為美。而期之矣。是天下之目舉相似也。吳省菴曰。足耳口目之同意。特是舉來以形起心之同。但食味期於易牙。聲樂期於師曠。美色莫不知子都。則以影天下期於聖人之意。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正以形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重在明易牙與聖人。重在明我口我心之所同也。足同口同目同耳同。是人之同類。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故其心相似。處同。然乎理。義心同。正以見才不殊矣。徐若泉曰。孟子說心足矣。却說足口耳目。說起六為當時人尚不信。故從淺近處指點。令人自悟。到心同上去。

也。性是心之理。才是性之能。心盛此性。與有心。則性失。不能發之。亦所以為暴。陳大士擬聖人與我至所同。然乎。要知人之同心之同也。心未著曰。聖人與我同類。將所同者。惟是口同嗜耳。同嗜。目同美乎。吾見飲食之味。能知耳目之官不蔽。口耳目之然。亦心之然。故即形而心可思。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不知人足之大。我知其不為也。雖未必適中。我知其不為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此二子解龍子所言。見得履之相似。以天下之足本同類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足形同口之於味。易牙辨菹醢之水。先得我口之所嗜。味亦有同嗜。易牙辨菹醢之水。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先得重我。與易牙同。即如使口之於味也。如使四口。其性與人殊。其所嗜之性。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且殊絕之甚。若犬馬與我不同類。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皆以為美。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所謂者為美。是天

下之相似也。相似見同此。惟耳亦然。亦然承上口

之於聲。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期於師曠言其

之耳相似也。相似見同此。惟目亦然。亦然承上耳相

色亦。至於子都。子都有寵。天下莫不知其姣也。重看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此反言見

文法。馬君常擬易牙先得我心。至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天下期於易牙。天下期於聖人。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以影天下期於聖人之意。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不可專把易牙對聖人。重在明我心之所同。然

○張天如擬至於子都。此枯寂題。若依題面敷衍。便

索然。須把子都事。寔挿入。至于二字。須從上面翻出

容合下意。方有情景。

夫衆體皆同如此吾故曰口之於味也其食同故
同嗜耳之於聲也審音同故同聽目之於色也悅
色同故同美至於人之心宰衆體以神用者他
至所同以為然乎心之所同以為然者何物謂吾
心所同有降衷秉彝之理也統此理去裁制物宜
之義也亦有人心而無是理義則去有不以理義
為同然矣雖窮理精義之聖人亦不遇先知先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豈有異於人哉惟人心之
同然乎理義也故理義自然悅乎我心猶芻豢自
然悅乎我口自悟自契聖人之所能助我知人心
之同然則知吾性之本善彼多暴之異於多類若
信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張彥陵曰口之於味上句捲上文以起下文至
於二字其意婉曲正要在口耳目上顯出個心
未理義而字切分在物物物是心之體德先
得正對暗漏其心若說蓋聖人不為物溺未有
感觸原無不然而先得也其真無先也理義一
句止見其不期然而然之妙理義自然悅心非

心去悅理義也即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可見類
同則心無不同心同則才無不同而性善之旨
此足以証矣周玉繩曰宋儒以心之然理義處
兼以視人之理義為然孟子上章云好是懿德
後篇云可欲之謂善則是自心而自然之也故
曰理義之悅我心不必兼悅人說

曾子曰此章妻人存夜氣者看三個存字首說存乎
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夜氣不足以存是
說衆人不能存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
此心孟子大意只在操存要人於旦晝時不為
事物所格人心能操則常存則夜氣之喪亦即
是全休之仁義

此是良心之恻也宜崇也孟子曰天下人不養其
心而歸咎於降才之非非知心之初者也今夫牛
山之木萌此固生之而未始戕之蓋崇美矣以其
為大國之鄰而斧斤伐之而生不能當所伐之衆
美可也保乎然矣雖失而生者未嘗畏也是其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

耳之同聽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心之同然乎

然者何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而理義

之悅我心

沈去疑礙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作此題要玩至

至于心以神用也獨無所同然乎如此方順題口氣

同然者同以為然也即許可之意然字要挑得醒

異能天擬故理義句作此題要曉得心一動便覺理

義之味不必問理義而心之悅處即是理義也天機

自契不容勉強故不曰心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

心之宜重悅之同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其刻於大國也

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是日夜之所息

非謂萌蘖之

生焉

是以若彼濯濯也

靈之靈化之而生息而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
靈之靈化之生焉然之何牛羊又遊而物之則生
靈而能遊至是以前發俱而若彼澤也人見
宜瀧也而以爲山未嘗有生木之材焉不知山
以生不爲性而材木不生皆失養致之也豈山之
性乎哉

徐元一曰語意重日夜所息一段其所以至於
濯者若全在牛羊又遊而牧之句蓋使維伐之
者斧斤不牧之於牛羊則雖虛而可培養何據
至此人見三句決言山木必美意深矣知曰以
其郊於大國句最要玩味正斧斤牛羊而自來
也若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此避大國之意
非特山木嘗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物欲既情之
後其始豈善仁義之良心哉其所以放失其良心
之美者六猶斧斤之於山木也且攻取不已且
以物欲戕伐之人心尚可完其美乎然良心雖放
本体未泯是以其日之夜物不擾而氣常清良心
上必有潛滋而生息者至平旦未與物接夜氣猶

清明之際一點靈明自然透露未嘗着意好惡只
一念向背之間與本來之人相近但放失之後未
復其故而發見為至微特哉希耳是哉希即吾心
之萌蘖最宜保養而所以僅止或希希則是其
且晝而為作好作惡之不善併其美而特亡之
六如萌蘖之牧於牛羊也夜生且特之反
覆相絕而循環不已則夜氣一錢之脈挽回不得
良心轉度便是不足以存本然仁義之良心到此
夜氣不足以存地故無夜氣并善良心則好惡拂
人之性便是違去禽獸不遠而覺性滅矣既無性
性已不自見以至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斯人不
餘為善是未嘗有天降之才焉不知人有是仁義
之性即有是情有是才而良心不存是豈人之情
也哉六失養害之也人可不培日夜之息以自存
其良心乎

見其濯濯也 見字妙凡人局於見不見前以為未嘗有
之嘗美只見那濯濯然光潔以為未嘗有
材焉 遂以爲山未嘗有生木
此豈山之性也哉 此字指
之才能生草木說
不知山以生物爲性而此之濯濯豈山本來之性哉牛
羊之爲害耳

文法 夏肅公擬斧斤至牧之此題是說牛山之木斧斤
已斲削于其先幸有日夜所息生意猶在尚可剝
后復生無奈牛羊又從牧而戕伐之其寔作仁義之
心受害的正案作文全在就山上挑剔感慨方有味
內如非無萌蘖之生句又從而又字豈有深意借之
警世人心

雖存乎人者 此二句是就說失后追論未失之前說人
字就不好人說雖字固頂山木看亦與上
節字 豈無仁義之心哉 其始豈無仁
心者其所以放失 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溺於物欲亦猶
心者其所以放失 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斧斤伐木一般
且且而伐之且且而伐之且且而伐之 可以獨美乎人心

其日夜之所息 只重夜由日而夜百竅俱
其氣清而理復明故良心生息到平旦欲
其好惡與
人相近也者 此時其合於仁義者必好違于
失之後其發至微謹存此 則其且晝之所爲有特亡之
幾希正可恐懼保守之日 則其且晝之所爲有特亡之
矣 則字其字接上其緊所爲是爲不仁不義之事特即
之字指 特之反覆 反覆謂旋生旋
幾希言 特之反覆 反覆謂旋生旋
特之不已夜寢薄則挽回不轉不足以存正
說不足以存那本然的良心非謂存夜氣也 夜氣不足
以存 此句是 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向有夜氣則好惡之
氣則好惡拂人之 人見其禽獸也 日人見者言已不自
性即近於禽獸 見也人見其不遠禽
獸而不 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降之才者 是豈人之

心者物欲言既里而代之中提出一息
字法日夜兩意中提出我希二字要在放失之
注疏至此時光景自提自醒便是良心復存机
括遠禽獸不遂正与人相近句相應甚言反
覆格亡之害耳人見其禽獸三句又提出情与
才屬其本然者盡喪提歸咎在日晝之格上王
陽明曰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
事無事皆是此氣禽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
夜氣矣曰一日便是一元平日清明景象便如
在伏羲時遊一盤文太青所謂日出時朝象
而天倪春臺謁履義正平且做工夫樣子
即此可見天下消長之機惟係存不養有如得其
養乎則無論生理完者不難滋長即既雕既琢時
一培之而真机見蓋無有物而不長豈有如其
養乎則無論生理微者漸至權謝雖既高既懣時
一遺之而真机息蓋無有物而不消若養之而係
大矣。孔子曰有物焉操之則得而存舍之則失
而亡以存亡視出入其出入之幾忽無定時而莫

存是教人用力去存
無時出入係於操舍
與神明是心之定休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要當力
文法亦要別人知存亡謂心不知操之舍之者亦心人
意方切心字活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易生之物也
十日暴之
君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存是教人用力去存
無時出入係於操舍
與神明是心之定休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要當力
文法亦要別人知存亡謂心不知操之舍之者亦心人
意方切心字活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易生之物也
十日暴之
君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不知由於且晝之帶亡
豈其本然之情哉

故得其實 故字承上二節來更重失養一過得養無
物不長 則日培灌便日滋息何物不長
無物不消 則日斷喪便日剝落何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 此節欲人存養
意操非把持只

是提醒得力非操則
存是教人用力去存
無時出入係於操舍
與神明是心之定休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要當力
文法亦要別人知存亡謂心不知操之舍之者亦心人
意方切心字活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易生之物也
十日暴之
君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是提醒得力非操則
存是教人用力去存
無時出入係於操舍
與神明是心之定休不測猶云此物拿不定者要當力
文法亦要別人知存亡謂心不知操之舍之者亦心人
意方切心字活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易生之物也
十日暴之
君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陽氣之發舒十日寒之以陰而陰氣之閉塞則陽微陰盛其物未有能生者也今吾雖是正之時必無猶一日之暴也吾退而說謠之人所以謂王心若雜進而至矣猶十日寒之也人心重根本生之不怠但一暴之萌幾何而群小交攻唯亡善易吾其知玉善心之有萌焉何也然六王先自其心也○今夫奕之為玩擲闢闢之數無則其專心性情特小數也苟學之不專一其心必致其獲其志之既向而後已則欲奕技之精不可得也復奕秋者適因中之兩稱其奕者也設使奕秋教一人以學奕其一人則專心致志而不動性奕秋之教誨是聽其一人雖於奕秋而以耳聽之乃一心思若有鴻鵠將至又思想將引子繳而射之是其學在奕秋而其心在鴻鵠難與彼之一人但學在奕而其技不精也非若彼矣母乃謂其生稟之智非若彼與曰非聰明不逮乃心馳於鴻鵠不若彼之專且致也夫學奕不專而欲技之精不可得也聽賢不專而欲德之成不可得也以吾為之

奕秋而王心有鴻鵠之馳王之心不智無怪其不專也張茂陵曰吾見古罕矣已不勝策之者之張矣况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准見之頃名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法同之曰不專心致志齊王不智的根由孟子全在此四字上着神雖與俱學以上足闡遊口氣為其知二句是翻騰口氣即王心亦有萌處便見非智之不若人方文伯曰世間用智如奕棋然齊王夫着處多矣則必以為之鴻鵠故也孟子豈特為王之實秋耶

一者不可得兼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魚是味熊掌亦味皆有所 一者不可得兼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魚是味熊掌亦味皆有所 一者不可得兼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魚是味熊掌亦味皆有所

致志正齊王不智的根由 文法 郭仙岩擬吾退而寒旬搭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此題當以至字立論小人之至寒王心也鴻鵠將至又何有于心之萌信欲絕十日之寒先絕一心之鴻鵠○過君斷擬奕秋通國似此題通國善奕言奇而正正而奇秋有以洩造化之秘生而死死而生秋有以奪鬼神之權性性來來安變化秋有以妙四時之運然須種帝奕王奕伯奕維奕戰奕刻奕縱橫奕方

孟子

孟子

二若不可得則寧舍生而取義寧耳宜惟飲食
為然人之身有不以生為欲者乎人之心有不以
義為欲者乎如哉得生而失義則義而失生二皆
不可許也則寧舍生而取義耳

是謂公曰舍生取義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心
之良心也其說而個其字正指出本心言之生
死對義不滿生則在義內雖命於義全其義也
主張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固重義無一時
不重故舍生取義亦較輕重不殊

夫其所以舍生而取義者果何以哉蓋生之我
所不欲也死之我所欲也而義之可也尤有甚於
為苟得也死之我所欲也而義之可也尤有甚於
苟得之良心舉而惡者莫甚於死則不知畏不義
惟知畏死凡可以為辟患計者將何而不為也
由其必有是好義之良心而所欲有甚於生故可

以無生不可以無義雖得生而不用也由其必
有是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有甚於死故以義而
死愈於不義而生雖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若
子所以舍生而取義者蓋如此

陳伯玉曰生之我所欲也死之我所欲也
及覆發明良心之必然取義却理過義字不道
破正要人在此認出真心來洪熈曰曰所欲有
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云不待已指出良
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處主處死直
是見義無比擬張愛先曰人生利害到生必
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為苟得不為避患者
此方是人本心故發出由是二字見其本心
矣自如是自古志士仁人其心皆然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而有其
於死者非獨精義之賢者有是羞惡之心也兼
之良無盡無盡人皆有之但衆人為利欲所汨而
失之惟賢者不為利誘不為害怵有以存是心而
勿喪耳夫豈賢者所獨有哉○何以見人皆有是

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生非必死如後危迫不受皆舍
生取義也且虛七說勿露熊掌充

文法 張午脚擬生亦我所欲搭至下辟患而有不為也
此體須知此是究惡之甚以見取義之由其舍生
非惡死也取其所最甚之欲其就死非樂死也去其
所最甚之惡非欲惡之制
於義乃義之無欲惡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此節正釋舍生取義之
意所欲有甚於生更有
所欲加倍 故不為苟得也 故雖欲生而不
死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於死者 有甚於死謂有所惡加倍於死
故患
有所不辟也 故雖惡死而不死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此二節不過開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全在何不由
是四字轉換精神須認註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何

則庶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凡字與何不用相呼應便
一意去偷生何不用以得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 既欲生便所
惡惟死為甚 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 意去苟免何
由是則生而不用也

由字是由其必有是秉彜
之良心是以生若無用的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
也 既無用生為便患可不辟而能舍生取義如
此也 楊維十擬所欲有甚於生至下有甚於死孟子亦
人處生處死直是見義無比不過即次節之意而反
覆言之全在何不由是四字轉換精神剔出此意方
神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 此節承上文而
斷人皆有是心
言這個欲惡有
甚於生死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有是羞惡良心也
賢即能辨
人皆有之
人該惡不肖在內所以不待生賢
存不隨死滅乃人人皆有之者賢

禮義之人 存不隨死滅乃人人皆有之者賢

心也試就入死生危迫之際現之如一簞食一豆羹其為物甚微難當其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所係為甚重宜其不擇而與矣然故爾亦嗚呼而與之難行道乞人以為非禮義而非受也又使蹴爾踐踏而與之雖乞人至賤以為非禮義而不屑也是羞惡之本心不以行乞而泯不危迫而亡所以謂人皆有之也夫使人常存是不受不屑之心難賢者不是過也奈何至行萬鍾則不辨其合禮義與否乃貪賄隱忍而受之夫萬鍾之受理我本來之身何所加益果何所為而受之也為其心不過以宮室之美以萬鍾也而為宮室以受此妻妾之奉以萬鍾也而為妻妾以受此所謂謙守之者非以得萬鍾也而為方之受此

丁天行曰以上雖有兩節只是一意及看孟子本意只歸重人皆有上然心不獨賢者有而皆有之心借賢者以顯可見衆人既喪之心即賢者勿喪之心賢者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徐敬曰人之舍生取義必有一個真心誠敬

處方能辨得身子所以指出嗚呼二字作話頭然賢者之激發其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人則不至嗚呼其真心不能即發見也徐若泉曰方困之時動心忍性處多其見常精明富貴時迷惑沉陷處多其見之昏不止一日矣故人須常有箇患難之心則天理不至泯沒得有滋味董心便有萬鍾不辨禮義

自我觀之天下之至切者孰與吾身至重者孰與生也鄉為身先之故猶不受嗚呼之食今乃為宮室之美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鄉為身死而受嗚呼之食今乃為妻妾之奉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鄉為身死而受嗚呼之食今乃為不識窮乏者得哉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以窮者身生死所係則不可以已也吾既得而已則此若身外之物得之未幾生失之未幾死是之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可已而受而為欲者有

者能勿喪耳但賢者不為物誘便從容而就慷慨而此能不失那本心耳重人皆有向

一簞食一豆羹此節從生元大開頭看他義心得之則

生弗得則死又當飢餓之時得食便生弗得食便死有關於生死若不得不得嗚呼而與

之嗚呼乃輕賤那人行道之人弗受雖行道之常人亦其

爾而與之又或蹴爾踐踏乞人不屑也雖乞人亦惡其

正羞惡之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要看不辨二

昏夜乞哀縱使禮義上該受而此中無是非分明之涇渭亦就是不辨了萬鍾於我何加

焉我指與我何加猶云沒要緊見得失無係于生為官

室之美毋乃為非萬鍾無妻妾之奉非萬鍾無以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窮乏者得我之餘以自潤故不辨化義

而受之故良心由此而後也

文法只能天擬人皆有至不肖也此題要知天地間之

甚下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人皆有人之也是故所欲有

之心行乞人之心也作人皆有之是頭行乞是証

○羅文止擬一簞節拈至下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此是合受不受以擬人而深若夫不辨者以萬鍾

視萬鍾何如且受之而不符固知禮義之足以與人

乃物辨之版不辨則重視此萬鍾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今為就一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之

者得我而為之此兩受之亦指受建亦不可以已乎是

指萬鍾不指三者已足止而不受夫生死所係不可已

首既已得了今此萬鍾早者不過自利而者不過濟人

字

字

善於生死者何心而一旦頓悟也此之謂失其本心君子不可頃刻不省察其本心

孫維海曰噫嘻不學乃善惡之不一也

此心不喪於齊陳之際而將決死生之不可

得其本心矣乃不鮮不鮮物之細者安之

時何也非真心也物欲蔽之而有所不察也

謂失其本心矣世人以省察為難所以自家

埋沒了本念誠把萬鍾萬生此心若何

何異劫破了富貴隨頭學若方有正學

○唐心字孟子以是後人求心分言之有仁義

合言之只一心三知字亦放心之方知得此放

心即生了非外面求個放心回來是一心及

天下之道求放心便學問之道

孟子醒人求放心曰主人之道曰仁義非他

也仁之生不息即人懼之不寐之心也以此

心隨時制宜即是義即人心所率由之路此同

甚切於人者○夫仁義切於人不可須臾離者奈

何世之人會其路而不田放其心不知求自有

而自失之不一深可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至於有放心原昧而不求胡重視雞犬而輕視吾

心耶要之未知學問之道耳○夫所謂學問者吾

以為其道無他惟在心上理會求其放心而已

矣海天地之心即天地間大學問存賢聖之心即

賢聖求真學問而學問無餘矣

黃贊伯曰喚醒全在兩個人字上仁就是人的

心非血肉之謂義乃是人之路非造作之

謂心與路特把一人字托出便見仁義即在當

体人心以不知而放以知而求求之心即所

放之心知求其放心已不放棄放心之功有三

未放而守之此純養之學問將放而防之此慎

獨之學問既放而悅之此善反之學問

章句重信字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乃屈於物茲

而不求伸故借指之屈伸為喻章內知字惡字

要醒發在類字上據人及規方寸之間

孟子傲人當求伸其心曰人之卓然於物表者他

非若善之得失所關甚大此之謂失其本心可已不已

是亦不可止而不受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之謂失

其善惡之本心與向不受嗜欲之心人善惡矣失字妙

見非無欲也之本特自失之耳

文法念但較生死何若乃能輕已之生者為重人之生

而損衆吾指甘已之死者為急人之死而不愛吾與

此猶不可以已乎此果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其亦

不可已乎

而子曰仁在乃天地人心也

仁乃天地之理人心也

有是理方能盡應若無是

理則心便為痛木如何能

義

此道一點仁心隨時

人路

○舍其路而不

不知求

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而不知求

無他

矣

文法

洗發如云

之真覺

惡此是

大放則

則不惡

惡昏須

孟子曰

非疾痛

如有能

信

恃有此心。而形虧不與。明於類者。必辨此矣。今人有無名之指。非切於用也。屈而不伸。非有疾痛害事也。如有能為彼伸之者。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以伸之。此果何為哉。為此指之屈。不若人之伸而惡之也。○夫指不若人。則知惡之。以求其伸。心在於物。欲而不若人。反不知惡。而求其伸。是不知類之為類。本重而反輕之。此謂不知顯。然明白之類。而為天下之至愚也。吾深為斯人慨矣。

過君所曰。指不若人。猶像個人心。不若人。便是禽獸。提出知惡二字。正是心病。遂從心上醫。指與心。原不同類。心原伸於物。表故以屈而不伸。去影他為指。不遠秦楚為心。不求方寸何諱。疾而忌醫。耶指不若人。二句。此是孟氏切近指點。如克與受。而女等語。同意。若止善。實一場非聖賢。慈悲心矣。

○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性。致身於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矣。所以二字。極可味生。

之二字。猶可思。要思此身何日不生。何日是知。養其所以生。所以二字。是一章精神。

孟子示人當知所以養身。曰吾人所恃以托不托者。身也。即如拱把之桐梓。至微物乎。人苟欲生之。則必務培植灌溉。而所以養之者。至於身。則以澆而養。不思以淡薄。養以宴安。養不思以勤。養以朝夕。養不思以水。養以傾。養不思以豁。達養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是豈愛身而相梓不若哉。則知有所獨。獨而弗思。以開其蔽也。試一思。則知身之為重。而恍然悟其所以無。

○此章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我傷師曰。彼疾人。知善則為我。以見養小者為小人。而已不自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其言。養小之必害大。用已當考小之不可養也。孟子示善者。在善其六也。曰夫人於此。身愛與善常相兩而善。先所以成其愛也。故人之於身。也。衆體萃焉。豈不善。而愛既善。則必善。而善也。夫謂之無。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不遠秦楚。句非欲其為我。為指之。不若人也。為指之不若人。乃原其求伸之心。此句便舍惡其屈意。○指不若人。則知惡之。此二句引起下二句。揭心不若人。則不知惡。心為眾形之主。常伸于萬物。一着于欲。便為所屈。神昏氣餒。應用悉垂。其為疾痛害事大矣。非不若人乎。于指則不知。此之謂不知類也。他竟不曉得倒置。錯此誠所謂不知類。非為天下之至愚。極暗者而何。

文法 孫叔度擬則知惡。至不知惡。此題全在呼喚相照。指屈乃萬形中一形。且無可伸之理。則知惡而求伸之心。為形君不容不伸。任其先得。不若聖人勿喪。不若賢人而不求。自伸于虛靈之府。長知汨沒。何以異于禽獸。羞惡斷喪。何可為平。堯舜。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日拱把見其。人苟欲生之。其美材而欲皆知所以養之者。皆知灌溉培植。以所至於身而。其生皆知所以養之者。以生之道養之。

不知所以養之者。至養身則耳目蔽于物。交口腹害。而不知所以養。豈愛身不若桐梓哉。豈愛身反不若。思甚也。則心之不思。而失其所以養也。所以二字。是一身精神。弗思之。甚至在此處看出。

之法 王芝山擬弗思甚也。思字須從身上看。破血肉寧。不可謂非身。然不可謂即身。能思身之所以為身。然後能思養之。所以為養。而以身還身。乃為知所以。養而培其生也。作交全在甚字。打動人。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人只是昏昏惘惘。不自照。兼所愛。則兼所養也。便一槩維持調護。其愛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此二足上兼。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善不善。指所養之。豈有他哉。考正不。取之而已矣。已字不作身字看。名我。在別處於已。取之而已矣。地天子不得臣性分。旨起。

養也然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以養之異何者
養得其道而為不善則豈有他哉此惟天之于身
以養其誠於誠重而善之所養若果輕乎果重乎
而善不善較雖矣○所謂於已取之者何也預作
有貴而出今者有賤而進今者有小而各專一賤
者有大而無不統者賤而小在正也貴而大
則在正重也養身者切不可養其小者妨其大
者不可養其賤者妨其貴者若養其小者則以
小害大便為小人惟養其大者則不以小害大然
必為大人夫養小而為小人是養之不善也養
大而為大人是養之善也一善一不善正養身
者所當自考也

且省卷曰休有貴賤有大小正是考之於已而
見者養小之人與養大人則善不善之分也
無以小害大者正無以賤害貴也玩養其小者
二句即包貴賤在內小人者為其偏於形利之
私也大人者謂其趨於神明之養也
今之養休者吾恐為辟如金有治場圃之師宜明

種種之法乃合格慎之貴養其誠之誠是美惡
辨則為戰場師焉○又有人焉但養其一指之小
大其皆皆之大而不知身無善願之明為有狼
而人也○故飲食之人只飲且食於天地間不
自家本性則人賤之為戰場師狼疾人矣正
養小以失大而心為奢欲可謂也○若飲食之人
能不失大輪則口腹亦在正志志重則口
腹與之俱重豈旋旋又寸寸已哉但養小之人
不失其大者所以可觀也善考其已則添大人善
養之用矣
張慶陵曰二節慎然養小害大之喻以然下
飲食之人但就養務上漸說到身養軍水大小
不宜養入貴賤一指為養乃就小休中又分大
小以論不是實話末二節又覆得應上言養小
者必害大下言小害大雖亦小之可然猶是輕
說之詞正見養小之害大也看一語字正以
容嗜味之迷人徐思曰飲食不必言口腹
之欲而害心志之大只是不去思言自來本

維皇不能限取 ○體有貴賤 此節正是考處試看一體
之已而常足 有各分一官為小 無以小害大 人初不
聽其役 有大小 有權無不統為大 無以小害大 可養其
使為賤 無以賤害貴 切不可養其賤 養其小者為小
小者妨害 無以賤害貴 者妨害其貴者 養其小者為小
其大者 若養其小者便是偏 養其大者為大人 須養其大而
人欲便不免為小人 完天理然後
可為大人耳此是示自考的方法

文法 金天樞擬兼所愛兼所愛此題兼愛內有甚愛者
在人固有愛以成其至愛者亦無不愛而原無
妨于真愛者計身之得成其身雖不止付之一愛安
能于愛之中擇其何者勿愛其必兼所愛也下句只
接上意舍下意虛映為妙○張天如擬養其小者指
至下以失大也此題要見人人愛身而養身始未嘗
不欲為大寃至見賤于人毋亦養所輕失所重其與
賤場師狼疾者等故先就人品卑污說到人賤惡皆
以激發其良心
今有場師 此節是就物上比養小失大 舍其樞樞乃金
場師若明於種樹之法者

養其誠 棘則為戰場師焉 是美惡真辨則
養其一指 此節是就身上 而失其指而不知也 指肩
地小體但就小體中反 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若有一
有大小然亦取譬之詞 則為狼疾人也 處疾則身者不
能顧則謂之 飲食之人 飲食之人 不定是窮口腹只
自家則人賤之矣 則人賤之為戰場師狼疾之為其養小
本性則人賤之矣 則人賤之為戰場師狼疾之為其養小
以失大也 正為養小以失大 而心志為嗜欲所
之人無有失也 此火養小者之必害大言飲食 則口腹
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則字際承無有失也 則字際承無有失也 則字際承無有失也
非能命所開之謂 非能命所開之謂 非能命所開之謂
法 任中一擬今有場師此題是考處試看一體
養彼寄而令有之 凡屬平場者必兼所愛而無不

孟子曰：口腹而已此所以為養生之具也。孟子曰：口腹而已此所以為養生之具也。孟子曰：口腹而已此所以為養生之具也。

此章綱領在說其大體為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是之一字則又指出個机要。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主宰能養的人。即此形氣中主宰。不若其主。張揚的在自已心上。此小人當思為大人也。公都子問曰：何謂養生。氣之入也。乃或名為大。或名為小。何故有大小也。孟子曰：如大體為主。天理用事。便是大人。品為參天。地之人。如小體為主。人欲用事。任其馳逐。便是小人。品為不肖而已。公都子曰：鈞是人也。宜其趨向同。乃有或泯其大體。或泯其小體。一耳。何乃有大小也。孟子曰：耳目之官。特司聽司視。不能司其視聽之理。而蔽於色。

色之外物。耳目既不欲。而蔽於物。則此一物而已。已以蔽色之外物。交於耳目之物。則引耳目而去之。好惡邪色不難矣。是耳目以形用。所以為小體也。若心之官。其本體自然。能思常自性。而惡則得其吾心。本然之天理。而物不能蔽。猶心之蔽。而不思。便失吾心。靈靈之天理。而物來蔽之。片心以神用。所以為大體也。此心之大體。是天之理。以與我為小體之主。若知此心之大體。既不能不聞中。先植之。使天理自強不息。不察於思之。則則視聽皆從吾心。耳目之官。不能有心之官也。如此則性自發。盡形自彰。我身為大人。知也。是則小人也。不可不慎。所以。

後場中亦有貴賤。大小必窮也。亦養身一鏡也。張天如謂則。口腹而已。此題乃說。食所當食。飲所當飲。則養口腹。在即所以養大。存人心外。更無道心。雖大人亦非此。口腹所係。甚重。豈尺寸庸哉。何以養而取賤耶。此必失大。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其所以成。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也。何也。或曰：彼大人。或曰：彼小人。孟子曰：從其大體。便是大體。作主小體。從其小體。便是小體。作主大體。隨其運用。便是小的人品。○曰：鈞是人也。又問：同是人。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或曰：從大體。或從小體。曰：耳目之官。不思。視聽之理。不是人。不自思。而蔽於物。則相聲色。要復思。來是聲。物。既不能思。而蔽於物。則色之外物。特以蔽之。物。既不能思。而蔽於物。則

聲色外物。交於耳目之物。則引之而已矣。則此心為聲。心亂。色所引。耳目之官。則思。此三句言心。所以為大體。若心至虛。至靈。其有自然。能思。思非何。思則得之。而思則得吾心。本然之天。理。不思。則不得也。一失其戒。而不思。則失吾心。自有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人之所以為意。天所與。兼土三者。要中心。一透。謂此是天所付。我的物事。先立乎其大者。與耳目形氣。俱界。以為立人之本者。先立乎其大者。人能先從。不賤。不識。取真心。打起精神。則其小者。固德性。無一些昏。昧。放逸。若或植立之者。則其小者。不能存。則形。色。非天性。且。視目。必如此。流。則。形。性。為人之大。也。○曰：鈞是人也。其所以成。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也。何也。或曰：彼大人。或曰：彼小人。孟子曰：從其大體。便是大體。作主小體。從其小體。便是小體。作主大體。隨其運用。便是小的人品。○曰：鈞是人也。又問：同是人。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或曰：從大體。或從小體。曰：耳目之官。不思。視聽之理。不是人。不自思。而蔽於物。則相聲色。要復思。來是聲。物。既不能思。而蔽於物。則色之外物。特以蔽之。物。既不能思。而蔽於物。則

文法 劉調玉擬從其大體為大人。此題大體者。心體中。有能弘之體。以為眾體。君道從其大體。是憑之為。

德莫非以也。而以爲小。休大休之分。若未終
先主其天者。言若缺先。其天則耳。正是大
休所謂形也。天性是也。形也。是天性。不悅可
德便是心。思更無所歸。

孟子曰。子夏曰。爲人。一也。人計。二也。計。三也。
今天爵。修而人爵。時。天爵。素而人爵。亡。則要
爵者。不當。一日。不修。天爵也。重。德之。基。命。乃。不
許。已。喪。人。處。人。自。辨。其。修。也。

孟子曰。士。習。而。進。之。古。曰。爵。一。也。有。天。爵。出。於
自然。之。貴。者。不。待。勢。而。尊。有。人。爵。出。於。使。然。之。貴
者。則。待。人。而。榮。天。爵。者。何。德。愛。曰。在。合。宜。曰。義。自
仁。義。之。無。一。不。盡。爲。忠。無。一。不。盡。爲。信。皆。人。性。之
善。也。故。秉。彛。好。德。自。然。樂。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
此。皆。不。假。人。爲。而。自。尊。天。爵。也。人。爵。者。何。公。一。位
卿。一。位。大夫。一。位。皆。自。相。任。而。相。推。在。我。此。人。爵
也。世。古。之。人。真。知。仁。義。忠。信。是。性。中。天。爵。必
修。之。而。戴。在。履。義。休。此。始。信。而。樂。之。不。倦。惟。以。爲

蓋。言。之。分。無。心。於。入。爵。也。至於。人。爵。自。洪。之。始。臨
之。而。已。若。今。入。則。異。於。古。矣。彼。何。嘗。定。心。修。天
爵。特。假。此。修。天。爵。之。途。遂。以。求。人。爵。耳。志。未
意。滿。遂。棄。其。天。爵。而。不知。修。夫。要。人。爵。則。必。去。矣
而。又。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卒。之。民。望。既。失。公。論
難。矣。終。必。併。入。爵。而。亡。之。矣。此。亦。可。以。死。古。之
變。矣。

李。子。鱗。曰。孟。子。論。時。入。以。曉。時。有。人。之。爵。以
之。便。以。爲。榮。失。之。使。以。爲。愧。不。知。此。個。爵。惟。仁
義。忠。信。的。人。可。以。格。得。來。仁。義。忠。信。的。人
可。以。享。得。久。故。特。舉。出。以。仁。義。忠。信。乃。天。之。所
以。爵。我。者。而。人。爵。自。之。爲。存。亡。者。也。然。忠。仁。義
忠。信。爲。天。爵。之。榮。而。又。去。棄。遂。不。倦。者。正。以。今
入。之。假。修。爲。修。而。不。修。善。不。倦。之。心。也。即。非
仁。義。忠。信。也。

通。章。重。人。一。章。善。於。己。一。句。此。貴。知。仁。義。也
也。可。以。施。於。己。之。心。出。而。施。於。己。之。身。人。不。盡
而。賤。之。也。入。於。貴。而。不。盡。己。之。貴。真。是。弟。惡。而

主。此。必。加。之。以。爲。大。第。不。失。之。以。爲。從。而。人。遂。爲。卓
然。無。偶。之。大。人。其。所。從。得。也。相。泗。濱。指。先。立。乎。其
大。此。題。要。體。貼。思。字。立。者。立。其。能。思。之。體。便。常。精。明
監。立。不。至。什。倒。先。字。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
外。先。有。至。張。此。非。珍。特。把。捉。只。提。醒。此。心。常。惺。惺
意。

孟子曰。有天爵者。不假勢。自然尊。非是天與之爵。是
人爵。人爵是使然之。仁義忠信。德愛曰仁。宜曰義。乃
義存乎心。而無不盡之謂忠。樂善不倦。仁義忠信。總是
見乎事。而無不實之謂信。樂善不倦。善便可樂。不倦
乃樂。樂好德。自然此天爵也。此性之自然。而公卿大夫
之爵。勿涉工夫。此天爵也。此假借。而尊待勢。古之
位之尊曰公。次曰大夫。此人爵也。而榮。故曰人爵。古之
人。修其天爵。信。信。性。性。故。故。隨。隨。而。而。樂。樂。之。不。不。倦。倦。而。而
人。修。其。天。爵。信。信。性。性。故。故。隨。隨。而。而。樂。樂。之。不。不。倦。倦。而。而
人。修。其。天。爵。信。信。性。性。故。故。隨。隨。而。而。樂。樂。之。不。不。倦。倦。而。而

天爵以要人爵。今之人。不遇假借。天爵之途。徑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且又待了人爵。遂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
也。此都光心爲爵位。所惑。終亦必亡而已矣。天爵一
人。爵。爲。吾。有。則。惑。亦。其。矣。終。亦。必。亡。而。已。矣。天。爵。一
必。仁。安。保。其。常。有。

天爵者。二句。此題是論爵。而後天以
之。不得此。豈無爵。而然。意。維。皇。降。之。寵。綏。而。人。爵。則
兒。其。榮。隆。之。寵。榮。也。此。其。爵。寵。綏。固。已。有。人。兩。有。字
變。別。明。更。顯。公。崇。古。之。人。簡。其。二。句。此。題。見。人。爵
非。必。遺。夫。人。以。爵。爵。亦。非。徒。任。其。天。以。爲。爵。古。之。人
不。但。不。聽。爵。于。人。也。亦。不。聽。爵。于。天。也。此。性。自。尊。及
汲。修。之。修。身。安。命。人。爵。從。之。如。影。隨。形。自。不。能。外。初
無。必。得。之。者。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人。有。貴。於。己。者。惟。有。子。已。所。以。爲。可。貴。也。

也。貴。字。不。作。人。爵。說。人。在。人。之。同。心。也。
也。貴。字。不。作。人。爵。說。人。在。人。之。同。心。也。
也。貴。字。不。作。人。爵。說。人。在。人。之。同。心。也。

孟子曰：以在己之貴，貴曰人既不欲是，而求之於人，是欲貴者也。人之同也，第貴有從就，而求之於人，乘之以為樂，不假軒冕，而自有貴者，特人而思之，以次此貴，於己，彼何有人耳。此言於己者，乃良貴也。若夫所為我而貴者，亦本然之良貴也。彼趙孟孫，使人使之貴，然其時不能奪人使之賤，蓋信人貴不足恃也。○身言証良貴於詩矣。大雅之詩云：今日之燕，既醉，且舞。然意不在酒，實飽此中之德意，無窮。所謂飽德，只言吾性中飽滿充足，乎仁義而明，活真朕，欲以至味在我，不知分外有膏粱所以不稱人膏粱之味也。仁義既飽，自然有一段善之開闢大之境界，施於仁義之身，而不容掩。至文在我，不知分外有榮華，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正所謂人有貴於己者，人奈何弗思。

姚承菴曰：提醒人處在弗思耳。三字人本自有貴，於己者只一句，趨慕外面去，將自己的都忘。已者重，所以字蓋在已得義理之興，越自見其可嗜，而榮而手人之所貴者，視之漠然，無所動于中，不是願此不會彼也。

文法 將楚珍擬人人有貴，何此題見人人原自有貴，無不尊也。無不樂也。顧爾而爾貴，顧我而我貴，彼不尊，不待據其中則已足矣。○馬君常擬既醉節題，不曰極於人而曰施於身者，正打著此意。已言兒為良貴，而非趙孟孫賤者，也願字從其節欲字生來，二所以字正要人別意，而于為世之慕膏粱文繡者，借所照醒之耳。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 仁是心之本體，不仁從物感上生來，仁之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而言。○**猶水勝火** 猶水決能勝火，仁體澄澈，故存於心，而火之勝不仁，則焦灼故喻火。

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律僅以幾希之仁，敵方張之欲，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都不思如思之則已，身上自有仁義，飽仁義自有開闢這個已之所貴的人，莫待而賤，何必賴外以聽人之貴賤也。仁義本德，字說來飽有皆之不厭意，又有用之不旁意，開闢又本仁義，說采令開闢譽，即此仁義輝然之章，未惟譽而曰令開闢令德之開，於世首自廣也。然曰施於身，正見其有貴於己者在，要知吾儒優游仁義中，豈有味之可言，豈有名之可羨，曰不願古者，誅世之慕膏粱文繡者，借以照醒之耳。○字正要人思。

章) 在本勝不仁，以為仁不仁，乃在兩勝，則此逐歸於仁，不勝勝此，非惟嘆詞，不在之善。○**存心為仁** 不方著發，思人心自有個仁，存心於此，心自無不仁。理當存則自有滅此理欲，身於之常，仇水決能勝火，又宜提雪，厥之執事，不仁之勝可也。今之為仁者，以幾希之仁，敵方張之欲，仇

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夫不至於不熄遂謂其真不能勝火...

○且既為仁不力而無能... 謂為仁無益終必歇落怠棄而行之不休矣...

○何夫知也... 勿助自然生... 玩末句... 功於言...

是必然而後成其美也... 穀種... 生色... 然純熟而已矣...

孟子此崇正學意當時好奇尚... 惟純故言此以傲世見... 正意必字...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夫仁亦在乎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夫仁亦在乎熟...

(論)此章只重四德... 任人... 較禮之輕者... 食色之重者... 也食色之流則人... 此以六分伸禮於食色也... 食者人之性... 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流者也... 問曰悅色之中有禮焉色也... 禮所以嚴男女之防... 設變以難之曰... 與之食者... 以禮食則得食... 禮乎吾未見... 必親迎乎... 其辭而不... 入謂食重於禮... 子曰固不能... 然其是答也... 何難

林少崖曰... 所以節飲食之流... 心無防而禮... 子嚳說必辨... 之戒不解... 定論於吾... 當於是中... 之強語... 如任人之論... 辨如不... 弁方寸之... 失常矣... 如舍之本... 而較其... 飢而先... 必不可... 又倫色之... 任人有問... 較禮之輕者... 食色之重者... 也食色之流則人... 此以六分伸禮於食色也... 食者人之性... 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流者也... 問曰悅色之中有禮焉色也... 禮所以嚴男女之防... 設變以難之曰... 與之食者... 以禮食則得食... 禮乎吾未見... 必親迎乎... 其辭而不... 入謂食重於禮... 子曰固不能... 然其是答也... 何難

任人有問... 較禮之輕者... 食色之重者... 也食色之流則人... 此以六分伸禮於食色也... 食者人之性... 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流者也... 問曰悅色之中有禮焉色也... 禮所以嚴男女之防... 設變以難之曰... 與之食者... 以禮食則得食... 禮乎吾未見... 必親迎乎... 其辭而不... 入謂食重於禮... 子曰固不能... 然其是答也... 何難

任人有問... 較禮之輕者... 食色之重者... 也食色之流則人... 此以六分伸禮於食色也... 食者人之性... 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流者也... 問曰悅色之中有禮焉色也... 禮所以嚴男女之防... 設變以難之曰... 與之食者... 以禮食則得食... 禮乎吾未見... 必親迎乎... 其辭而不... 入謂食重於禮... 子曰固不能... 然其是答也... 何難

任人有問... 較禮之輕者... 食色之重者... 也食色之流則人... 此以六分伸禮於食色也... 食者人之性... 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流者也... 問曰悅色之中有禮焉色也... 禮所以嚴男女之防... 設變以難之曰... 與之食者... 以禮食則得食... 禮乎吾未見... 必親迎乎... 其辭而不... 入謂食重於禮... 子曰固不能... 然其是答也... 何難

任人有問... 較禮之輕者... 食色之重者... 也食色之流則人... 此以六分伸禮於食色也... 食者人之性... 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流者也... 問曰悅色之中有禮焉色也... 禮所以嚴男女之防... 設變以難之曰... 與之食者... 以禮食則得食... 禮乎吾未見... 必親迎乎... 其辭而不... 入謂食重於禮... 子曰固不能... 然其是答也... 何難

便可以為克齊也。○文選：君親，○何可交問之。王為克齊，用其長十八，為克齊者，高其長九尺，令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齊也。○禮記：凡祭，食粟而已，徒具重人之形，無所養人之意，不知人之何可即是克齊也。○孟子：盡言以勸勉之，為克齊，矣有於其體也。○在禮，形盡性，禮力不為克齊之為，初也。○禮記：凡祭，一匹，一匹，便成其氣，無以不勝，匹雖者，俛曰：吾力足以奉百物，便成其氣，為有力，無以力全在一念委靡，其奮然，則苟能奉鳥獲之任，即為鳥獲，不必形體似鳥獲也。知鳥獲可為則，夫之為克齊者，豈以資質庸下，弗勝克齊之任，為患特長其難而弗知耳。

陳定宇曰：六為之而已，為字正，循着可，以克齊，辨為字而寔言之也，有力無力全在委靡，故憤上見一匹雖不勝者，而自為崇百鈞，此非必果能也，正形容力之勇怯，無常本入，既自用耳，斷而行之，見神變之，以欲為九，舞是為性分中。

華曹交之是有志希聖的故之，子以為克齊最之，愚按曹交把湯文其已對，說便分做三個，人看孟子借鳥獲為喻，只做一个，固人看語意，暗影着克齊，若曰為克齊，便是克齊也。然孝弟之不一，難為也，功之行，耳徐行，後長，則以為為，而疾行，先長，則以為凌節，不為夫。此徐行者，教長真性，率之則是聖，而不一，不能執無，奈人忽為無，而不一，要之聖人，別無奇行，克齊雖至聖，其道之無物，不過率性，知能之，良盡此孝弟而已矣，聖不難為，則在子矣。○子誠服，克齊是孝弟，請年，言處是孝弟，行克行，處是孝弟，源頭合無一不合，即衣冠言行，二孝弟之遺矩也，即此是克而已矣，若有不合，於孝弟良心，便服非法服，言非法言，行非法行，源頭差爭，是差，即此便是聖，克齊之難，以在天理人欲之間，吾故曰：不為之而已矣。張考陵曰：世之言克齊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直要說得為

已但無他才能坐，即何則，不是問為之法，○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人於此，亦為之而已矣，○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曰奚有，是起不勝意。

堯舜之容易處蓋約堯舜而盡之孝弟非謂孝弟而克之也羅念菴曰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神於不勉而中者然舍知孝弟之不思而不知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思不勉必不可至堯舜之道盡於孝弟此是實語蓋三念曰長幼之分天秩之也疾徐之節人為之也人為若任天而動便是率性之道何不可為堯舜滿漢冲曰時說堯舜之道雖大不過是孝弟如此則分道與堯舜為二矣當於堯舜二字略斷言堯舜雖至聖其道只是孝弟而已道字虛下孝弟即是

言交聞言而有感於心也乃曰夫子之語交若至矣亦不昏夜承教者非夫也交也幸於御君有難好之推倘得見於御君可以假館舍留居其以而受業于夫子之門墻庶幾可幸承教而克堯舜能為也孟子指點之曰夫道不過率性之真而庸行之常明白現前若大路然豈出於玄遠而難知哉特慮入無必為之志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識

求之事親從兄良心真切之慮則堯舜亦發心指點一點良心即是師也誠處皆師是有餘師在心堯舜亦在在為之師是子其勉之季襄一曰孝弟自是孩提所知之良豈有難知子歸而求之此孝弟便是吾師用之不盡推之不旁豈不是有餘師人之良知良能原於帝降是天開此一路以為人生日用常行者也孩提幼長之愛皆由路而不知性歸而歸認良心真切處則孝弟之道融慶而形念融念無旁植心所謂皆可合道皆可得師矣(古)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卷上題其為小人孟子在卷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化例通章以重小弁上小弁之怨主於感悟君父以為宗社計則怨乃所以成其孝也怨不怨之間正可以觀仁人之用心(以)明怨親為孝也公孫丑問曰高子之說詩也嘗曰小弁非仁孝之用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高子蓋謂詩之教溫厚和平况小弁

言非云堯之行非是桀而已矣

源頭差件件差橫來豎去都是桀此

就他一人不為堯則為桀官出此入彼之勢(文)法也克堯性之也於徐行可以盡堯堯有其為之衣冠言動之間各有堯舜使堯舜而難為所謂若大路其道又安在耶○馬君常擬子服堯四句此題謂堯即子而在則為堯亦在子矣為堯于心而于之服言行者堯之服言行輝心所具周身所溢皆堯也即此非食粟之夫即此為人倫之至須透發是字方見是(聖)脈

言交得見於御君安信道不為下節亦勿看做不容他受業(聖)脈曰孟子指點夫道若大路然夫道即孝弟之道人皆可為大路不作譬喻亦不重共由說豈難知哉知即良知非言其近在日用率履而不遺

人病不求耳

所以求人不知子歸而求之

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一點自知便是師處處皆師便有餘師此正指點他為堯舜之精處

管子元心擬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此處歸而求者還良心處處流形且以我而衍危微精一之脈良心即是師而心內常有提醒何必觀面提醒也故有常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丑述齊人小弁小人之詩也

仁人孝子之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曰怨高子

謂詩貴溫厚和平小弁處父子之間哀痛迫切傷于然似太薄了所以為小人之詩○曰固哉高子之為詩也為詩猶說詩詩自有怨禮顧所接之人所固執不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將奪藩

處父子之間乎。今讀其詩，哀感淒切，非君子澤有
之道，耳。曰：以小弁為怨，則何以怨為小人，固
其高卑之為詩也。有人作此，越人閉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射者越人，疏遠之也。其耳，閉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射者其親，親
戚之也。今小弁處父子之變，正所謂其兄射人者
而詩之怨則親，之道當如是耳。親，之心仁也，
仁則君子也。豈有小人而仁者乎。以怨為小人，以
厚為薄，固矣。夫高卑之為詩也。

蔡康齋曰：小弁之怨，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者，正
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中之怨
者多矣，而獨怨小弁，何與。張南軒曰：家國之念
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越人與其
兄而射，搗射有人於此之人，而已則涕泣，有親
故於越人，則諷笑而於其兄，則涕泣。此便有親
疏分別在其中。親，要與源注而通，則此
非徒自傷，猶欲感悟其君父也。故曰：親，若使
父母廢我，就一平拓，則無怨慮，是以諷笑

而當涕泣之變矣。不知忍心害理，手要之親，
便是下文不肯念疏的意見。
又曰：親之有過，固當然矣。乃凱風處母子之變
一也，而敬聖善，慨劬勞，何以不如小弁之怨乎。
曰：凱風事闕，家庭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處萬宗社
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親以非義絕
乎我，而我又以非義絕乎親，是愈疏也。親之過小
而怨，則少拂之，而輒鳴微淚之，而遽怒，是不可儀
也。愈疏不孝也，不可儀也。不孝也，奈何以凱風律
小弁哉。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婦舜之
怨慕，所以為孝，則知小弁之怨，未可謂之非孝。安
可為小人之詩乎。
張方陵曰：且引凱風是以已意是高子之意，非
怨凱風不怨也。蓋即其不怨者以形小弁之不
當然耳。陳伯玉曰：凱風之過，在一家小弁之
過，則天下故把怨不怨相形說正見仁孝之
苦心處。愈疏言親方疏我而我復不以為意，故
曰：愈疏不可儀者，若無所終也，不為意者，陸聚

其耳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則已惟言談帶笑而緩緩以

問曰小弁之先怨無妨只後來大戎殺幽王小
弁坐視而利天下以正得罪於舜故以舜五十
而慕諷之若謂以舜之至孝替小弁之怨謂慕
親語恐誦倫

此章既宋桓桓是歌正其罪在息決之号全
在先生之号則不可一句下二節次與亡之机
正發不可之意通重仁義二字所以維持世道
轉移人心若全在此即首章見梁惠王大意
此以說仁義正解息民之號也宋桓桓之楚
時孟子過於石丘所以初功利而後仁義者未必
邪天作之合也○孟子曰先生將何之蓋欲得其
所至以發其遊說之旨耳○宋桓曰吾聞秦楚二
國相與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孟子曰請無問其詳願聞
其指不知先生之說將何如以為辭也宋桓曰我
將言二國構兵之不利也孟子於是止之曰當于

據據之時而以謂息民為念先生之志可謂
矣但以利為名吾恐將欲罷兵而與兵之源益
增將息民而賊民之禍益深矣可乎哉
孫彥陽曰宋桓先楚後秦二王之區也然不遇
於楚必遇於秦說勿倒志大謂其志在安民與
汲人之志在為楚衛人之志在為秦者不同故
孟子固其志而思以正其說○有說名之義集
倚園曰當中流而費舟者一壺可以千金常情
兵而說罷者一言可以九鼎故曰先生之志則
大矣惜乎其說不可耳然無向曰仁不遺親義
不遺君孟子未嘗不言利也但言自有主腦
耳故曰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孟子以仁義為
持者也宋桓以利為指者也仁謂伯之分公
私之路也

言其不可也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曰罷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既所悅在利則所
樂在利也

傾覆耶而若此之憤懣不平若此之昌言顯刺何母
子之不能容也○呂思皇擬五十而慕此題要看慕
字慕中有怨意舜之怨慕非孟子誰知其為至孝小
弁之怨非孟子誰知其為親親之慕作文重在借舜
以明小弁意

宋桓將之楚 宋桓戰國遊說之
士將往楚遊說

孟子過於石丘 孟子適
遇于石

曰先生將何之 蓋逆知其
往說人國

曰吾聞秦楚構兵 二大國構兵相侵
伐漫說連兵禍結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我將
南見楚王說之罷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我將
西見秦王說之罷

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遇以言聽計從
說有所遇謂非

曰朝也請無問其詳願聞 請無問其詳謂非
說之說細願聞

其指 願聞所說于
秦楚的主意

說之將何如 將指何者為
名以說之

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 我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勞
財盡非國之利也此是指

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 當時遊說者非合從則連衡
先生獨有志救民其志偉大

先生之說則不可

文法 沈去疑擬孟子過於石丘至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須知輕之微過秦楚不過欲售其縱橫之說以利
為號蓋子心編欲破之乃有石丘之遇是孟子不可
不遇輕上無貴乎遇二王也○過君斷擬先生之志
二句此題一直下則大不可字是揭而並抑之則大
者特異于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不可者構兵原
以利而說以不利而罷則彼必尋求若何為利是又
起以爭利之端也重下句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先生以利說是以
罷兵之利說之也

秦楚之王悅

於利以罷三軍之師 三軍出而
在外日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師即士勿分將帥卒徒樂罷是
 於利也 初罷為臣六句是既罷以後 為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 心腸把來事君無非自私自利 為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 子懷思欲利益有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 弟懷思欲利益有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
 利以相接 猶必有一念頓恣而不忍背之意惟夾去仁
 義無復良心不復知君父兄為何物 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 到這終去仁義懷利境界習利成風交征劫奪皆
 從此起如何不亡
 文法 馮君常疑為人臣皆懷利以事其君三段此題時
 軍之師還宜重君臣一邊另作後子事父弟事兄俱
 根君臣來時講為是懷利者以事為利而懷是君臣
 父子兄弟之間俱有市心
 也如此措何便出人頭地

曾商雲曰懷只把這件放在念頭上如懷抱之
 懷拳、不舍懷利相接處緊要右去仁義上人
 心苟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有一念頓恣
 而不忍背之：義惟快去仁義、後良心而後
 不沒知有君父兄說得去字醒然後懷字十分
 精神懷仁義以事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
 是把仁義去事君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
 道理當如此大凡君臣父子兄弟間各見得自
 己分所當為便是懷仁義若有有所為而為便只是
 懷利

天利不可為名則說之上有仁義而已矣先生說
 不以利為言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夫既明悅在仁義則所懷在仁義將見為
 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非有利而為也
 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非有利而為也
 為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非有利而為也
 也為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非有利而為也
 為弟也是舉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去利懷仁義
 以相接也若者倫理既明風俗自厚不特禁攻奪
 兵斯世享太平之福而且仁義之風民多君子
 之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先生行其備遇秦楚
 之王願以仁義之說進何必曰利以仁義不以利
 非獨無負秦楚即先生大志且成矣
 陳聖苞曰按人性中只有仁義離却仁義便是
 利殃民非仁也制非義即在持兵上見淫婦必
 曰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非相害處豈
 必兩國相兵哉奉本國中皆秦楚也說無曰曰
 說個懷字正在心上辨入心中下此種子一時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以仁義說而曰殃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 秦楚悅而罷兵是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無所為而為也 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 存個仁
 義也 悅于仁義之一言 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
 無所為而為也 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 存個仁
 義也 只要此心無芥更無毫髮世情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猶強不是把仁義去事之謂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懷仁義以相接也 全重去利上必去得利盡方為仁義
 如何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人人皆仁人義
 合強與弱相順豈不是王道亡與王俱在人心上論何
 必曰利哉 上兩節發明不可之意
 文法 馮君一變為人臣至接也題要根仁義帶秦楚來
 文法 方有秦那仁義者君臣父子兄弟之真性懷者其

師即士勿分將帥卒徒樂罷是
 於利也 初罷為臣六句是既罷以後 為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 心腸把來事君無非自私自利 為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 子懷思欲利益有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 弟懷思欲利益有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
 利以相接 猶必有一念頓恣而不忍背之意惟夾去仁
 義無復良心不復知君父兄為何物 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 到這終去仁義懷利境界習利成風交征劫奪皆
 從此起如何不亡
 文法 馮君常疑為人臣皆懷利以事其君三段此題時
 軍之師還宜重君臣一邊另作後子事父弟事兄俱
 根君臣來時講為是懷利者以事為利而懷是君臣
 父子兄弟之間俱有市心
 也如此措何便出人頭地

四書章句

下五卷

不見父之畢竟與出毒未故曰終去仁義終字
可味惟終去則是初改董心仁義種子已絕而
不生言利之禍酷烈如此故曰先生之號則不
可

字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所之即不將之
平陸是結案重儲子禮

此見聖賢報施之宜也昔孟子居鄉之時季子為
任君處守其國使人以幣帛至都交於孟子孟子
受之而不報堂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使人以幣帛
至平陸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及至他
日孟子由鄉至任見季子以春其禮由平陸之齊
國不見儲子以報答其禮屋廬子喜曰交同春異
必有義理存焉遂將其間隙而問之矣曰屋廬子
乃問曰季任儲子均之以幣交夫子之任則見季
子之齊則不見儲子豈為擁守之尊所以躬答而
相臣之卑不可以屈有道之身與不然何幣交同
而有報不報之異也

吳能大曰曰居鄉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
叙事書法却未道破梁無知曰得聞善請教有
地勿認作捉破綻蔡松莊曰為相之問非是以
倍心窺師也尊貴禮之常也貴有所差
尋上理之止也連之起蓋或主此非如世俗之
心擇貴賤為隆忽然連上曉得孟子意不在此
特設詞以振耳羅昆湖曰通章之意在末季子
不得之節儲子得之平陸透出而首節為任處
守已伏有不符之節意儲子為相已伏有符之
平陸意然則儲子之幣何為上受之曰受之無
妨正受受而於報不報上示意也
孟子曰非輕其為相而不見也同書曰享上之道
貴享其禮意苟物有餘而禮儀不及其物而不符
謂之享以其不用志於享而徒飾虛文也○今吾
之不見儲子者正為其如書之所謂不後志於享
而不得謂之成享也○屋廬子問之而悅蓋以聖
賢所處真有義理而不苟也或人猶有疑以均一
幣交何以有成享不成享之別屋廬子解之曰季

真傳秦楚之王樂罷而悅仁義得之於朝廷者隨見
之於家庭秦楚之君臣父子兄弟無不去利懷仁義
以相交接謂此句要發出莫解莫逃不遺不後意方得
相接口氣

孟子居鄒常居季任為任處守任君朝會于鄰國季

以幣交幣帛來交于孟子受之而不報孟子受其幣處

於平陸其所以幣交者儲子為相齊和以幣交儲子

自來但以其幣交之而不報孟子受亦不往拜謝其禮

不至其誠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於任由鄒而往

之任則遂見季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又有事於齊出

則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問矣問隙可議也凡兩

物相合則無間令一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均幣

其為相與介弟故輕之與連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

設此難以探義理所在耳

文法一其能天擬季任為任至儲子此題要玩兩不報字

下面一見一不見正是報與不報處作文須得當其

受之日即有見不見之異而其見不見之分即在於

處守為相之際飽日二字亦有意義只可用懸虛意

翻弄畧著着寔

便不消進之問

曰非也謂不見儲子書曰享多儀享上貴厚儀不及物

非為其為相書曰享多儀其禮意儀不及物

此書中自解○為其不成享也為其何又是孟子釋

志于享者謂其志有不存則所享特弥文○屋廬子悅

而不成個享禮也我之不見儲子以此

下五六卷

三

子為君居守國政統於已也。况由任至命則越國矣。是季子不待之節。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特為齊相統國猶有人也。况平陸又在齊之境內。是儲子待之平陸而不來。見則難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此所以謂之成事與不成事也。

王聖俞曰。若謂禮意在幣則二子均。以幣交若謂禮意在見則二子均。未也。然欲來而不待。求則季子之幣為寔。齊幣未而不來。則儲子之交為虛。文侯精問曰。儀即是志。不是儀。文多儀。蓋言禮意之厚也。志與物。儀與成。儀事缺志。一豈便不成事。

章句。說始終以無功致謝。不知功之成。於用孟。子分明不見用於齊。不得已而委之。此心人之。之問寔無愧。然終不款。自是意。遂被廢。借古。人以見意。章內。數用字。是血。此當以用世之仁。心。諒。聖。賢。也。博。子。既。稱。孟。子。曰。名。實。之。不。易。副。也。高。矣。彼。有。先。名。寔。者。為。人。則。仁。及。於。人。矣。後。名。寔。者。自。為。也。自。為。則。仁。存。於。已。矣。

夫子在三鄉之中。是志在為人。而非自為者也。今乃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胡毅初曰。所謂仁者。人已蓋成之謂也。是以自為即是為人。為人正成。其自為。夫是之謂一。若截然分為兩事。則其所謂為人者。不過管晏之事。功其所謂自為者。不過沮溺丈人之行。怪孟子曰。論人不當以形迹論。惟其心焉耳。有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必擇君而事者。伯夷也。有為湯所聘。而五就湯為桀所進。而五就桀。一以濟世為心者。伊尹也。有不惡污君。而三事。不辭小官。而三為一。無所忤於世者。柳下惠也。之三子者。道同人。人殊執。而心之所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蓋仁者無私心。今天理之謂也。脫略乎風塵者。非為辭。釋。依。田。於。兩。主。者。非。為。榮。耻。浮。沉。於。濁。世。者。非。為。避。流。君。子。者。惟。居。信。心。而。行。執。理。而。運。時。可。以。就。即。為。尹。之。就。與。惠。之。不。屑。去。仁。也。時。可。以。去。即。為。夷。之。不。屑。就。仁。也。苟。心。之。無。私。而。理。之。有。當。何。區。於。先。後。之。也。而。必。求。其。同。執。

是悅得不見儲子。或問之。或是疑問均一帶交。何屋廬之義。悅與喜相應。有成事不成事之殊。儲子

子曰。曰是以所悅。季子不得之鄒。不得即上為君。儲子之意解之。居守不得親見儲子

得之平陸。得之即上為相。主治有人。可以親見二句。宜抑揚重儲子不成事邊。

文法。江湛如擬為真不成事也。此題有作釋上書。自不知上引書。已自解明了。此為字。是應上為其為相。為字。言儲子雖有幣交之儀。而無寔志。見賢不成。個享禮。故我之齊。不見儲子也。此有借儲子以警齊。王意。

厚于幾曰。先名實者。以名譽事功。為人也。是志在救世之仁。後名實者。以名譽事功。為人也。是志在獨善而自也。夫子在三鄉之中。今夫子在齊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乃上未能致君。下未能澤民。就仁者固

如是乎。仁者固如是。名寔未加。沒有分毫事功。可見乎。仁字。只着在為人。一邊。致。若。澤。民。都。是。仁。文法。許玉史擬名實未加。至下不稱冕而行。此題見孟。子。思。於。魯。卒。同。孔。子。之。去。正。不。稅。冕。家。法。孔。子。為。魯。如此。今為齊。亦復然。安可薄其非仁。

孟子曰。居下位。古有居士庶之。不以賢事不肖者。不肯之賢德。事君之不肖者。不肯不肖。伯夷也。是怡夷以五指射以夷。觀之。武王亦不肖也。伯夷也。去為道。五就湯。初則困湯之。五就桀者。繼又困湯之。昔伊尹也。是尹以去就。不拘為道。既為湯而出。便當以湯之心。不惡為心。其就桀者。湯使之也。復就湯者。桀黜之也。不惡

污君。而不惡污君。不辭小官。不辭小官。柳下惠也。是柳下道。三子者。不同道。三子去就。不同其趨。一也。其心之所趨。向一般。隱而不志。世緣出一者何也。一者在何。曰仁也。是而不志。山林便是一了。處見得。曰仁也。是

善石壽曰：三子事塚也，自為人來說，如夷一於自為如，如一於為人如，如尹又似，如望於為人自為之，則此其所由之路各殊，然一片皎潔，心事更無一丝沾染，這便是仁心。君子是孟子時有指正，與末君子之所為，向應抑教廢曰：三子之仁，名實未加，若德指濼世愛物，說然尹惠之仁，易見伯夷之仁，難知。只據不以賢事不肖，是為天下並為賢意也。此不論名實之者，不著物之萬物一休之心。

先以孟子雖不去齊，未必名實加於上下也。說之曰：魯穆公之時，以公儀子之賢，為相而秉政，當國以子柳子思之賢，為目而布列庶位，舉賢在魯，宜國勢之寔昌，而魯之削也。日以孟甚，夫多賢之國，不能挽積衰之勢，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其心雖仁，而何益於國也。孟子又曉之曰：子無謂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均一百里奚耳。魯公不用之而遂亡其國，秦穆公用之而遂霸天下，豈奚之愚而智於秦哉。用與不用，異耳。故人君不用賢

則將如虞之七，豈如魯之削也。何謂則則善之，不亡尚賴三賢力也。惡在其無益哉。曾長修曰：賢者無益，指孟子說。孟子以百里奚不用於虞，隱影已不用於齊之意。不用賢二句，排開說。王規濟曰：孟子本願學孔子者，此處乃引百里奚相形，若曰：奚不過一微佐，而有閑興亡如此，不為奚者，豈然自負。說以孟子仕齊無功，不為齊也。復說之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以善詠名也。而河西化之皆善詠，絲駒處於高唐，以善歌名也。而齊右化之皆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者也。而探齊國化之皆善哭。夫婦之情，夫以悲，故之微，尚能化信如此，况君子之賢，其可也。君子處世，有才，獻於內，必有功，列於外，必有才，足以為其勢，而外無成功之可見者，是亦空觀有此也。是故今日，寔無賢者也。如有賢則事可立，功可成，名實加於上下，而賢必識之矣。若無功可見，而虛負賢名，誰則信之。

仁便一處者出者，都做到徹底盡頭。一理合當如此，便不着有我意見，豈不是仁心者各了當自心，心安則理得。君子亦仁而已矣。由三子觀之，大凡君子去何必在去就之迹，屑屑擬議，言外何齊王不能用已意，在內。

文法：揚維斗擬一者，全已矣。題此題，須根夷尹惠三聖人之道來，而究其一千仁歸重，在君子亦仁句。雖三卿亦堅白之處，出疆亦膏澤之流，無非至一之仁。關着孟子自負意，又要照領仁者固如是，何方有味。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是相臣柄。子柳子思為臣，是為群臣。魯之削也，滋甚。宜魯日強而魯地，若果若削之，滋甚如是，則賢者亦列庶位者。魯之削也，滋甚。反彼侵削益甚。若果若削之，滋甚如是，則賢者亦列庶位者。

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果若削之，滋甚如是，則賢者亦列庶位者。魯之削也，滋甚。反彼侵削益甚。若果若削之，滋甚如是，則賢者亦列庶位者。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此二句，重用不用意，虞不用奚，遂為晉所滅而亡。秦穆不用賢則亡。此二句，推開說，秦穆不用賢，則國

不可謂賢者無益於國也。見魯之所以削而不亡，正賴諸賢之力。文法：頭仙會擬虞不用百里奚二句，此題用不用字，實緊要在虞非無名是之可加也。一不用奚輔環而車折，唇亡而齒寒，迫五叛入而西戎伯猶謂奚無益乎。一伯佐開國興亡，尤不為奚者，平用賢非無益，乃得興亡之大。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詠。王豹以善詠鳴淇，而河西善詠。王豹以善詠鳴淇，而河西善詠。王豹以善詠鳴淇，而河西善詠。

而齊右善歌。齊右人皆化之善歌。而齊右善歌。齊右人皆化之善歌。而齊右善歌。齊右人皆化之善歌。

周杞梁之妻，而變國俗。其妻善哭其夫，戚為而變國俗。其妻善哭其夫，戚為而變國俗。其妻善哭其夫，戚為而變國俗。

必有諸外，則為其事，而無其功者。外說，見未嘗必有諸外，則為其事，而無其功者。外說，見未嘗必有諸外，則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必有諸外，則為其事，而無其功者。外說，見未嘗必有諸外，則為其事，而無其功者。外說，見未嘗必有諸外，則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之諸侯孰不後其宮殿之苑以春秋律之寔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舜二采曰罪人俱在無土上見語意偏重在大夫上只是當時無明主政者有如三王者沒作執當今諸侯而問之曰其犯五禁其為大夫所逐而誤則大夫伏誅諸侯悔罪而今之君臣輕則讓重則移皆听命於王者天下太平矣

魯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彼三王之世天子十二年遠諸侯之國名曰巡狩諸侯六年朝天子之庭名曰述職不特此也天子諸侯皆耕則省民之耕而補其不足秋則省民之斂而助其不給凡此皆為民也故天子入諸侯之疆皆察上田見其荒地開辟無不田之地畝田修治無不耕之田以開高年養高年之老次開人才尊有德之賢且有才之俊傑咸在位王者重民德實無負子民之寄則有慶賞以勸之而慶則以地也若入諸侯之疆見其土地荒蕪遺老而失賢格克皆在位是其國不

治負天子之民之寄則有責讓以懲之然雖責讓而降之再不朝則削其國上以次而損之及三不朝則命六師誅其人而更立賢君是廢讓征討皆自天子出諸侯無敢干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誦罪人而不親伐以損威重諸侯則奉命以伐罪人而不出令誦罪人以侵大權者不用天子之命而率接他國之諸侯以伐諸侯之罪已者也此三王之法不容于三王之世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惟知功利之謀以為忠不知即其所為而律以臣職反甚今諸侯之罪又今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意天子以時往侯國曰巡狩諸侯於天子曰述職諸侯以時朝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春省耕而補不足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入其疆入其疆秋省斂而助不給秋省斂而助不給不給者助之省耕不給者助之省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六師之師誅其人而更立賢君是故天子討而不伐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也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皆事討而不伐二句不平... 曰巡狩而一歲也... 移之自天子可見討罪之權必出自天子而諸侯不得干乃五伯據諸侯以伐諸侯其責誰之詞果出自王章否其誅後之慘果出自王威否此是伐也而討矣諸侯也而天子與諸侯亦王而有王桓文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之也此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

何以見諸侯為五伯罪人也... 其葵丘之會諸侯咸信服人但束縛裁奪而無事... 則尊之以禮而尊其才者德之用也... 賢才之德而不使過遠也再命申而王者貴德尊

事尊賢... 則為授節以送之... 申而王者柔遠... 又兼相恐... 而王者命德... 為一勝鄰國有水旱... 現其災而不救也... 道不已明乎... 自此既盟之後... 明天子之禁如此... 後起必為不赦之辟... 也

周王編曰王者之權莫大於征伐伯者之虛莫

文法... 侯伯為安民計... 而養老用人皆為民也... 于民者也... 伐之名雖伐而實則討... 法而無... 故曰罪

五霸桓公... 桓公最雄最盛... 葵丘之會諸侯... 以明天... 他一段... 誓下五命... 不孝于親... 是下不之... 禁無以妾為妻... 再命曰再言

命曰... 旅... 世... 積... 殺大夫... 無曲防... 來不恤... 飢之無得... 而彼不... 侯封邑... 分封不告... 日復申戒... 比我同盟之人

分封不告天子戒擅權也日復申戒之比我同盟之人

大於命也故孟子兩處鋪張其事以主罪案... 丘之會諸侯為句以主之者桓公也東牲不殺... 此桓公有恃威信足以服人不事置誓正見其... 盛德五命所載書詞皆天子之禁桓特申明... 之耳言歸於好謂天子之命為鄰國之交其... 實正為後日執詞據伐地也五伯雖好王法猶... 知中天子之禁今之諸侯明知之而明犯之是... 又得罪於五伯者也得罪於五伯便是得罪於... 三王此節要見薄責桓以私盟而重責諸侯以... 力然罪重諸侯上唐荆川曰方桓文之未出... 也天子之威桓文之既出也天子之威聚權... 之嚴而交關在於四夷縱橫非天子之幸桓之... 聚而保有所屬至於臣非君主而莫忘非夫... 子之尊此桓文為功之首也罪之輕倘桓文聚... 諸命周天子而伐諸侯則三王之決凌派豈特... 盛於五伯哉

焉言乎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亦以直也... 諸侯之責在大夫若夫君過也順月而曲順之

其罪猶小也惟居過未萌而日先慮以禦之是謂... 察君之惡則其罪甚大焉今之大夫皆違君之惡... 使今之諸侯下王法而冒五禁實其得有以禦之... 耳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又也此通之樂... 一至於此倘有明王意伯樂於今大夫之不以... 君之誅之已矣矣乃反以為功哉... 張南軒曰長君惡於外者其罪多見於君惡於... 內者其惡雖知多見於君惡雖知多見於君惡不... 見也自古奸淫得居未有必不逆根居意以... 其惡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輔慶源曰長君... 之惡者無能而與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 有才而備陰謀和之人也趨度以功請首三... 王以為罪魁也

此以直也重仁字率之斯為通孟子言說此民... 許德是一仁字說說然且不可不慮理之夫不... 乘不可以使民違制而對撫以志仁為德... 此以直也重仁字率之斯為通孟子言說此民... 許德是一仁字說說然且不可不慮理之夫不... 乘不可以使民違制而對撫以志仁為德

此我同盟的諸侯皆既盟之後言誓于好言猶念也既... 與開天子之五禁者既盟之後言誓于好言猶念也既... 務要歸于違五命之禁好不... 但和好違守五命就是好... 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

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 人玩此五禁三王之法不過如此只為他假以使人故... 為罪耳

文法其能天縱無以妄為妻此題須知天王並后亂本... 龍者紛紛一變亂而群安爭豈惑于殊第之間重無... 字致一陰一陽以理化正中宮無以色升無以愛選... 而為天下端化原意○馬君常擬此我同盟三句此... 願既字與歸字相照只是于好意見盟不可寒我二... 三友即無安此好既盟不可或我二三友那庶幾王... 帛之會相見有期而同心歸于和好勿令責渝盟者... 復治其... 于中原

長君之惡君之惡極不外違五禁君過不其小是阿... 能謙又順其所為是長君之惡其小是阿

小人其惡易逢君之惡君意未萌而先為導之逢迎其... 見其罪猶小逢君之惡將開未開之費而使之淫佚是... 逢君之惡大此則逆探君意而誘之以成其惡是奸險... 之惡其罪大之小人其惡難知其罪甚大以長君之惡... 為小者所以甚逢君之惡也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陰犯五禁而重得罪者非今諸侯... 之罪人而何... 文法張午卿擬長君之惡一詞此題長君惡者無能與... 長君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者曰小耳則逢君惡... 之為大罪可知知二句... 抑揚歸重逢君過

欲使慎子為將軍... 孟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 殃民者殃民不容於堯舜之世

言說月... 此以直也重仁字率之斯為通孟子言說此民... 許德是一仁字說說然且不可不慮理之夫不... 乘不可以使民違制而對撫以志仁為德

見者不可

今魯方百里者有王其禮制也夫天子以為有知王者必將明分封之大典則魯五百里在兩境乎在兩益乎吾知必在兩損矣今且勿論禮制之徒使不待殺人徒取諸齊之地以與魯然且仁者猶以為非理所當得而不為况于殺人以求不可必得之地乎吾所謂然且不可者此也王制不可為殺人不可為也然則君子之守居守死非以善戰事也務委曲開道漸引其君以當於道使事合於理既事在正路上走便念以正理存心中粹然志於仁而已若驅不教之民以備分封之地非仁便非道矣蓋君子所以引其君者

欲滅之尺寸不得非此不定守齊宗廟之典籍欲增之尺寸亦不得即此足守齊宗廟典籍今魯方百里者五百里者其禮制何如子以為有王者作而明分封之典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百里之地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是已有土則且任所損况未有之南陽快非益也徒取諸彼以與此一人空取南陽地以與魯然且仁者不為為利人之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無罪之人以求之而願可為乎此正路君子之事君也安用強戰為哉務引其君以當道務有專務如此意即是漸引進當道是志於仁而已矣邪路上去而已矣者不至是則不止也志仁必先引道者以純王之志不可離以五伯之事也

字實至而已作一向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與兵殃民之事所謂當道志於仁也張其諫主焉周論事最得引君法

之法林淵復疑然且仁者至當道此題須知仁者心不違道民命固不忍歟土制亦不忍背就使不動一矢而取彼與此且不為况肯驅民以殺尤為肯制以殃民此君子事君務引其君無爭地爭城殺人以戰而為仁者之所為也

孟子深罪富強之臣曰富強之賊民甚非國家之福今之事君者雖自負曰我能為君開疆土地以充府庫益顯然以富國之能前任焉八也今之君不稱為富國之良臣乃古蔽富於民之君不於善民則之賊臣也何則君行事不向道便無一念志仁與禁無異為且者及求為財以富之是助禁為富也君曰食而民曰因所以為民賊也口又自負曰我能結和與國使戰則必勝蓋強以強兵自任者斯人也今明稱強兵強臣乃古蔽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言我能為君開疆土地充府庫地力盡則厚于君之所謂良臣也此言今之所謂良臣也今之所謂民賊也古則以為割民財之賊要者兩民字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念志于仁與禁無異而求富之乃為之果是富也

兵自任者斯人也

君約結和與相與之國戰必克戰而必勝亦串看今之

惟畏之君，而稱殘民命之賊也。何則？君行事不
向道，便無一念志於仁，與禁無異。為臣者，反為之
強，以輔之，是輔禁為虐也。君曰：「我日與民
以爲民賊也。」今之以是爲民賊者，豈非欲其
術以取天下乎？不知爲君者，由今所行雷瑛之道
無矣。今亦尚富強之俗，雖由富強得天下，而無待
於取。若拱手以與之，然民心弗與，終不能保其富
強。不能一朝居也。况未必得乎？奈何以爲良臣
印。

黃太稱曰：道仁不分，事與心須，申諫者心不向
於道，便無一念志於仁，乃爲之聚斂。爲之經戰
是富強輔禁，斬國脈之賊也。可爲良乎？豈不可
痛哉！天下在得民心，得民心在存虎之膏，豈可
以富國賊之在壽民之命，豈可以強戰賊之賊
其民者，身就國亡，故曰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今之事，君作領事，罪事君者，爲是這等臣，自負
假使君有結果，猶曰：顯我良臣功勞，乃富強輔
禁，斬木楊竿之徒，且爲秦民之湯武，何苦害君

如此
則夫去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主此定額使全
日無故議減，勢必復議增，是輕賦者重賦之漸
特把貂祭相形，究其殺而極言之，所以見中正
之道不可廢
此明先王中正之道不可廢也。白圭曰：古者稅法
皆十分取一，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蓋積當時重
歛也。○孟子曰：子之道乃北方夷貉之道也。中國
什一定賦，豈可以移道治之哉。○譬如萬乘之國
惟一入治陶，則可用乎。白圭曰：不可。何者？子一
人蓋一人爲陶，其器不足供萬室之用也。○孟
子曰：如此則知財者，雖行矣夫。貉地，無穀不生，
惟黍稷早熟，故生之則既無，可以多取矣。其無城郭
宮室之制，宗廟祭祀之禮，則省土木事神之費，無
諸侯便無聘問之幣，燕享之饗，殯葬則省交際之
費，無分治之大，而百官小，而有司則省俸食之費，
是其國之所費者少，故二十取一自足於用也。

所謂民賊也。古以爲殘，君不
鄉道，不志於仁，君不與道，而不
也。李何以求爲之強戰，以輔禁。○由今之道，率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今從今則爲由，以古易今，則稱變由來
俱指君也。雖與之天下，雖曰富強，得不能一朝居也。然民
情時離，禍不旋踵，終不能保其富強，而一朝居也。况未
必得乎？奈何以爲良臣而稱功之耶。

文法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克敵，亦一由事二求字正
賦臣子計百較以中人王之欲而不以道仁引君便
是富強輔禁，便是賊民。○陳贊皇擬由今之道二句
此題是見今臣以富強填君，愀然于古道之不可復
而致慨于今，須把古字形今字，古之時鄉道志仁，無
形之富強也。治軌有大子古今之道與俗，盡是富強
而不知變則道不成，道俗不成，俗而與之省優意。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此說欲二十分而取一
分其意，良善但非。○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道是貉
聖人中正之法。○萬室之國，一人陶，萬室國言其大一
法安可行。○陶喻二十取一，止意渾渾不露，爲下節作引子。
則可以爲國，否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
乎。陶喻二十取一，止意渾渾不露，爲下節作引子。
不可，亦是措不盡，不足用也。蓋一人之陶所出之器
曰夫貉五穀不生，夫貉北方地，惟黍生之，惟黍早熟，故
有限本無，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管修之費，無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則無交際
無儀牲粢盛之費，無諸侯則無交際
無則省朝會饋賜，無百官有司，則無厚祿之費，故
二十取一而足也。故二十取一自
可以足其用也。

則可以爲國，否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
乎。陶喻二十取一，止意渾渾不露，爲下節作引子。
不可，亦是措不盡，不足用也。蓋一人之陶所出之器
曰夫貉五穀不生，夫貉北方地，惟黍生之，惟黍早熟，故
有限本無，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管修之費，無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則無交際
無儀牲粢盛之費，無諸侯則無交際
無則省朝會饋賜，無百官有司，則無厚祿之費，故
二十取一而足也。故二十取一自
可以足其用也。

張本岳曰夫貉五穀二句言貉地所出有限也
不必多取無城郭三言言貉費之所供不煩也
郭宮室宗廟祭祀是八倫此皆中國之不可無
者必藉賦以供之而君子所以維持此各項
人倫者必有賦以供君子方有君子以禮入
德見貉道不可行於中國也

今居中國衣冠文物之地而欲二十取一其必去
君且祭祀交際之人倫廢百官有司之君子是皆
中國而為夷狄如之何其可以為國也夫陶以寡
且器不足用而不成其為國况無君子以紀綱人
倫尚可以為國乎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
之用者其可缺乎此什一之法所以不可廢也
蓋什一而稅老釋中正之道也彼貉嘗輕是道矣
今欲輕之是彼國大貉我亦小貉也太輕不可勢
必加重禁學重是道矣今欲重之是彼國大禁而
我亦小禁也禁既不可為貉豈豈可為我
張彥慶曰無人倫無君子豈從前豈現況求見

雖設什一或自有必不可省者徐做該曰無
君子不可以為國此是反跌語君子既不可無
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周懷魯曰本
論輕賦却說一重賦以形之名以賦甚輕而不
可行必加重而無美漢文初租稅至二十之
一武帝遂笑乃舟車勞之所必至此以知堯舜
中正之規萬世當遵而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為
國也李卓吾曰若無末二語又為富狹者口實
矣此最有關係
首辨輕賦提出堯舜什一之道辨治水提出大
禹行所無事之道兩章俱根帝王位世大猷以
聖例世倍之小見
此斥以水害鄰為不仁也白圭自誇曰古稱治
者必曰神禹然其躬四載而八年若并之治亦
也隄防一築之濫即除給愈於堯孟子斥之曰
子言治水愈於禹也禹之治水順水本然之
道理也是故禹真河海小但以西海為界水
今吾子隄防壅水以鄰國為受水之壑夜禹之治

宋天岳擬子之道貉道也見商賈之智不可以治
國家故提出貉道二言見得中國行夷狄之法成
何世界二十取一豈可行乎中國哉○馬君常擬無
諸侯幣帛饗餼此題幣帛以相問饗餼以相宴諸
侯之禮也夫貉華夷不相通封建所不及無諸侯矣
即與以幣帛彼且不與通之使意與中國齒哉

今居中國全居中國三去人倫
去人倫 欲二十取一勢必至
去人倫 欲二十取一勢必至
去人倫 欲二十取一勢必至

無君子 勢必至于無百如之何其可也
况無君 夫陶以寡不足用
况無君 夫陶以寡不足用

子乎 况無君子則紀綱人倫孰陶萬化誰與司之尚可
行乎 以爲國乎君子正所以維持人倫者提足貉不可
中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則曠什一堯舜中正之
貉嘗輕是道矣今欲所取也 大貉小貉也 雖乎其為國
子什一而輕之於堯舜之道 大貉小貉也 是彼為大貉
而我亦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彼桀嘗重是道矣今欲
馬小貉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彼桀嘗重是道矣今欲

於堯舜 大桀小桀也 雖乎其為國
之道 大桀小桀也 雖乎其為國

而不可行勢必加重故不
若什一之規萬世無弊
文法 呂峻公擬欲輕之節此節什一之法不可輕重
重者恐當時又藉此以出貉而人桀也况違道以于
魯始維出于輕而因用不足必漸流于重以收急安
之道而流于桀也

白圭曰以之治水也 白圭自誇
愈於禹 兼身不勞而
愈於禹 兼身不勞而

孟子曰子過矣 首尾二過字俱就
禹之治水不以已治水一順
○是故禹以四游為壑
禹之治水不以已治水一順
○是故禹以四游為壑

今吾子隄防壅水以鄰國為受水之壑
○水逆行 此頂鄰國為壑而推其
今吾子隄防壅水以鄰國為受水之壑
○水逆行 此頂鄰國為壑而推其

水何如也。夫以鄰國為壑，是逆水之性而行也。例流橫溢謂之淫，洞無涯之水，是洪水也。豈尊堂之水哉。即禹之疏，涵天之澤水也。正禹仁人之所惡，其害民而欲去之也。乃仁人方惡其昏墊，吾子反駕禍於鄰國，而有謂於禹誠過矣。

吳因之曰：白圭以愈高，自負全在壅提激水上。孟子破他壅水之術，把禹來對較，見圭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為壑，則與逆水之澤水無異矣。此直罪白圭貽害之大，與堯壅洪水之害一般。敢謂愈非而惟不仁且不知。

章句：此為偏執坏事者，亮亮心上明理言，托是貞融不泥蓋信理方，能信心天下又操持的人，乃天下大識見的人也。

孟子曰：人心以任事，意曰：事理之在天下，穆穆五持，非執不決，危疑震懼，非執不立，惟其心之有真信者，方辦天下之常，而亮亮矣。使其不亮，則中無真見，而意思多極，惡乎執持以自決哉。故欲善事者，自明心也。

橫謂之淫水，是謂淫洞。淫水者，洪水也。言淫水非他，即禹時，懷襄滔天，水也。仁人之所惡也。方且為仁人所惡，吾子過矣。以

文法：黃九如擬禹之治水二句，此題勿添順字，道者距乃其道也。疏濬決排，不與水爭權，而第奪其權，以水治水，非以人力私智治水。○吳和受擬今吾子句，此題子曲于隄防，壅水鄰國，是以鄰之版圖為我，巨浸之區，以鄰之赤地為我，鄰之版圖為我，巨浸九州，可移何干，崩厥又令鄰而師子，亦懷我。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是心，體上明，上白，自信信，不過是不亮，事到面前，可不相參，是非相雜，依違猶豫，必為群疑所播，如之何其能執持而獨斷獨行也。文法：鄭祭陽擬此章，要見不亮者，衷先自懼，安得不為為，渾融交運之執。此是與難維之意。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魯將欲使樂正子為政，是舉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而○公孫丑曰：樂

正子強乎。強是于政，強非所。有智慮乎。智慮是于政，多聞識乎。多聞識于政，能通變。曰：否。不假強而立，不

待智識。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有不足道，無由行，夫子何故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善與善相投，故友之心而之其。之誦要切相度，看。好善足乎。強智聞識之幹局，遠甚善不止，強知聞識。便足以。曰：好善優於天下。優於天下，言心之量足以包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雖天下且治之有餘裕，而後優也。而况魯國乎。而况桓公魯國之小乎。

文法：孫叔度擬其為人，也。句。此題切相度，說便是休。有容意人之所好，每視自身為何如人，樂正子善

下之治，只一善足以為之善，只一好足以集之。正子好善之心，存之足容天下，推之足以理天下。蓋以天下治天下，故優也。故可喜也。豈用強智聞識為。此則何度當以善。天下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魯將委國而受之也。孟子喜而言曰：吾聞樂克將柄政于魯也，吾喜克之道，有可行之機，而魯為得人，殆喜而不寐。○公孫丑起而問曰：說者于政，有擔當，樂正子果勇足以任事，而說者于政，非所有也。丑又問曰：智慮者，於政多謀略，樂正子果明足以高謀，而有智慮乎。孟子曰：智慮非所有也。丑又問曰：多聞識者，於政能諳諳，樂正子果學足以博物，而多聞識乎。孟子曰：聞識非所有也。丑曰：既無此三者，則難為政於魯，未必能為也。天子何為喜而不寐。孟子曰：樂正子之為人，善人也。自有可說之善，故遇人之善，而心欲惟好善故喜之也。丑又問曰：正子即好善，其去強智聞識

遠其果足以為國乎孟子曰人能好善則此心虛受而益字實難治天下且有餘力而况魯國乎又何不可以善治也

丘毛伯曰吾心原足以包天下天下收納於吾心故曰優况魯特天下才一隅以好善為之何不足好而曰善則天下之英雄豪傑亦由萃也善而曰好則天下之精神意氣亦由通也故曰優於天下此中已含四海來告的意在

何以見好善之優於天下也蓋治以善成而善以好聚夫苟為政者就一念之好充滿其量則四海之內凡有向所之心者皆將投千里不為遠而欣然以善來告非必感吾善而來也善原天下之同精神畢聚於善有合衆善以成治矣夫為政者苟不好人之善則海內之善人皆將曰斯人也傲然之態誠然自足且其意中之言自謂天下之善予既已知之矣不必人言也此其說也然見於言者皆自足之聲音形於色者皆自足之顏色真令人厭悶厭觀是足不來便是距人于千里之

外無有能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矣夫君子小人相為消長善士既止於千里之外則凡諛而毀善諛而卑屈此一味諛諛之小人皆乘閒而至矣諛諛諛面諛之人同居則聰明日蔽惡政日播致國之治且不可得况天下乎即此不好善之失蓋以微好善之得也皆所以為正于善也

賈誼子曰精神全在夫苟好善則字皆者居四海之善則智識勇略無一不在其中下即距人於千里之外是反說不好善之害以見好善優於天下意人將曰三字有味諛諛面諛之人正窺見他此意而阿諛譽之耳孟子論將曰志仁論相曰好善是千古將相定論

陳子考仕於古也觀孟子雖仕之意孟子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意是為行道計不執一途而波詭不執一途而察去極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不必以為道為禮為泰分三項此見君子以道為去就也陳子傷當時之不可仕問曰古之君子出仕不知如何乃仕孟子曰時之

人也善與善接反之心而可欲遇人之善而亦欲之故其云好善須在其自為人處見之陸天隨擬好善足乎三句此題足與優不同飽滿為足優則溢乎其外優于天下直合下意只就心上虛懷身受稟寫其有餘意勿

夫苟好善夫苟好善就一念之好充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善原天下之一精神畢聚于善

夫苟不好善此節說不好善之害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字是從旁摹擬之詞諛諛諛面諛之人同居則聰明日蔽惡政日播致國之治且不可得况天下乎即此不好善之失蓋以微好善之得也皆所以為正于善也

則止于千里之外則諛諛面諛之人至矣好言人惡曰諛諛足而不前則諛諛面諛之人至矣好言人惡曰諛諛不擇是非而相對阿譽曰面諛與諛諛面諛之人同居

欲治可得乎以天下形國字

文法士與諛諛面諛相形士則忠貞誠默而非諛諛士則正色立朝而非面諛士止則士便不至士不至則諛諛便至而廟堂盡為佞蔽要見諛諛之人與士不合與諛諛聲音相和與士不投與諛諛顏色相迎如此敷衍方肯神情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何如則仕疑古之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所去是不輕徇者亦有迎之致敬以有禮國君始待君子內言將行其言也兩字皆賢者之言勿以首言字作君小言將行其言也故為道而就

所遇不同君子之而處之異其不執而委曲于仕
者有三所去而不執仕者有三蓋云就無常一
於為道而已○何以言之如國君待之內致敬心
而外有禮文君子之所言又將以施行其言也言
斯道有可行之則就之苟既就之後禮貌雖
去衰而其言已弗行也若君子行道之心已違則
去之耳此以道為去就者也○其次君雖未能行
其言也但待之致敬以有禮是亦知重道則去就
之若既就之後禮貌或衰是有不可以虛拘者則
去之耳此為禮為道也○其下至朝不得食之
不得食養廢不給甚至飢餓不能出門戶即欲去
而不能君聞而自悔曰吾弟一伴既不能行其經
國子民之道必又不能從其因事諷誨之言且饋
不給使飢餓于我土地是吾不能養賢之恥也子
是餽粟以周之夫君子民固有周之義况當此
困窮時又有悔過之言亦可受也蓋不過免死而
已矣夫受其所周是亦就也狀惟免死是亦終于
去也此為泰為道也君子之去就有三恭如此

○其一曰去就二語相曰說德在仕上見然去
為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肯於就耳其在
心而札乃其文猶云恭而有札將行其言句極
重言行則道之行矣故君子為道而就言將行
其言是就的注意雖未行其言非不行也故就
之以札為去就正足君子委曲行道意論君子
行道之心即形迹有不必拘論君子不原之
志即生死之有不可易其曰免死云者泰其
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明乎此者不惟
可以決去就之義抑亦可以通辭受之權矣
○世多沉溺於晏安一遇憂患輒以為不堪不
知一生受用正於努力泰因能為伸上天自有
微報而轉禍為福吾人當無志志竟棄之故
○察生先之機可以滋長思矣
○見人當以困窮自賦○孟子曰人知富貴福
澤固天之所以厚吾生也而就知貧賤憂戚之天
之所以玉汝於成乎彼舜有虛之聖意則華於賦
賦之中若傳說則奉於版築之間膠鬲則奉於魚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不然便去此以言為去就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又有一樣的即言雖未行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但待之有禮亦行道之

去之除非非其禮貌而簡棄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言雖欲去

君聞之曰君聞而吾大者不能行其道行經濟之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忠之言與上言字不同使饑餓於我

土地使賢者無資身之策至飢吾耻之吾不能養

是餽之粟亦可受也此時君有悔悟之心姑受其周

以周恤之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

免死而已矣但受之亦有節不過

文法朱早華擬迎之致敬一句此題須知迎以致其敬

合一日道合一曰泰交行日其言似乎委曲之權未

據專篤言日將行似乎遇合之機未可逆料○陳琪

筆擬周之亦可受也此題須知君親遺何足受蓋人

主不當驕蹇之極則悔心不萌不當悔悟之深則引

咎不可滋業以不行道不從言為恥在君為隱刺已

之官豈在士為明揭已之肺腑即飢餓之間當有起

色安在不受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發是奮發由已傳說舉於版

築之間按由人高宗舉之為相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膠

亦商臣遭紂之亂去而販鬻管夷吾舉於士百里奚舉

於市百里奚秦穆公之佐則舉于市井之間○故天將

下五十六卷

蓋之中管矣。吾則率於士孫。教則舉於海濱。百
里矣。則率於市。數聖賢困而後亨。如此。吾於是識
天意焉。蓋君相大任。非德不能運。非才不能堪。非
德不能降。則何以成德。而連才。故天將以大任降
之。不遜降之。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此豈天故厄之哉。晏安
游志之醜。惟困則思奮。良心若或震之。而自動也。
券券伐性之資。惟困則思抑。真性若或堅之。而自
怒也。心動則上之。生性則性中之作
用自奮。而知識才德。自是若增而益也。夫是以有
不勝。必稱聖君。有不舉。必稱賢相。大任豈有
不勝。以此天所以成聖賢意也。

張堯陵曰。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例。提是因非
不幸之意。舜另提。王伏又述。作勿平。彼其
所以為聖。為賢者。雖是天資不可及。然必未
不自困。中來。蓋因是進人之基也。以即推本於
天。正見天心。王成人。處即在困窮之中。其所以
善成之者。正人之自信。何如耳。必先與所以二

字相應。張侗初曰。心氣而能應。故貴動。者每
極而活潑也。性寂而能止。故貴忍。者變化而
說。即此便是。增益其所不能。天之意。只在
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由動心。忍性。來
忍性。又始於動心。總一事。
此天之成人。成人之有成也。蓋遠來。帝王相之
人。大率是有過。然後能。忍能。增益。蓋未必謹
於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憂不
能釋。衡於慮。而思不能通。然後奮發。興起。以有
為。未必均於。或微。以免過。妙必事理。暴著。以至微
行。入之色。為人。所念。怒。發。於人。所。謂。謂
於。後。警。悟。通。於。以。有。覺。以。人。之。恒。也。而。不。欲。者
入。則。無。法。度。世。且。輔。以。貞。士。以。德。救。其。惡。則。無
均。教。之。國。意。外。之。志。以。整。頓。其。心。吾。恐。驕。奢。淫。佚
所。銷。耗。也。而。恒。恒。亡。矣。○合。而。視。之。然。後。知。人。之
安。樂。而。恒。危。荒。也。不。然。何。聖。賢。之。必。由。困。而。成。過
而。改。焉。無。所。畏。懼。而。恒。恒。七。耶。處。困。者。可以。當。矣。

降大任於是人也

此節即天之困聖賢者而推其至成
之意。將降是天于欲降未降之際。大

任兼君相即必先苦其心志。而內有所憂。不得自舒
上舜說諸人。必先苦其心志。而內有所憂。不得自舒

勞其筋骨。不得自寧。餓其體膚。水不充。空乏其身。空
是窮約無聊。行拂亂其所為。行出的事與心所謀為相
而財用不足。行拂亂其所為。肯於而事不如意。十常八

所以動心。忍性。必先如此。困之者。乃聖賢所以困焉
以動其心也。一經困頓。便震動那義理良心出來。所以
用焉。以忍其性也。剛銳之心。盡消磨上。商之氣。盡割削
也。故忍則。曾益其所不能。動心。忍性。正以曾益其所不
德性堅定。曾益其所不能。能也。動忍之後。本精明朗性
中作用。用自不竭。雖從本。雖增。穿從世。故上增也。雖說
天意亦備。聖賢自為磨厲上看

文法。曾叔和。擬傳說。舉於版築之間。此題須知。青宮詹
彤。求。堪。馬。堪。評。祇。覺。有。錄。之。師。錫。為。常。帝。資。疑。幻。疑
真。此。之。為。納。之。升。開。更。異。○林。帝。有。擬。曾。益。其。所。至

能改此題。從天字來。重天之成。火以能也。由不能以
達所能。人恒二句。重人之自成。其能也。由恒過然後
改于無過。兩能字。相照人字。只以人字還之。恒字然
後字有意。

人恒過然後能改。恒過三節。只是反覆申明。增益出于
人說。古來帝王。君相之人。大率是有過。而後能。功
能。然能。增益。此句。且。虛。下。二。段。正。是。過。而。後。改。困於
心。困心是事勢窮蹙。困頓于。衡於慮。衡慮而頭緒錯
後。作是奮發。以有為。困。衡於慮。衡慮而頭緒錯
後。衡已。知。有。過。故。言。作。徵。於。色。徵。色。為。人。所。念。發。於
而。後。喻。喻。是。覺。悟。而。通。曉。微。發。方。能
非。即。改。過。之。機。○人。則。無。法。家。拂。士。以。法。規。君。者。拂。士。舉
不欲者。出。則。無。敵。國。外。患。者。敵。國。以。外。國。言。如。越。有。吳
拂。其。君。出。則。無。敵。國。外。患。者。敵。國。以。外。國。言。如。魯。有。武
人。主。之。心。言。無。之。也。○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國恒亡。則無以惕其志而保
其存而國恒必亡

李滄濱曰上節打頭一天字便見天之作用處此節打頭一人字便見人之作用處謝山子曰上節頭看必先字此節頭看而後字天之成人也常在先人之自成也常在後表了九曰因德復發而於作於喻良心不自埋沒便與聖賢動心忍性一般無法家楊士無被固外患而無字乃入主之心自無之也謂不把這兩件在心上未節雖是結上文味然遠知三字乃是有上文看出而別主言耳非收拾上文也全要得傲悟人意生死二字活看只論理如此

此章不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真人曲体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言術便有佳處處在內此止教之微權也○吳駁公曰不肖而六教則不肖處止所以動人愧悟之執即此是所止見君子成就遠學之心固自無窮在學

心術之而已多術即在不言上看出
成之也其為教不多術而非一端也即于人之
不肖也或因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此不肖之教
誨也皆非真忍於絕之乃故如是激之以啟其人
之悟使自終首是教誨之而已矣豈必再提面
命而後為教哉以不肖之教即是術故曰多術
而人當有勉以為受教之地耳

然後知生於憂患。然後知三字是就上文看出有猛

思則微戒而其慮而於安樂也。安樂未必便死然安

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文法 是能天嶷人恒過二句推開廣說

抵皆恒過之人也從來數窮而元時極而悔即舜

說諸人不能却其來夫不能却其來者過也然裁數

而中御時而正即舜說諸人不復仍其故夫不復仍

其故者改也○姜尚愚擬然後知節此節須得微悟

人意即此觀之乃知沮喪拂逆人不勝憂患而當憂

患則思看憂患而憂患即是生于憂患而幸宴安醜

壽則死

道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術字有曲成之妙教思無窮而在

術皆可以嘉惠後學之心何許多

子不肖之教誨也者

如子欲教人乃故意不肖

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

不肖教亦教則多術可知非是以不肖

言多術之一術也不肖何以為教誨只

欲其感悟

便是教誨

下與六卷終

山書

此心者非其心也... 此心者非其心也... 此心者非其心也...

此心者非其心也... 此心者非其心也... 此心者非其心也...

項仲展先生纂輯四書句聽月下子血卷七

盡心章

子曰盡其心者

虛靈之體曰心... 體曰心... 體曰心...

首全體貫徹而本來虛靈... 首全體貫徹而本來虛靈... 首全體貫徹而本來虛靈...

靈光自為透露直會悟到底... 靈光自為透露直會悟到底... 靈光自為透露直會悟到底...

非別有箇性而我去知之也... 非別有箇性而我去知之也... 非別有箇性而我去知之也...

心則性之本源即此洞... 心則性之本源即此洞... 心則性之本源即此洞...

微矣盡處正知處也... 微矣盡處正知處也... 微矣盡處正知處也...

存其心... 存其心... 存其心...

存非存其所盡之心... 存非存其所盡之心... 存非存其所盡之心...

未存又何以盡盡之... 未存又何以盡盡之... 未存又何以盡盡之...

時守操法而不... 時守操法而不... 時守操法而不...

使之亡失即是有... 使之亡失即是有... 使之亡失即是有...

存其性... 存其性... 存其性...

使治折便是養也... 使治折便是養也... 使治折便是養也...

蓋性之幾... 蓋性之幾... 蓋性之幾...

章句通章極是著明個修身之事... 章句通章極是著明個修身之事... 章句通章極是著明個修身之事...

所命心性也此身寄於天命氣數之中... 所命心性也此身寄於天命氣數之中... 所命心性也此身寄於天命氣數之中...

是也修身者只是盡心知性用存養工夫... 是也修身者只是盡心知性用存養工夫... 是也修身者只是盡心知性用存養工夫...

終是超出致壽之天特立於心性之天身修而... 終是超出致壽之天特立於心性之天身修而... 終是超出致壽之天特立於心性之天身修而...

命斯立矣... 命斯立矣... 命斯立矣...

夫子倫奉修身之全帶曰人之神明曰心... 夫子倫奉修身之全帶曰人之神明曰心... 夫子倫奉修身之全帶曰人之神明曰心...

存其心

存其心

存其心

存養已也。心無一時不存。性無一時不養。然不知壽之不知。曾不以此二其心。一惟存心養性。於其在我之身。而天之恩我者。無不念而歸之。而植之。不墜矣。必如是。而後謂之知天。謂之事天。而盡心無餘矣。

徐九一曰。身包心。心包性。便是天命。所謂以形色載天性者。身也。但形色有天壽。天命無天壽。只在人有悟。而自修之耳。盡心知性是悟存。心養性是修。於悟後。乃為定。修悟後。修微。方為真悟。天壽不二。修及大悟也。却又終身不已。是愈悟愈修。愈修愈悟。身心皆性。命矣。蓋心性天命。結果在人身上。必點出修身二字。來正見。心性不屬。玄虛。天命不涉。冥漠。又見得此身。不落。軀殼。通章。關鍵。在修身二字。其二。夫下手在存養二字。其貫徹在盡心二字。

孟子重順受其正。一句。以凡上文修身。以俟意。知命。即是不貳于致壽。不主若。墻即是盡道。而順受其正。命。所謂修身。以立命者。立此正命也。

示人心書道。以受命曰。人之生也。心性同命。即此善也。莫非命也。惟是居易行素。以聽致壽之自來。乃為順受其正耳。○然順受之道。知命者。得之矣。是故知命者。置身於坦易之途。必不行險。僥倖。立於者。墻之下也。○然必如何。而後謂之正命哉。蓋均之先也。惟存心養性。盡其道之。而為。而終身以俟死。若則壽。皆天所為。雖外。似有不死者。存是正命也。○若不詳盡其道。而行險。僥倖。以性。皆其生者。可云正命乎。孰能命有此。而不正。故君子必順受之。為貴。

徐九一曰。人亦上之物。以人皆若。墻也。人心上之私意。纏人皆若。墻也。惟知命者。只存心養性。去其私欲之累。常覺行安。口心無常。覺。自脫。而無縛。斯謂盡其道。而也。其正也。○重道。以意。只言求在我。便有求。求在外。便與益。○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必求。是以內外別。○求非指內外之也。○孟子示在我之當求。而人無不有求也。乃有求則

心性推展之身。存養我屬之節。所以立命也。命謂心之。侯者一任天壽。順而待之也。所以立命也。命謂心命於吾身者。我之心性。不損壞。則我之命脈。不頹。便萬古不朽。說其。天壽。故曰立命如此。方是事天。而為修身之極功。

文法 吳殿公辨。知其性二句。此題要。知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天。知天。就精在知性上。說。蓋知吾性。便洞然。知我。即是天。天。即是。我。從。虛。靈。中。窺。見。無。聲。無。臭。之。本。體。故。曰。知。其。性。則。知。天。要。認。此。知。不。是。空。知。有。潛。乎。默。契。之。妙。在。○周。日。取。擬。脩。身。以。俟。搭。下。章。若。牆。之。下。此。題。須。把。脩。身。作。主。立。命。字。作。脈。認。見。命。歸。于。身。脩。吾。身。即。立。吾。命。便。無。險。噫。之。邪。塗。若。子。業。心。性。交。盡。脩。身。以。俟。命。命。立。而。身。隨。與。立。不。納。于。陷。阱。將。命。目。我。立。則。我。之。生。脈。不。朽。即。我。之。生。身。亦。不。壞。交。何。若。墻。之。可。虞。須。得。此。意。死。揮。便。上。下。意。貫。串。

孟子曰莫非命也。心性固是命。即順受其正。但盡了心。以聽致壽之。自來。謂順受其正。君。○是故知命者。不立。易。俟。命。順。也。盡。道。回。天。亦。順。也。

平巖牆之下。是故致壽。順受其正。就立。致壽。是。○盡其。道而死。死者正命也。能存心養性。脩身。以俟。清。善。○極。性。格。是。實。事。不。必。作。影。語。看。病。痛。全。本。不。盡。其。道。上。須。知。若。墻。不。危。于。人。欲。怪。格。道。操。于。人。心。向。人。欲。用。機。閱。以。傷。生。者。若。墻。在。性。莫。大。焉。

文法 張天如擬。順受其正。此題要。知人之生也。直只依此生理。之。而。行。之。即。是。順。受。順。受。處。便。是。正。命。非。君子。去。應。受。那。天。之。正。命。也。順。受。內。附。舍。下。盡。道。意。在。○呂。思。皇。擬。盡。其。道。二。句。此。題。要。曉。得。盡。其。道。方。不。壞。我。真。元。命。脈。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是。順。受。其。正。而。立。命。者。

孟子曰求則得之。此二句。中。貴。求。有。操。存。涵。養。意。得。非。真。有。所。得。也。只。不。失。本。體。而。已。求。便。是。得。舍。則。失。之。便。失。了。操。養。全。在。兩。則。字。上。是。求。有。益。是。得。也。求。而。得。即。求。在。我。者。也。謂。之。曰。我。善。備。在。躬。以。是。有。益。我。求。我。動。念。即。真。發。動。

得之而得係於求也則失之而不得係於不求也。是求之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以我求或無神。即

是得。而非益哉。○乃若求之有道而不容矣。求

得之有命。而不待得。是得不係於求。即求之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在外使非我所能。心何

益有益之求。而失故我哉。

遺文叔曰。天下惟以我為我。最便惟以我為我。

最真方求之初。即可以應我之得。即既失之後。

未始不待我之求。天下惟外物不自我。惟惟外

想。不由我。致之堵。皆皆逐逐而後我。

章句曰。以我字。作肯我。即是誠。所云仁也。首推

出源頭。必說個樣子。未方是求。仁工夫。友身而

即是我無。○求之有道。道命申重。命上有道。言不可以

往非益。○求之有道。非道苟求。非謂求之有方法。

得之有命。雖得亦有命。在可見。是求無益於得也。

有命。雖求亦不能必得。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在外使非我分內所當

取。不窮求而有益。于得。須須別得醒。

朱心在擬求在我者也。此須須把我字說虛。即下

在我者。合著最富。足以供我之求。亦惟求在我者。酌

取。不窮求而有益。于得。須須別得醒。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曰。萬物皆備于我。正謂我與

物原同一體。不是兩件。當其

誠。完其在我者也。強恕而行。求其在我者也。誠

真我者。便是萬物一體之仁。

孟子曰。完倫物之我。曰。所謂求在我者。亦求我

最初。不與物隔也。我非于然之我。又非與物對主

之我也。是萬物皆備於我矣。即我而萬物在焉。無

一物非我矣。即萬物而我。運焉。無我即無物矣。○

人自反我身。而皆倫之物。實一倫具。是友身而

誠也。快然充足之中。自覺融洽。暢遂。真有為。○

即非不備也。但求而為皆備。而不備也。則有強恕

之乏力。去其。力融其。則形骸漸化。真我自露。萬

物一體之無。庶幾可達。曰。求仁莫近焉。

備之心。非取。而善推之。以備萬物。○

即此推行之。而漸上。我與萬物。融通無間。而可復其皆

備之真我矣。○

文法。張受先。以友身二句。題要。知及身。無了。大。只。是。醒

之。真。見。心。體。中。生。意。流。動。充。滿。無。不。顯。適。此。正。可

以。見。皆。備。之。氣。象。○

流。而。行。在。我。者。落。處。也。○

我。非。物。也。○

物。其。不。一。下。我。矣。見。必。知。是。乃。無。負。我。之。本。然。也。須

認。此。意。發。揮。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

久。玩。曰。習。不。見。有。全。○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只。根。不。察。來。夫。人。心。必。至。能。察。而。後。有。全。知。惟。習。矣。○

不。察。所。以。終。身。在。道。中。而。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然。故。

曰。家。

○

○

○

○

○

知者即其能由乃相洗而行之而行之本原則情
然而不若焉曰循而習矣而習之精妙則實然而
不察焉以爲不由也業已行之習之必由之而
心知也情然不察不察一日如毛終身如死而不
知其所以然也

知者即其能由乃相洗而行之而行之本原則情
然而不若焉曰循而習矣而習之精妙則實然而
不察焉以爲不由也業已行之習之必由之而
心知也情然不察不察一日如毛終身如死而不
知其所以然也

其可以若人耳彼爲机变之巧者自以爲勝人
不知不若人處矣然猶可以若人者類有耻也

其不若人則若人矣無所用恥何若人有
此漢書不用恥者若若者羞惡之真心故是恥
之感激完固終身之節操恥之於人其大矣哉
夫恥是人之真心宜乎人之有恥也乃有机械
詐之巧者能格人愚弄人自以爲得計而身
之羞其恥心恨其羞惡之心非不素具於中特
便於机巧而自不用耳此不以机变之巧爲
恥是無恥一節不若人矣無恥不若人則良心既
喪所有者機变而有者巧偽必不能爲萬物皆倫
之有也何若人有故曰恥之於人大矣

文法 管元心擬行之而不者二句此題非兩平言行之
不者已足異矣若若行之久而持循之熟是行與我
相習矣而又不知察是終其自由于道之中而不知者
終身由正自習上說不知領不察意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恥者人羞惡之心也心不可無
無恥之恥 人能于清夜平旦之時反之此心以無恥
就無恥辱而可以爲人

文法 若水無恥意此題人字重看能謂之人之不
而可以爲人上以無恥爲恥此中有惕然之意然
改圖意思故決其可免于恥夫以終身之氣取而本
之不可無恥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人心初以不爲不欲一念充之
故曰之于人大矣不曾 爲機變之巧者 机变即陰險
實事之係于人大矣

空便是有意及真心而出之說一
巧字正見與有所不爲之心相反 無所用恥焉 三平下
得極妙人一失脚机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
天理人情之空然即有恥心亦無處用得着 ○不恥
不若人 即此不恥机变之 何若人有 必無好事做出來
本有字亦不可虛

文法 開講天下未有抱片愚之頭而能不聖賢之靈者
也天下未有甘妾婦之羞而能植丈夫之榮者也只
如此講便活若不若字須提得醒如註中加一事字
則反不韻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 好善而忘勢 好貨人之善忘
敢以富貴 古之賢王何獨不然 古之賢士是具名世之累
驕天下士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古之賢士是具名世之累
此喚起下文要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亦樂己之道而
亦出士自重意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亦樂己之道而

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覲見之 禮說致字益字有味

之往時諸家皆說孟子重在責君此是休孟子
生平之志言未休此節口氣遠在慨士不遇見
不待臣正黃士之樂道居人之勢處
孟子則士有重而君當重士意曰古大有為之資
三每座心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不取富貴駢
天下士乃古之賢士何獨無所好無所忘耶之樂
已之固而忘人之勢也惟其樂道而忘勢故王公
內即欲尚亦無極外即札尚亦無及則士將以樂
道自重王公亦不得或免之矣免免被心既離
手足腹心一體矣君且猶不得見之况可得以
爵祿使而臣之乎此可見惟賢士能成賢王之
大惟賢王能遠賢士之尚何舍之不誠也

善即德義是也尊德樂義則此已自致非得
那得定操縱自如而又為往而不自得古人
善獨善正在自己上得力
此見士人當以己之道德自重也孟子謂宋句

曰子好樂以遊乎諸美乎吾語子不可遊
直地無時乎如人知所固亦當即不知也
如斯可以謂樂矣
退取予不苟原活源不滯何生宋吾樂之而無物無係
義是德中之義則可以謂樂矣使吾身雖然尊自不
樂是尊中之樂則可以謂樂矣使吾身雖然尊自不
自適自不欣戚于人故可以謂樂矣上下都是形容此意
文法 異能天擬尊德二句此題是悅遊士之趨尊德樂
胸中無主而以列過為加損若尊德樂義則隨其窮
達無往不見己之可樂可樂處然可以人己皆善安
然而不黨也
故士窮不失義 窮則引大行之義 達不離道 達則抱若
很行而不離窮達從知不知來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窮士守敬曰義達士行敬曰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十以天路萬物為己若以困窮之故使其
心有所不泰位有便不成已便非自得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民所望于我者不在既出之作用而在
生平之振負我不自負其生平便是大

士惟忘勢故王公不但有執心者不遇見即敬有加
稍上朱致未盡說不得見了非士重其見也道之所
在勢至此 見且猶不得 手足腹心相視如 而況得而
自窮也 臣乎 必不可加士不遇見者則得士也

文法 何玄子擬樂其道而忘人 登至下尊德樂義二句
此題上下意須看徹一意樂道忘勢之士自尊德
樂義之士惟其樂之忘之則人知尊上人不知亦豈
驚故下以此自尊自樂上亦以此尊之樂之若今王
公自執其勢不致敬盡禮則見且猶不得也士徒然
尊之樂之安見勢之在人無往之不黨也即遊說亦
不能外此題須
認這意方 聯絡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 子好遊說 吾語子遊 吾語
遊說之道自有遊 于世而無得者在 人知之亦賢人不知亦賢
知就作遊 一看出當上謂彼亦自有所得不因 曰何
人知不知為 欣戚重不知邊惟無欲故自得 曰何

如斯可以謂樂矣 退取予不苟原活源不滯何生宋吾樂之而無物無係
義是德中之義則可以謂樂矣 樂是尊中之樂則可以謂樂矣 自適自不欣戚于人故可以謂樂矣 上下都是形容此意
文法 異能天擬尊德二句此題是悅遊士之趨尊德樂 胸中無主而以列過為加損若尊德樂義則隨其窮 達無往不見己之可樂可樂處然可以人己皆善安 然而不黨也
故士窮不失義 窮則引大行之義 達不離道 達則抱若 很行而不離窮達從知不知來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窮士守敬曰義達士行敬曰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十以天路萬物為己若以困窮之故使其 心有所不泰位有便不成已便非自得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民所望于我者不在既出之作用而在 生平之振負我不自負其生平便是大

曰子好樂以遊乎諸美乎吾語子不可遊
直地無時乎如人知所固亦當即不知也
如斯可以謂樂矣
退取予不苟原活源不滯何生宋吾樂之而無物無係
義是德中之義則可以謂樂矣使吾身雖然尊自不
樂是尊中之樂則可以謂樂矣使吾身雖然尊自不
自適自不欣戚于人故可以謂樂矣上下都是形容此意
文法 異能天擬尊德二句此題是悅遊士之趨尊德樂
胸中無主而以列過為加損若尊德樂義則隨其窮
達無往不見己之可樂可樂處然可以人己皆善安
然而不黨也
故士窮不失義 窮則引大行之義 達不離道 達則抱若
很行而不離窮達從知不知來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窮士守敬曰義達士行敬曰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十以天路萬物為己若以困窮之故使其
心有所不泰位有便不成已便非自得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民所望于我者不在既出之作用而在
生平之振負我不自負其生平便是大

知我無不負生民而不失濟時之望。吾觀古之
人時而消水則清澤自加於民即此無之精神心
術加之也時而不得志則修其身先修德之身自
有珠藏深淵妙處而弗求；無表見者即此見古
人亦則欲善其身善非有復達則善也天下善非
有加焉推而不露乎

張氏凌曰守主守故曰義達主行故曰道德之
皆是一個德義士達而不離之道而義所不
失之義也互相感耳時已不失望此在不失義
不離道之內二故字緊接字句而義達與道
沫泗相傳止至善學脈流志與民由之故曰德
不得志獨行其道故曰德時善不離道時
善不離道故曰德善學脈與平水主相稱同德
古人之志在尊德樂善以省志之得不得為
德與兼耳德善學脈不齊而志齊也三說生
曰此弱稱不待已儀秦稱不待民不失望
章句此是激九民為豪傑也非真有分別之見只
要人能自立以豪傑自期待而不問性凡民後

學淵字猶字俱是激發人與自心上文王也
與能天曰豪傑何以不待而與若世以文王而
文王之精在心也即在有文王而吾心之文王
不在世也有時覺我與文王肖處非肖文王肖
心也肖時覺我與文王會處乃會心非會文也
見與之一字文王可以此待人不可以此而
自待

孟子以豪傑鑄民曰吾心奮息之脈聖凡自鑄
之局如必待文王作人之教而後民之善者乃
凡民之心隨于凡想也若夫豪傑之士一心之精
明猶性也百之境猶性自謂也曰此可也雖
無文王猶具憤發而與於吾心之精也
章句此為世之濁情當貴其發也發是外物也
謂之附字正與自視之字相照發不從發
親親見也自發近外則來行也加有親發
非親富貴之說見得我本來善也何有發
我此真是無加損外境也曰此是
孟子表志起於外曰此是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加字妙澤從道出不但
民被其澤是以我之情
不得其德義之志亦情
其萬物一體之身自有
窮則獨善其身以天
以見于世非發以自見也即守先
王之道深待後之學言即是見也
共之善法德完之日福上善非遺天下
以吾身為世教所係也吾其身以有待
以吾身善本通天下不遺其量耳看兩則字精神何待
尊樂何待器上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文王二字要活看不
可死七扼定文王待
之加而在澤之加即上
道而在故係民望者不于
得志始信而解民望必
澤加始見惟澤加于待志
乃為不離道于達則必
乏求之古人須如此相照
傾方得命
順之吉

非待也只是一待字
漸送了多少人
若夫豪傑也
若士而豪傑何嘗是
人生成個豪傑出來
只是他立上心卓然若性中自有個文王
在遇文固與雖無文亦與可見心一體
于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除想即豪傑何論有文王無
文王

張天如擬若夫豪傑二句此題須認無文王不以
時言即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師文王也蓋豪傑
即文王耳借曰豪傑有待文王然則昔日之豪傑也
文王何待哉蓋惟無待友是貴豪傑真文王講內全
要得孟子以豪傑
鼓舞人的意思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非
既富而益之也韓魏晉卿
如其自視歎然
分見得我本無物上本無加于我
親更不視韓魏矣
親自已有足重外物一
無韓魏只有自矣
親自已有足重外物一
方由賢人聖超出焉
常萬七要看發字

為輕重有如性天原無一物一旦... 家是以益以外物... 不盈於然不有若不知其為... 是物我見其分... 若存而無可附...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交法... 其言... 此題若謂是富貴之輕... 而不自視... 則其言...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孟子曰... 夫使反... 則欲使... 乃所謂道也... 是令民無怨自無可然也

張子曰唯虛靜；只在有意無意上別出。若有意見德於民故其民感王若無意見德於民則其民忘然此意勿露出亦即正見他眼。處俱重民身上不重王者身上其警告曰王民不然不庸不知皆王治之化於無處變而其根原則以其存主中聖德淵微有清寧靈寧之神流出來涵之即化天地之而化者自一而神若流之王者之過而化者自存之神若流之此所謂與天地同流天地之大是有本原的化工王道之大是有本原的治工治者之假而存主先非矣又安理所通之能化雖或於物有漸終是小補

章首脈重善教得民心句仁嚴正善教在得民心之後而稱揚之也得民財與得民心正善教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又正善仁言不如仁教之入人深也

此見仁政以得民心為先也孟子曰治天下惟有政教而端發之為言播之為教然較其入人之深

子曰小補之哉此則參贊成重鑄一番世界而大有以二者小補比勘

文法宋文王擬王者之民至與天地同流題不必把神化並提想見王者之盛妙于神流當把神字作脈神符而化之流亦符見密機在俄頃默運在而神是天地上下總一神相契正是神化景象正是同流運量方見王道之妙須知此認意方當遇神○吳啟公擬上下與天地同流此題世儒都做與天地泰看愚謂與天地泰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到此田地剛柔健順風雨露雷莫非是個王者所謂天地山河相成金色世界是渾作一片普天地之施于六合餘天地之脈于二空故曰同流更清切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發于一時不山向上之口仁聲則出自下之口人信此心與民相往來以我心而注之民口人以民心而輸之我口得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然聲必有所起必有其自受謂之善政又不如善教

仁言發於一時而未必其能行仁教治于乎時而已有其真仁言不如仁教之入人深也○仁教之所發出者在善政善教耳然政法制禁令之煩難外道德齊禮之化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故善政則約束之衆不過令民畏之若善教則親感之深自能令民愛之惟民畏也則輸將有法而得者民之財耳惟民愛也則情意所至而得者民之心也曰得民心則心喜言不誦此仁教所以起也仁言豈如之哉

劉開侯曰人君以政教治天下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教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教的實事故下面正解所以得民處而入人處而不消說矣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處者無兩層盛善處可以規仁而民愛民心可以規人之深

章首此章明性善只要把不學不慮看得重方見得性愛親敬長是兩性而有的若非吾性原有仁義如何合下生來便人上由此愛敬直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也人欲盡仁盡義惟無失其稍

恨七款七委曲○善政民畏之善政雖不是嚴刑峻法開導之得民也

善政得民財善政使民畏之則民財奉君亦不過忽耳

善教民愛之善教則政行而民咸愛戴之而不忍

教得民心善教使民愛則教戒而民愛不遺親不後君是民有恒心而不只愛君矣民愛與得民心須

文法陳琪華擬仁言不如二句此題要知人君治天下惟自政教兩端宣之則為言揚之則為聲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者耳非有兩意非是謂政教如此而言聲可例推之說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言人有不待學習而自然

其良能也良字是至善之義謂其

所不慮而知者有

其良知也良字俱就本體呈

待思慮而自然有一段

本體之照証之于知者

露之妙友在不學不

長狹提之心而已

此明良心之即為達道也。孟子曰。世或謂仁義非吾固有。蓋及其初而觀之。彼不學而能。此乃本來之作用。良能也。不慮而知。此乃本來之覺。良知也。然何以見為良知良能也。試觀孩提之童。未嘗教之。其親在無不知愛。及其稍長也。未嘗教之。其長在無不知敬。此其愛敬出於自然。非長而何。然足孩提親。即吾性之仁也。稍長敬長。即吾性之義也。夫以愛敬而歸之仁義者。此無他。故云。以無不知愛。無不知敬者。達之天下。而無不同故也。使非原有是仁義而愛敬何以達也。又豈盡仁義惟無矣。其孩提稱長之敬而已。

吳省菴曰。此章明性善。全重仁義。不重知能。蓋世人往往以仁義為外。不知仁義不過愛敬而愛敬在孩提稍長時。已然固人之良知良能也。則仁義豈是外物。末節達之天下。可見天下無一人不具仁義者。而又何疑於性善乎。

章句此指狀聖心虛靈之妙。舜之所以莫禦全在

上章節。其居深山等。作開看。然孟子之例。借來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節定字曰。此章最妙。在哉希字。言舜之居遊。雖與野人同。而其一。空洞境界。自與野人異。若唯在此。哉希。則耳及其言行。一之。隨融。極應若。必。何。不。過。此。哉。希。之。發。見。也。若。以。江。河。正。是。承。哉。希。意。說。哉。希。未。盡。時。即。深。山。中。之。哉。希。有。缺。時。即。江。河。之。映。若。以。哉。希。為。相。去。野。人。不。多。甚。無。味。子。表。聖。心。虛。而。通。曰。欲。現。舜。之。動。机。居。深。山。不。居。靜。忘。其。靜。若。心。與。鹿。承。遊。動。忘。其。動。其。所以。居。深。山。之。野。人。若。獨。以。一。點。覺。性。哉。微。希。取。人。不。能。測。其。定。路。不。已。此。同。淫。天。下。之。善。於。不。究。矣。故。反。其。聞。一。善。言。即。是。聞。性。見。一。善。行。即。是。見。性。其。謂。理。之。傳。其。善。者。一。感。融。而。沈。遂。矣。信。猶。若。決。江。河。即。神。解。一。悟。無。打。格。無。待。飾。然。而。莫。之。能。禦。也。要。推。居。深。山。時。有。一。段。薄。淵。泉。哉。能。時。出。莫。禦。如。此。

慮中見出未。孩提是二三歲知。無不知愛。及其長也。六七歲。親親仁。無不知敬。其兄也。都曉得敬。兄須淺。七說。也。敬長義也。愛親敬兄。就是吾性之仁。無他達之天下。也。皆足此愛敬。即此便見其初之得。于天者。同而無一毫人為。以雜之。故曰。良知良能。非仁義而何。

文法。徐九一擬孩提之童。四句。要知孩提愛敬不自知。矣。若是知有兄而敬之。便有親而愛之。便有不愛之處。乃是真知。上謂良知良能。此只單揭知字。連愛敬字。說。良能在內。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一頭管着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中。曰居深山。動。便是至。與木。靜。處。渾。然。一。境。界。

石居。居心典木石。與鹿豕遊。遊心典鹿豕。其所以。深山之野人者。幾希。野人是顯蒙之人。無異乎野人。人。豈。入。得。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是。至。一。之。一。就。即。虛。中。便。已。含。天。下。之。善。于。無。窮。了。所以。聞。那。至。一。之。善。言。而。見。那。至。一。之。善。行。便。與。性。精。惟。一。相。冥。會。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惟居深山中。有一段薄淵。說。到。躬。行。只。形。容。他。心。境。中。灵。通。真。應。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文法。李元居擬若決江河二句。此題須括居深山來。方也。自決深山之流于莫禦。要形容出聖心未發。合及下之大本。一發頭。天下之達道。皆着天地之教化。而川流處。方像舜心。體神妙而廣大處。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二無字極重合。下便。休更無。應。事。不。聯。昧。此。點。真。心。知。其。

孟子卷七

為悅者也。○安社稷則志矣。○國之士也。有天民者其自負也不輕而其出也不苟。必其道之可

以大行然後可以行其道。苟無可行之資。終不枉道以徇人也。○天民非一國之士。然猶有意也。有大人者。德極其盛。而已無不正。而上下化之。物亦無不正也。蓋有定國之績。而無其功。有時行之道。而無其意。此人品最高。直道之極也。

伐檀生曰。究論天下事業。只是物正而根本。只是已安。俾容悅已不正。又以其不正。貽其君安社稷。為悅。一味圖要正物。達可行而後行。主意必在正已。惟大人則正已而物正。其正已處。不問社稷何如。不問天下何如。而其物正。處則社稷自安。天下可以達君道。正已而不外全天民之理。而物正。則不尸社稷天下之功。

章句此章要玩樂與有字三件分明是名教中樂事。故曰王天下不與存焉。須自家不愧不作。方可對父母兄弟。方可見天下英才。方可說王天下不與存。不然何樂之有。

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這事人自重其天所付界之身。不肯小用其道。必達可大行。行決不肯輕試。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有大人者。其正已處。不外全天民之理。無工夫。而其物自正。處社稷自安。天下自是以達君道。所謂大人。一正君而國定。大人作而天下文明也。直道是臣之極品。

漢是吾之樂，思無勞隨物而成。蓋此皆我之可必若王天下正不可必之事。此等是若孟內重外輕，真學問所以王天下為細而弁髦之弁髦，天下便是康時。

禮智根於心，一句是為不得行道而勞，不是為推明兩性而後言道之大行。雖心君子所與畢竟行與不行，無與兩性以滿聽其自至，便了豈以是為欣戚哉？即吾何為不豫之意。

孟子曰：「性之真，曰：天下不一者，遇至一者性。如其君臨一國，以土刑勝，無待於政，闢以民則樂，無待於政，此其澤可遠施。君子致之，故所及尤有限，而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以統一及區，而政教所及，以平定四海，則道可大行。君子樂之，然猶有待於外，故所性不存焉。乃若君子所性雖大，亦未嘗於性有加，故窮居未嘗於性有所損，此何故哉？以性之分於天者，素定不後，原無可加損故也。

徐九一曰：廣王象民尚未施澤也，故只欲之而已。中天下之海宇，中有澤加於民，意此持性之作用，非性之本。若本非以此作用為加損，則樂之得行，處大行也。而所性不存，是大行不加，處即此人行而不加，則由是劣居又豈司之而有損二句，勿平德是分定分定人，皆然必曰君子者，以君子素定性也。

漢之趣，○張公緒擬三樂也。至下君子有三樂，此題揭見，通樂至三而全收之。惟君子樂在英本而三之名始集一二之趣皆收，故因純之曰三。看趣言之也。德純之曰三，看括言之也。上下句須別得醒。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以行，道為心，若土廣，君子欲之。亦足展吾生平之志。○所樂不存焉，然所施有暇，未能大君子豈不願欲之。

○中天下而立，至不徒偏安于一隅，定四海之民，政教所及，有以平定四海。君子樂之，其道大行，無一夫不盡歸其統，歸二句，畢說。○君子樂之，彼其澤即王天下，事並不所性不存焉。然畢竟外面事業，特性之作用，非樂之。○君子所性，若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大行即中天下，不於性，雖窮居不加焉。窮居及是不損謂，分定故也。君子所性，本分之初，入把捉得定，故不為外遇所動，搖有定見定守之定。

文法：將楚珍擬中天下二句，此題中而論大天子，則海之民無不被澤，無復有擾攘。○戴亨儀擬分定，故也。此題須別故字，蓋此性天所分，本渾然各足無一毫虧欠，吾人合得之分，自樂善成性時，已定之矣。故大行時定後，發揮窮居特定後，寄寓定則不見大不現，窮居也不得加損此性也。

君子所性：惟君子有定性之學，情識意障，掃除得淨，戒慎恐懼，極養得完。仁義禮智根於心，故仁義禮智四德，根於此心，成其生色也。有此根本，自然發生，不窮生意，自滿上，自然生，即生則應可也。○粹然見於面，便竟于面上，粹然生，所謂不見而章也。○粹然見於面，也面無愧作，曰粹。於肯，便竟于肯上，然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言也。又窮無缺曰盡，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形容順應之妙，顯而成之動，中則不但出王薄行，且見天心，而手舞足蹈，無非帝則矣。

文法：沈去疑擬粹然見於面四句，此題細玩把粹然二字，貫見為施皆根心之生色，露于形者，心之情華。

不言而論者四枝作用信手拈來不煩思議事
業與心冥一片淡出也此即大舜無為而治恭
己正南面的景象便是恂慄威儀莊莊動禮的
學問不徒一人一身衣冠言動各中其明也

先得仁人欲得仁人莫先善養老欲善養老莫
若師文王五畝之宅等說亦與中使過養老不
少為善法能不過指度二其所以謂善者今諸
皆有法文者則今天下之仁伯夷大公矣

孟子曰伯夷辟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善政也倘今天下有善老如文王則必有仁人如
三老者以為已歸矣然文王以善養老稱者皆人
賜家給執令一天受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也

不容裁秘降自見于面也心之豐美不容過掩辟自
盜于竹也不言而論是一自運用默合天則雖然從
心所欲也

孟子曰伯夷辟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
善政也倘今天下有善老如文王則必有仁人如
三老者以為已歸矣然文王以善養老稱者皆人
賜家給執令一天受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也

便養母雞五母雞二老者足以無失肉矣則老者
皆勿失其厚字之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則老者
之田匹夫耕之夫受而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餓矣
則一家入口是于食此節于養民中

乎雞五母雞二無夫其時則生息之利滋而老者
足以食肉矣匹夫受百畝之田今盡力耕之則不
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八口之家可以無餓矣
文王養老之政此足以觀矣彼伯夷太公所謂
而伯善養老者正以制其田里有五畝八畝之分
教之樹畜有蚕桑雞豚之養以是道其妻子使養
其老而已彼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若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虞惟此用
里樹畜道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當其時豈區區
私恩小術可以籠絡哉

張彥陵曰伯夷太公之婦只身采蔬其養而婦
時意念却不同伯夷志在待天下之清太公志
左定一世之亂姬承卷曰二老稱仁人若何其
避紂也無心也其婦太王也無心也其私心
之謂仁鍾定曰文王善養老必澁分田制里
說來者蓋二老以天下為心者也使生民失養
而但養老者必以一己口食之故而就其養
明矣故云善養婦之文王也焦漪園曰上已說

肉不飽七十血氣既衰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凍餒文王之民勿專指汝無凍餒之老者文王之民皆
其民文王之民填江漢言無凍餒之老者足衣食無凍
餒之此之謂也此字指制其田里四
文法陳石夫擬五母雞此題須知墻桑蠶之餘可容
畜子雞雞常畜可進甘旨為之察其生與耗酌于

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

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

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

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

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畜之所得者供老

了文三卷考之政此只挑出漢其妻子使恭其
老來見得是因民之不利而利之不費之慮也
王者之至仁所以為善也然寒者而予之
衣飢者而與之食與之者有限而望之者無窮
是仁作者之小補而已矣安得謂之善養老

章句此為當時人主政不恤民而發通章以重使
有最粟如水火而所以使之足者即在肯二
節內民足則仁風成此是論既富方教之理
主意專重在足民上未仁說到教上

孟子論仁民在先足民曰君天下者誠能不奪農
時使易其田疇什一而賦惟薄取其稅歛則有以
開財之源而民富矣上使之富也然富而不節
貪而隨之又教民食之以時而不靡用之以禮而
不濫則有以節財之流而易田薄歛所餘之財不
可勝用也○此特足民耳豈知即所以仁民耶民
非水火不生活其為用誠重也乃昏暮而人之門

水火無時與者以水火至滿是於民心故也
所以聖人以天下治天下開其源節其流使民有
菽粟如水火之滿是於民心菽粟既如水火之
充則充足之世界有無自是相濟更有何物可
自私自利而不仁者乎然則政民與仁者當先菽
矣

徐九一曰此見富民之道即仁天下之道有二
節其使菽粟如水火處無非與者只影仁的光
景民之仁不是相周相恤只當其富時必有以
為慈子有以為孝不忍之心油然而發便是仁
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生春既在
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有德
之理也戰國之民徂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
知編管於民而不知上有以化之此畫精神重
一使字上看聖人二字便自有多少幹旋在世
多以求之必以仁為仁不知既如水火矣而安求
安與乎菽粟即仁無復仁義

章句通章是形容的說話未曾看一道字出來首

多典寡而難以五母定五之教有定制五之生無窮
期已見王政廣生有教取諸五之意○梁肩居擬制
其田里至恭其老此題須知老者自有其恭妻子等
也妻子力壯而身閑自任養老妻子分卑而性善自
不忍失養故田里原其田里文第制之樹畜原其樹
畜文第教之而導其妻子進之老者使養其老全重
一使字

孟子曰易其田疇人君使民治田疇則必計口而授
驅民而農正其經界勤其功相

其稅歛不惟無額外之征即惟正之供稅用一緩二
民可使富也則民之富實上使之

食之以時然富而安費貧亦隨之必用之以禮用必
須教之禮節食必以時耗益減將積益

財不可勝用也非奉祭賓客不財不可勝用也
許妄用之類

水火不生活民非水火無以資日用昏暮而人之門
乃昏暮之時即人之求水火無弗與者與若視水火其

門戶是非時之即也

至是矣以水火至足故也
聖人治天下所以聖人只以使有

菽粟如水火使民有菽粟如水火之至足如水火
不可作多字看要在民心滿足上說菽粟

如水火不牧于所不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仁字不

只在有無相濟上說當此舉世充足時彼此自相親睦
必不各私其財豈不是仁教化又后一層

文法張午卿擬易其田疇二節此題二節不平易田疇
不奪其時使得力本也薄稅歛只是正賦不橫征

此生有道而民可使富食時費一食一膏脂用祀竟
一用一愛惜是從節制其不足則教之使常守其

富耳○王瑞卿擬民非水火節用節生活二字最妙
菽粟乃民生活之物而仁在民所生活之心乃水火

相讓于有餘而菽粟動用乎不足則是以人水火
生活而心則以不仁死特無聖人使之足故也使

有所最重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道
高平一國而一國莫及其

節說得境界浩蕩似遠矣分節則引人心
必有所以而達之意蓋亦必由源以達之淵日
月必由明一達之先君子必由成章以達聖法
大而育本之說似可制

孟子聖道不可。格。達曰。大哉孔子之。道。將何
以形容之。今自其所處而言之。在一國則為一國
之望。殆登泰山而小魯乎。在天下則為天下之望
殆登泰山而小天下者。故自人海而不可見者
而自人海而為於水之合。既現於海。自難為水矣。聖
門為解言之宗。既遊於聖門。何難為言矣。以所處
合所見。聖道之大。微矣。聖道之大。如此。學者苟
不得其本。何處望其津涯。故於此有術焉。現水之
源。有術必現其源。急之淵。乃知其源。不可竭也。
即聖心之淵乎。乃其本。休。融。處。又。如。日。月。大
明於中天。苟可容一隙之光。必無微不照焉。聖
人之明。體念頭矣。然則學之者。將何如哉。今夫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况君子之志於道。苟
無積漸之功。而求至於成章之地。則下學猶有亦

蓋而聖道之大。何自而達。求道者。惟漸進則。然
陳明卿曰。此章引志道者。以達道言。孔子地位
峻絕。將其門者。雖為言。而何出達之。其道如流
水之行。地日月之中。天現水。必現海。必現其
淵。則知。後。以盈科。行。日。月。性。有。明。容。光。必
照。此。必。煥。然。之。文章。也。君子志於道。自己心
成。孔子之體段。而成章。則。達。矣。聖門。若。不。必
以。難。自。阻。只。求。成。章。始。終。形。迹。孔子。之。至。妙。而
隱。自。露。私。淑。之。意。

章。肯。此。以。為。善。醒。人。而。決。聖。狂。之。判。在一。合。章。內
在。鷄。鳴。字。間。字。作。承。一。開。甚。微。只。及。雞。鳴。起。念
時。判。判。正。是。聖。狂。分。界。處。知。字。有。提。醒。初。念。意
孟子。聖。狂。分。途。之。說。曰。人。知。聖。狂。之。判。遠。矣。不
知其。初。分。之。近。也。人。若。於。雞。鳴。時。介。於。有。覺。而。起
一念。想。學。焉。欲。為。善。者。雖。未。達。聖。狂。判。界。而。心
於。善。是。善。之。徒。也。如。或。於。雞。鳴。時。起。一念。想。學。
與。性。利。具。為。善。雖。未。達。至。於。聖。而。一。起。性。利。是。性
之。徒。也。然。則。欲。知。舜。子。之。分。豈。有。他。哉。惟。在

登泰山而小天下 道高乎天下而天下莫及
小魯乎 此二句就人所見言其大
正意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此二句就人所見言其大
無涯不但海濱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遊于聖門而
難河漢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聽其緒言而
論不但異端曲學之言 雖聖人以正見道 觀水有術
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當亦難為言矣 觀水有術
承上聖道之高妙如此 學者欲驟而窺其淵源之
自即欲之神難矣 術是方法 觀源之水有方法 必觀
其淵 必現其源 不可竭也 日月有明 有方法 容光必
照焉 現其源之一際 可容其光者 亦必照乃知其照體之
現之而其本始可得而 流水之為物也 今夫水亦道
見亦現聖道之術也 而于流處乃不盈科不行 注得盈滿自是源足源足
具水之為物 不盈科不行 然後流長故可得而行 君
子志於道也 君子之志 不成章不達 成章以心言充
積深厚成個文

蓋片段此便是本原上足便自達于聖道見得達聖人
之道只須自家心上求不必向孔子之高妙上討
文法 魯青海嶽故現于海至流水之為物也此借水以
人聖道當以現海與流水相應大而莫測者其
極流而不息者其脈絡雖迴流以窮源則現水與現
日月同術如謂聖道易窺而不以流水還想之也
李二河樹不成章不達此題要把握成章以心言亦不
盈之意言工夫自心裏做充積做深厚成個文章片
段如致曲至于明著 善信至于光耀是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 鷄鳴者一念有覺之初 茲章為善者
學上然舉心向天理 萌動個念頭便是起 徒字活看雖未便是舜
上去善字說得廣 舜之徒也 已是舜一邊人善心即
聖心 鷄鳴而起 若于鷄鳴時 善學為利者 學上然舉
上去利字 鷄之徒也 雖未便是顯已足顯一 心向人欲
說得細 鷄之徒也 誘人利心自盜心也 欲知舜
與性之分無他 舜而之徒所以分處不在他 利與善

十五

利与善之閒便分舜跖耳蓋善心至微初萌時利
即伺其閒一貪稍長便是跖之分於舜故利去
善特毫末明至微也至危也蓋跖鷄鳴之
檢九一曰德焉正兵善則周知字善與此處
明白安有善為利之檢言分則先發後知
閒則先利後善而字正要人此閒有檢知
意通章只重一檢字檢是發明一之非重顯
于莫上以楊墨之害道惡見子莫之害道難知
也章內搥辨明中然中與定在隨時變通處
方是中認辨字明則中字自明
孟子曰子莫與楊墨同從曰有楊子一種學問僅
取足以為我則故一毛之小可以利天下之大彼
必以為無与於我而不為也○有墨子一種學問
必以無愛為道即摩頂至於踵可以利天下之人
彼必無愛於身而為之也後宋甚害也○又有子
莫一種學問折衷於楊墨之閒而執其中為我不
至楊子之甚兼愛不至墨子之甚執中如此似乎
近之然執一定之中而無變通之權必也楊墨之

一也○夫楊墨子莫皆執一者也○吾所惡執一
於其害吾道不小也○何也○道惟從中而起中惟
隨時而用則隨時變化不旁所以有百善○執已之
凡而於隨時變化之用皆泥碍而不通故曰舉一
而廢百也○此所以可惡也○
○等海門曰德者精一之中非兩在之中允執之
執非拘執之執一貫之一非一隔之一試取吾
心之端以酌量之而一自含百○有端一是吾
儒之一以而貫萬異端之舉一而廢百故孟子
惡執一者而詞其賊道謂一之執處便無權而
非中也○
○章內只一甘字受病須知飢渴之其甘口腹
其害淺人心之其甘飢渴其害深飢渴害心為
要渾融說只把本意字還如此飢渴害口腹
貧賤害心志添出貪饑二字則於下乃人言語
竟開禁
○孟子示人制欲之其而曰治心之道惟去其害心
者而已○欲食中可有順養而養大和者正味也

之閒也 善無外待善念一毫未純即利也此閒
不舜就是跖辨在毫芒曰聞者危之也
文法 夏廣公擬利與善句此題只以聞字還飽不可如
處善初起微別字利曰始初起微別于善而聖狂即
從此分曰聞領實來重善邊勿以利平對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 取者僅足之意如 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也 吾推其心更不復顧人雖拔一毛
之小以利天下之大亦是不為的 ○墨子兼
愛兼愛是兼天 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吾推其心更不
至足盡摩這事不有其身若 可利天下彼亦是肯為的 ○子莫執中 執楊墨二者
不如楊氏之固愛人 執中為近之 彼固自以為為中而執
時不如墨氏之泛 執中為近之 不偏近于中矣 執
中無權 執中是相輕重而游移者時而人輕我重則不妨
規矩故 猶執一也 楊墨偏輕偏重一成而不移故曰猶楊墨之
日無權猶執一也 輕半重一成而不移故曰猶楊墨之

○所惡執一者 所惡兼楊墨子莫 為其賊道也 執字
不好必至賊道此句 執謂各執一偏 為其賊道也 執字
亦化不窮之用皆泥而不通碍而不行故曰舉一而廢
百一字從上執一之一字說來百字從上中字釋字生
○法 黃若水按執中無權至賊道也此題主維正道而
中不知離權之中不可為中均是賊道故着一惡字
為世道人心之防以開異端之非中而維吾道之中
意須如此索意為
有關係道脈上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 嗜就嗟來之食急不暇擇
得食即為甘食得飲即為
其不甘而以為甘是未
在甘字 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得飲食之正理也正是
正理非 饑渴害其知味之性故 豈惟口腹
正味 饑渴害之也 卷無流瀾而甘之也 豈惟口腹
有饑渴之害 豈惟口腹有急 人心亦皆
不暇擇之害 人心亦皆
有急不暇

惟飢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是皆不暇擇而不其
以為其未得飲食之正理也所以失其正理者則
以飢渴害之也此飢渴也豈待於口腹有害人心
皆不暇擇中矣是將至渴渴可受渴則可乞也渴
此有害矣○然人心之患在飢渴之害耳誠能湛
然無欲不以飢渴害心而得其飲食之正則不以
小害大賤害其將心之正處不情洗滌則其心一
聖賢無欲之心能轉竟不為境所轉且渴人遠矣
何憂不成人哉

重首介者雖得明守得確之謂不為正是介處天
下有可同可合之鄉慮決無為流為倚之聖人
和者惠之面目而介者惠之骨幹也
孟子表和不流之介曰聖人處已以遊世必持
己以身世抑下惠者吾就其和而現與之三三
不以易其介可現旁而質必不為三三而直必
不枉此以介貞其和而可為百世師也
重首只重有為二句要人狠下手做直到底止極
喝得着力尤要認一泉字泉者源泉時出之原

成學術究竟何益

也學可達源如水貴清源掘井不泉泉終是無
孟子窮八以達源之學曰有為者必以其成無以
生平進修為足恃而存一止心無以一則未達為
無傷而明一忘心始辟若掘井而必期及泉也向
今掘井主於九輒竟以未及泉而止焉猶為麻
棄無用之井也然則學不達源終是無頭學源有
為也而終等一無為矣
重首通軍為之者而兼備以有字寄最妙光輝
所性而湯武解渴具有提是直有者獨五伯
非有而托為有併忘其亦有故不可入克強之
道耳
孟子以帝王之道示伯也曰道統自唐虞堯舜
非不身行其道但天性渾全只性中流出有從
心不踰距之妙是性具之者也湯武非失却性而
始求之句但只合下便渾成踐形以盡性是身之
若也五伯則假其似而非其心先有勃然剛然之
真確甚逼有終非已也有也○夫曰假則非其有矣

擇之害亦最○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此人字泛
病在一耳上

然無物澆然不累人能從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不以
飢渴動心而辨其飲食之正無以小害大賤害其
不及人不為憂矣則其心一聖賢無欲之心也不為
憂上字當求比就人品之超上論

文法 李嘉錫擬人心亦皆有此害此題從飢渴之害提
心害亦皆有字須剔發今人偏首此心俱屬秉
無無待外得何有物害而世味薰心遂至嗜其即飢
渴之害不能割也不出飢渴說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三公字特借來以形
分辨乃有聖確之字全要本和處想此介字亦惟介所
以成其和

文法 劉見用擬柳下惠意此題只介字着神介就在和
中看開委蛇無拂而操持堅確三公字入其目而
介石之操不易極言
其亭七物表氣象

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 孟子把有為者三字喝要人
狠下手工夫直到源頭上去

掘井是掘 掘井也 八尺 而不為身 掘井九仞其去泉
期得泉 掘井也 則九仞雖深猶為廢棄無用之井也
源而 掘井也 學者然要克己淘得此心十分淨潔
方得源頭博博源泉而時出之矣若一敬乎前功盡棄

文法 楊拱非擬有為者三句要見泉源行地道源在心
掘上見泉在欲見道志猛氣強力深功及用處旋
轉恍惚靜時中湧升井井之為喻妙矣何地無泉何
心無道然則不為矣非不能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性之者天理渾全道 湯武身之也
性之者天理渾全道 湯武身之也 湯武非失却性而始求之身但求合下稟的任性而
出實從身上所 五伯乃舍自家真的不要
偷為來故曰身 五伯假之也 而外尋個假者以自文試
看尊周懷夷 ○久假而不歸 久假便是歸非謂不歸
都是假的 于真言其假之久而安者

也 惡知其非有也 安便一向久假那自知其非真已物
益哀而不知及也不可說久假不歸
然後知 其非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性之者天理渾全道 湯武身之也
性之者天理渾全道 湯武身之也 湯武非失却性而始求之身但求合下稟的任性而
出實從身上所 五伯乃舍自家真的不要
偷為來故曰身 五伯假之也 而外尋個假者以自文試
看尊周懷夷 ○久假而不歸 久假便是歸非謂不歸
都是假的 于真言其假之久而安者

五伯則假之久而不歸於真... 此不過如此非不自知其非真有夫...

其君故始而放不辭任怨極而後不辭任德... 言可有正天下之為君言集有正天下之為人...

此以志定人臣之極也... 尹堂曰予不欲習見嗣君所為不順義理於是托...

臣君過也乃太甲處仁遷義而賢伊尹又反之... 都當時之民大悅其能成說居德也凡賢者...

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後... 之大分初無損與孟子曰伊尹之志明是說死...

也若與伊尹之志而欲放君之為則是專權自... 私篡器位者也為爭可

言其為放也... 易見君不用則弟第忠信之功默在子弟者...

君子所以不素餐也... 期許之詞若曰君用便有功於君子弟第便有功...

則主持世教者誰也居字不可忽君子不若居... 則不其成其為國

此明君子有以於人國也... 詩曰賢者不食食於人國兮見此則君子必有功...

也孟子曰君子道富而居是國也... 但君用其納誨之言則國脉培國用足安且富也...

內寔於心外寔于事... 道德之教則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孝弟之道明也...

文法 係以成度擬五伯假之二每此題須把堯舜湯武來... 此題須把堯舜湯武來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予不願... 於是托諒除之制置太... 民大悅

放太甲于桐... 於是托諒除之制置太... 民大悅

太甲降... 又及之... 民大悅

則謂可放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伊尹之志則可

文法 上之山擬賢者之為人臣節此題在指伊放君... 雖不肖君也以臣放君友君而民乃欣比大悅則賢

者為人臣設測其君不負固可幽之別宮... 與有評其不當放意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未仕無功乃傳食于諸侯則也

君子曰君子於其國也... 其君用之... 納誨之言

則孝弟忠信... 其弟從之... 亦是俱作已然該方見有功

不素餐於孰大於是... 進可致君退可庇民天下... 之功孰大乎君子不耕而

文法 白懷勸其君用之此題在用字着神設其君有... 而為君用也君子者既深計不疑交爭不忌而隨吐

而為君用也君子者既深計不疑交爭不忌而隨吐... 亦足格

亦足格... 食豈是素餐

食豈是素餐... 亦足格

國家功在生。民天下言功者。莫大於是。則所謂不素養者。孰有大于是耶。

尚慶重在士字。生色益舉。世溺於功利而士。故以仁義為志。則聖賢之大學術與帝王之大事。功一以貫之矣。志即所以為事。不分兩條。

此表士志。大入之事也。王子整明曰。人之涉世。有貴而事功名者。有賤而事技藝者。士居其間。果何而事乎。孟子曰。士雖未得行其道。而其志。迥超出於勢利之外。有極崇崇。無上者。其尚慶。即士之志。即士之事也。○整慶。謂曰。人同三志。而士之志。果何謂也。孟子曰。士惡乎尚志。曰。尚刑法。

士。獨尚仁。又。世尚功利。士。獨尚義。此。心。休。未。慎。即。微。有。一。無。罪。之。念。便。非。仁。而。必。為。無。論。取。非。非。義。即。微。有。取。非。其。有。之。念。便。非。義。而。必。不。屑。既。明。其。非。而。避。之。便。謹。擇。其。是。而。休。之。其。志。之。所。存。而。為。居。者。惡。在。即。天。地。好。生。之。仁。是。也。若。之。

既明其非而避之便謹擇其是而休之其志之所存而為居者惡在即天地好生之仁是也若之

居仁由義如也。即不得志。而人盡在發憤之事。居法倫矣。豈以其未見之行。謂其無所事耶。

孫虞仲曰。志字。既。心。正。是。言。上。之。心。也。大人在事上幹事。以行志也。士在志上幹事。志以倫事也。不分有位無位。持說謂士。劣。持。居。仁。由。義。庠。時。仁。有。義。正。便。差。存。一。點。好。生。之。心。腔。中。抱。着。個。先。舜。佛。萬。種。塵。凡。之。優。物。外。心。見。個。巢。由。即。志。即。事。無。二。物。亦。無。二。時。

○此是孟子要新出。仲子。虞。倫。大。罪。乃。借。其。矯。激。之。小。節。以。形。之。而。信。字。只。因。世。人。被。他。瞞。而。持。為。數。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眩。居。子。之。公。論。雅。也。所以。天下。好。異。之。防。也。如。夷。齊。綠。國。為。父。兄。太。伯。讓。國。為。君。目。此。大。可。信。者。也。

孟子為小。虞。妨。大。倫。者。微。也。曰。人。惟。倫。紀。壞。則。誰。細。行。之。終。無。補。也。有。如。仲。子。之。為。人。就。其。不。食。不。居。推。之。設。若。非。義。與。之。齊。國。若。知。其。心。不。肯。受。而。舉。齊。之。人。之。皆。以。為。大。器。而。信。其。賢。矣。然。此。特。

而舉齊之人之皆以為大器而信其賢矣然此特

隨用則為君用者。宜有奇安。施空言無補。須知此舍。下其字。須別見。非無功。設為用。可以証其功。

王子整曰。士何事。士居其間。何所事。士。分。明。輕。士。意。○孟子曰。尚志。士人。身。雖。卑。微。而。志。別。高。大。不。肯。渝。此。居。尚。尚。○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曰。何。謂。尚。志。雖。問。人。同。此。志。士。之。事。誠。非。隱。之。說。

會華食豆羹之小燕耳。非大節也。蓋親戚居
上。下此入道之大倫。人莫大乎忘親戚。君在上
下。而仲子避兄離母。不食君祿。是廢大節。而食大
罪者也。今以其一偏之小。而信其全。身之大節
遂以為賢也。其可哉。

重章假設問存。發出聖賢用心之極。其曰執
之而已矣。想是陶當日守法之心。知以其曰矣
天下如殺。疑想舜當日愛親之心。知以其曰矣。
李他極至念頭。真作定章。有宜重舜一。邊其曰
暴陶之執。而舜不得禁者。只見舜之雅量。

此見聖賢善處情法之實也。掩應設為情法。而旁
之慮。而明曰舜為天子。是處父者。暴陶為士。是執
法者。設值替暇。後人之事。暴陶將何以處之。使
情法兩全乎。孟子曰。殺入。豈法無救。暴陶之心
惟知執法而已矣。不知為天子之父也。○桃應又
曰。舜既不能禁矣。將如何以處之。便不執法。以
會父也。孟子曰。舜之心。惟知有父。不知有天下
與親。與天下。猶棄故舊也。想當暴陶未執之先。彼

必為舜警。腰而外。避過海濱。而遠處。說脫親於刑
時。舜身新然。遂天性之至樂。而忘天下。如是。既不
信暴陶之法。而得全父子之恩。斯其在聖人之用
心乎。

雷自首曰。重論舜孝上。主意謂我有天下。暴陶
得以執我之法。我不有天下。暴陶不得以執我
之法。又何以執我之。我有天下。則我不得廢
我之法。以禁暴陶之執。我不有天下。則無天子
父殺人之。遂入。豈有士師執天子之父。桃應昇
旁聖孝於有天下。大中。孟子是諒聖孝於有天
下之外。暴陶是執法。非法。天子父舜非。天下
是。是。有罪之親。此皆心之可諒處。

章旨。通章重廣居上。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
衆人中。精半自覺。不同。可見王子融。於來。於
詞氣。反。愛感。嘆。若。此。語。歎。王。子。寔。結。於。處。
居也。非是。曰。王。子。始。嘆。出。廣。居。來。

文法。為君。而。信。其。大。者。題。此。信。字。正。應。人。皆。信。之。句。
大節。也。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為。大。節。在。齊。人。則
以。不。受。其。國。為。大。節。今。只。虛。七。看。但。把。信。其。大。的。其
字。改。作。在。齊。字。意。方。融。要。合。矣。可。意。亦。勿。太。露。方。為。名
手。交。中。七。日。際。

桃應問曰。為天下。總是說言以。慎。想。聖。人。處。變。
為士。為士。之。時。替。暇。殺。人。殺。人。之。變。則。如。之。何。
將。如。何。以。處。之。○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暴。陶。只。管。執。法。
使。情。法。兩。全。之。○曰。夫。

然則聖人不禁與。應。問。然。則。舜。能。不。能。以。天
之。命。禁。暴。陶。之。執。法。○曰。夫
制。下。聖。人。以。官。相。傳。而。世。守。之。暴。陶。亦。有。所
受。之。雖。天。下。亦。不。得。而。禁。也。受。之。是。受。之。天。
○然。則。舜
如。之。何。傳。入。問。當。此。兩。難。之。時。舜。將。如。何。以。處。
之。便。不。執。法。以。全。父。也。重。全。父。一。故。○曰。舜

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孟子推出舜之心。來。言。舜。心。情
奔。激。處。竊。以。而。逃。吾。諒。舜。必。于。暴。陶。未。執。之
之。輕。竊。以。而。逃。先。竊。負。替。暇。而。逃。以。避。禍。遵。海。濱。而
處。法。不。可。避。而。海。濱。可。逃。終。身。新。然。樂。而。忘。天。下。新。然
其。得。親。順。也。非。是。親。得。免。于。罪。也。天。性。至。樂。自。不。容
已。而。身。外。餘。榮。矣。必。極。之。至。變。而。後。聖。賢。至。公。之。心
見。

文法。揚。維。士。擬。執。之。至。負。而。逃。此。題。無。是。事。見。世。無。難
處。之。事。只。行。其。所。安。而。已。逃。之。而。已。竊。負。而。逃。皆
設。身。處。地。而。開。矣。天。理。人。心。之。極。也。○張。天。如。擬。舜
親。親。句。此。是。想。像。舜。心。事。要。暴。陶。出。舜。弃。天。下。曲。以。全
親。然。以。全。法。非。迫。于。不。得。已。之。計。實。至。于。不。容。解。之
意。

孟子自范之齊。孟子周遊列國。望見齊王之。望見其
人。喟然歎。本。是。自。負。廣。居。因。王。子。信。移。氣。此。就。氣。象
而。感。融。遂。喟。然。歎。歎。言。夫。人。居

此廣居之也。孟子自冠之齊望見齊
王之。子有慮於廣居。曰。氣。體。一。也。惟。居。尊
者。氣。便。舒。展。不。拘。攣。而。隨。居。以。轉。移。奉。養。者。亦
應。便。尊。展。不。拘。攣。而。隨。居。以。轉。移。然。則。居。廣。亦。係
乃。春。之。所。從。出。而。氣。體。固。之。其。大。哉。居。所。所。閉。氣
你。不。小。乎。夫。王。子。者。雖。非。一。祭。是。人。之。子。與。誰。他
日。有。君。國。子。民。之。寄。而。常。其。始。生。其。氣。體。亦。猶。夫
人。也。且。王。子。所。居。之。宮。室。亦。乘。之。車。馬。所。衣。之
衣服。亦。用。所。寬。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體。若。彼。其
要。者。以。其。居。儲。君。之。位。而。奉。固。之。乃。使。氣。體。之。居
然。也。夫。勢。分。之。居。尚。足。以。移。人。况。居。天。下。之。廣。居
四海。皆。在。我。之。宇。下。我。更。不。寄。人。之。體。其。移。氣
你。又。當。何。如。乎。昔。魯。君。之。來。有。所。命。令。而。傳。呼
於。垣。澤。之。門。守。門。者。聞。其。鼓。而。訝。以。此。有。所。呼。者
非。魯。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宗。君。也。夫。聲。之。相。似
豈。有。他。故。哉。蓋。魯。君。所。居。之。位。均。列。侯。故。魯。君。所
呼。之。聲。均。貴。介。而。相。似。也。即。魯。君。以。視。王。子。亦。非
之。後。人。信。矣。而。廣。居。之。也。是。以。移。人。者。不。必。信。也。

尊位則氣名不便隨養移體。享厚奉則體態便隨。夫哉居
之。漸。耳。而。不。離。後。養。移。體。之。舒。暢。而。不。拘。攣。夫。非。盡。人。之。子。與
乎。養。本。于。君。故。下。單。言。居。然。則。居。之
乎。關係。氣。體。養。不。小。乎。非。養。美。也。夫。非。盡。人。之。子。與
今。王。子。者。夫。非。一。祭。是。人。
之。子。與。何。氣。體。之。獨。異。
服。多。與。人。同。同。是。日。用。所。資。之。同。而。王。子。若。彼。者。王。子
之。若。彼。其。居。使。之。然。也。居。是。居。儲。君。之。位。故。奉。養
異。者。其。居。使。之。然。也。之。厚。實。使。之。如。此。異。也。況。居
天。下。之。廣。居。者。乎。況。居。天。下。最。廣。之。居。天。地。為。宇。萬。物
氣。體。又。何。如。呼。君。之。來。此。節。節。魯。君。之。居。之。呼。於。垣。澤。之
當。何。如。呼。字。貼。命。令。意。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不。拘。定。自。傳。呼。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二。句。是。評。此。無。他。此。其。聲。之。相。居。相。似
由。魯。宋。二。君。所。居。之。位。相。似。故。其。聲。同。而。聲。亦
也。則。之。也。可。見。王。子。之。居。之。大。似。也。非。真。也。

王。則。濟。曰。此。借。上。居。以。形容。廣。居。慶。王。子。盡。人
之。子。也。氣。體。注。於。人。者。也。君。子。則。天。之。子。也。氣
你。得。於。天。者。也。性。中。以。天。地。萬。物。為。一。你。居。子
居。之。依。以。為。宅。自。然。根。心。生。也。辟。盡。廣。其。氣
你。尤。異。世。上。魯。君。似。宋。君。似。齊。王。子。只。有。居。意
居。天。下。無。所。而。似。之。者。

文法 王震 寶 擬 其 居 使 之 然 也 至 居 相 似 也 此 題 當 廣
居 無 不 移 人 者 以 証 廣 居 更 移 人 論 性 分 則 廣 居
之 上 更 無 廣 居 論 勢 分 則 王 子 之 外 尚 多 王 子 故 現
有 其 使 之 有 其 似 之 益 令 人 想 廣 居 不 能 置 云 〇 馬
君 常 擬 況 居 天 下 句 此 題 要 眼 王 子 說 來 雖 附 况 字
居 廣 居 者 天 地 吾 範 闡 萬 物 吾 陶 鈔 精 神 元 氣 流 溢
于 象 表 而 越 出 夫 凡 位 者 視 境 位 之 居 者 又 當 何 如
也 勿 露 仁 字 方 妙

敬。字。一。敬。字。見。人。君。行。君。子。貴。於。敬。下。恐。人。認
幣。帛。為。敬。故。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虛。則。貌
敬。賢。之。名。者。不。可。廢。賢。者。之。身。
孟。子。箴。當。時。待。賢。之。失。曰。人。君。子。賢。者。徒。祿。食。以
眾。之。而。情。說。不。篤。以。愛。之。是。以。求。道。交。君。子。也。若
徒。用。情。以。愛。之。而。不。知。尊。德。樂。義。以。敬。之。是。以。獸
道。畜。君。子。也。信。乎。待。賢。不。可。不。敬。也。〇。夫。謂。謂。恭
敬。者。非。同。幣。帛。而。凌。有。也。乃。在。幣。帛。未。將。而。有。恭
敬。之。心。也。此。恭。敬。之。寔。也。〇。何。令。之。待。賢。者。徒。以
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有。道。君。子。豈。可。以。廢。文。而
虛。留。之。哉。知。簡。略。之。朝。無。賢。士。之。此。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食指人君養賢上愛者或慕其名而
美之或哀其窮而收之俱是外面禮
文未有 豕交之也 是以豕道交之固 愛而不敬 敬則尊
崇其意 豕交之也 非交君子之道 愛而不敬 德樂道
極其崇重而不敢慢 豕交之也 是以獸道畜之終非畜
也非徒愛慕而已 豕交之也 君子之道只重在敬上
〇恭敬者 真恭 敬者 幣之未將者也 幣帛未將先有此恭
之耳幣帛豈 敬者 敬而無實 言若以幣帛為恭
得為恭敬耶 〇恭敬而無實 敬而無恭敬之實 君子不
可虛拘 國君豈可把套子去羈縻他不可字只重
君不能留得他任不重君子不肯留上

四書卷之七

孟子卷七

領太初曰恭敬而無實謂未將之前兩存是也
意而將之幣亦主是何心只是幣交而已只是
秉幣而已此不過飾為食之、文而已君子而
可以家交乎此不過假為愛之、意而已君子
而可以親乎此不過假為子、不可以虛詞

形也甚蓋說盡性人又作道理看過說踐形則
人、作自己身上事矣以惟字然後字都是也
人希聖意

孟子曰人盡性以希望曰人之生也有是具於身
之形即有是呈於形之色然形非幻質也乃天性
之明發於此形色所在即天命之性也但人若
能盡其性故能踐其形惟聖人能盡其性則天
性隨處充滿形還其形色還其色故踐可以實
踐其形而無虧也豈外踐形以檢盡性哉人當希
聖以成身矣

齊宣王欲短喪在教之以孝弟句先要看得短
喪重然後見得教以為期之不可先要看得短

此深為短喪者所也祿宣王引短三年之喪公
孫丑附會其說曰為其之喪不猶念於終不為服
乎○孟子責之曰王欲短喪而子謂愈於已足猶
大於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之以終之云云大徐
徐上終也豈所以教人乎六惟教之以孝弟親醒
彼本然之良心則彼當自知兄不可終矣然則王
欲短喪子何不以孝弟教之乎○且無以自解也
適見當時王有所生之母死若應於嫡母其情
為請於王欲得使行數月之喪故舉公孫丑問曰為其
之喪既不可行若此請數月者猶未及其終其非
何如也○孟子曉之曰王子豈於嫡母欲終三年
之喪而不可得為也其傳為請雖加一日即得伸
一日之情猶愈于止而不加吾之責于若正謂夫
得王於禮制莫之禁而不肯為也子乃附會其說
以成之其責將安設哉

文法

陳大來極恭敬者幣之未將搭下一句此題一正
一反照應甚明須把下面實字吊在未將內發出
恭徹是幣之未將的實事講下句又要搭未將字來
形若彼只是幣帛則未將之前所存是何意所將之
時所至是何心作文

要如此休認合局

孟子曰形色

形指耳目手足天性也聰明恭恪是性曰
天性也指視聽言貌天性也天言不假于人為

性靈明發竅于此形色就是天性了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須把眾人離形以言性形出惟聖人能盡性以

謀明作哲均是貌言彼則恭作肅從作又講中要發出
妙在自然合理方醒得惟字出

文法潘慎菴擬此章要重一踐字人生有形即有色形
天性也惟聖人盡性能肖其形色各由其本然者
而踐其形然後可者責備人必當至于聖人也

齊宣王欲短喪王欲短三年之喪欲公孫丑曰為其之

喪猶愈於已乎勝于止不為喪乎○孟子曰是猶或

終其兄之臂猶兄不可終而有或終其臂者子謂之姑

徐徐云爾大徐曰都是終豈是教人亦教之孝弟而已

矣亦教之以孝弟至情把孩提的真心點醒他是以彼
之良心動彼自兄不可終矣末總補王欲短喪

○王子有其母死者此二句是記者言時適齊
為之請數月之喪王使之師傳為請於公孫丑曰

當請特借此若此者何如也若固不可行若此數月者
以自解而問又更少于其年其是非何

如○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欲終之是王子至情不
于分而不可雖加一日愈於已雖得加一日亦少伸至

得終喪耳雖加一日亦少伸至
情猶勝似全止謂夫莫之禁而弗為也謂夫指齊王言
而不得勝者謂夫莫之禁而弗為也我前所說正謂

四書卷之七
孟子卷之七
二七

周用齊曰通章重孝弟二字而色重在一孝字
弟特因珍兄之質而帶言之耳齊王無所禁而
欲短其昧孝弟之心也王于欲終而不可得
孝弟之心也前段言喪不可短教以為其猶之
乎短也喻以兄不可珍教之徐猶之乎終也
下段辨明齊王王于欲為而不滑情為多制
齊王是滑為而不欲心以急戰故教齊王若
可以傳之所謂請者為解也

章句君子之必以五者教人者以君子一身天下
萬世之責歸焉不如是何以曲成範圍而不遺
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玩所以二字則
因材施教有多少委曲成就意在
此論君子曲成法學教之盛心曰君子陶鑄群品
其所以曲成吾教思者大約有五○有同天資高
學力已到吾迎其机而教之不先不後適當其可
而一點即化是以時雨之道化之也其教一○其
亦有心術近正德可成者則涵育薰陶以成之

道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
理無通變者使之通變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字重見君子共專門之教
不同其所以曲成後學惟其
有此五者講此句總承上意發
文法黃若水擬有知時雨句要知時字化字俱是主君
化在物而所以化之則在時雨君子迎机指點自不
查形神俱暢就如時雨化物一般○呂思皇擬有私
淑句此題須兼上時遠地隔道述其教猶花時雨之
波則材德語言之風而具起神相照道相通則于載
若對贈萬里若一堂

齊王于禮制上莫之禁而自不肯為三年豈非自昧其
至情而孝弟之心莫為之動與未旬空重發
文法馬君常擬猶愈於已乎至愈於已此題須知為期
而愈于已其王昧其至情乃得終之而不欲為其
無孝弟之心一日而愈于已足情相于分欲終之而
不得為其有孝弟之心也○雷羽明擬是欲終之節
此題欲終句見其何等至情而情為分所屈雖加句
見其無限至情即一日可當三年謂夫莫禁見自喪
其真心而孝弟之良
尚為之教此句重發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君子立教將涵育群品陶
鑄百世所以曲成吾教思

使人無不受者則有五所以
字乃教之主意要得不倦意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到處便化資學兩到他自己已有惻頭但畧一指
點即便領畧融然自化不但受者不知雖與者亦不知
机相○有成德者
德是心術近正的人天資純粹有德
解也○有達材者
材是有技能的人天資
入其全○有施類
而入于○有達材者
材是有技能的人天資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有各問者
答問是資學俱
勞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答之
以發其見之所未到

○有私淑艾者
叔以長善艾以
救失有斬絕自
新之意或地遠于君子或時後于君子但問君子之道
于人而私竊以善治其身皆君子所以陶鑄人材者

章句此言上達不在下學之外學者若以下學為
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別有上達亦不
是能者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惟道有定
体故教有成法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道字之說高是卓絕美是精
粹二字串着美則自其高而
替之地位峻絕卓然無伍即
此便是極精妙處豈不美哉
安若登天然
登天只形似
容那確處似

此見至教不昧道以徇人也。公孫丑問曰：君子之道，超然峻絕，高矣，即此極其精粹，何其美焉？學者非不欲全而及之也，但望之不得，遂入之，自宜若登天之難，似不可及，而高美也，豈不少賦其教，使學者為可及，及而日學焉？由教以入道也。○孟子統之曰：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胡容與也？試觀之曲莛，彼絕墨匠之法也，非之教人，不為拙射之無能，而亦其發率，是法不可廢，兩發且然，況君子之立教乎？○君子之立教也，可以言傳者法，初不可以言傳者妙，故但指引人以學之，而至於得之妙，人神化則有欲發而不發者，然難入於一種妙趣，已躍如而見於前矣，即此見君子教人，亦當過高，只中於道而卓立以為的，豈肯遷就從人，惟在能心領者，固可引之，而得之，不發之妙，自能從中道之教，而躍如在我，又何高美之不可及哉！

徐念倚曰：躍如也，在能者見其躍，能見其躍，則能從矣，使其不能，則只見其不發耳，中道而

天下無一可為將無所不已矣，人有係親愛所當厚者，用情以厚之可也，乃從而若馬，則殘刻之念，源視天下無一可厚，將無所不滿矣。○至若修己如青如旦夕而進之太銳，則功皆於難，吾固於其銳進時，而知其退之必速矣，然則急心忍心，躁心最害心，君子自宜有以收之矣。
李卓吾曰：進銳二句，又補前二句之缺，蓋恐於不可已者，既不已矣，於所厚者，已不滿矣，或又有進銳退速之病也，主為治說為諒伯功，醒也。
○此章以親為主，由親而及於仁，由親而及於廣矣，而字通親仁之脈，融弗字之義。
孟子論君子施恩有序，曰：君子用恩惟親，為大焉，君子於物，取有時，用有節，固愛之矣，然樽節難張而取用不廢愛之，而弗仁也，別有用吾仁者在也，於民也，取與聚，惡勿施，固仁之矣，然好惡雖同，而恩義未均，仁之而弗親也，別有用吾親者在也，所親者在，惟親而已，至於民，小曰仁之，則與親

不可及也。則此道似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能，若能不可幾及的，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學乎也。○孟子

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匠師不為拙者而改，為拙射變其發率，限即射者之法。○君子以而不發，引誘發為發明，引自意長發，則味短不發，非吝其教，躍如也，雖如正形容引而不發，模樣雖不發，不發也。

如也。而真拙活潑恍然，心目掩蔽而不任，中道而立，即見君子教人，未嘗過高，只中于道，能者從之，從是從君，而正其的，決不遷就，亦重非難，邊能者從之，從是從君，從所引得，所不發，洞破躍如之妙，此便是從能者從之，言悟只在人，非君子所能使正破他，彼二句。

文法：黃贊伯擬美矣，此題須很高說，此道峻極崇隆，即禹湯于此，領脈文武于此，合符尼文于此，續脈其美，何如。○金伯玉擬中道二句，此題中道只中于道也。

可厚之人無，其進銳者，此二句以修言言進而修，所不薄了，是該當從容的，乃發意躍步，責效且女，其退速，便不是真心求進，只是個浮氣浮氣，而過銳，不耐久進銳之時，便知退速不待後來。

文法：魏倩石虛其進銳二句，此題進銳者，便非真心求進，或先有積情之私，隨急以矯之，或有所欣羨之念，遂虛矯以承之，此浮氣也，浮氣可久乎，是其進銳者，即其退速者也，無俟氣衰而知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取之而弗取，愛之而弗愛，節雖周而取用不廢，弗以仁施焉，有所用吾仁者存也。

於民也，取之而弗親，仁是視人，猶已弗親言，弗以親施焉，有所親親而仁民，親上者，恩重情切，比人用吾親者存也，親親而仁民，尤加厚民曰仁者言異。

文法：張憲卿擬親上而仁民二句，此題須把親上為主，而民與物不得與親上並重，但民則仁之物，則愛

仁民而愛物，即以仁民推之物曰，親親而仁民，尤加厚民曰仁者言異。

親異也。不特仁民異於親。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尤異也。君子其善推而後也。

（章）此章重不知務句。正為小知小仁者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劣於所知。仁必劣於所愛也。

充舜提醒。處見得仁智至先舜極矣。然知不。急先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

不受世主奈何。舍其不當務。其所以必務哉。

孟子論治。當知先務。曰。論智者。心休原是無所不知。然惟心休明。當便知天下事。何者。是。

最當知之務。而急。固之。所以為智之大。仁者心。

惟有賢者。最當先親愛。而急。以親愛之所。以為。

仁之至。即克知如神。舜知濬哲。稱極知也。奚嘗徧。

物以為知。惟急先務。而加之。意。正所以養吾智。而。

善用其明耳。克知如天。舜德好生。稱至仁也。至愛。

徧人。而愛惟急親。夫賢。正所以克存仁。而善用其。

愛耳。此克舜所以為知務也。如或舍其兩當急。

而損。庸於民物之間。即不能。三年之喪之重。而。

數。雖細。与小功之輕者。不知。謹。故。流。謙。不。敬。之。

大。而。致。問。於。無。甚。決。之。小。者。此。之。謂。不。知。智。之。當。

務。不。知。仁。之。急。親。之。務。也。故。仁。知。者。宜。以。先。舜。為。

法。焉。

盧未仁曰。此章兩個務字。一樣。看。上。言。先。務。當。

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智。以。知。言。是。知。當。務。在。

親。賢。仁。以。行。言。是。急。親。賢。之。先。務。故。上。曰。當。務。

為。急。下。曰。急。親。賢。為。務。上。下。務。字。緊。叫。相。應。蓋。

仁。知。原。互。相。為。用。分。言。之。則。有。知。有。愛。合。言。之。

急。親。賢。為。務。則。當。務。之。急。自。無。不。舉。耳。知。仁。至。

充。舜。極。矣。不。尚。急。先。務。而。所。急。者。只。親。賢。泰。之。

何。不。知。務。也。規。未。只。單。結。此。之。謂。不。知。務。語。意。

自。見。不。知。務。即。是。以。不。知。天。下。之。當。務。言。

（章）此章嘆梁惠王之不自其流。拘之。憐。以。推。

原。其。用。意。之。是。處。人。主。用。差。了。念。頭。以。至。殺。生。

及。而。拘。子。孫。為。戰。國。諸。侯。高。兵。爭。故。借。惠。王。以。

儆。醒。之。所。以。統。天。下。之。殺。机。也。○張。考。峻。曰。世。

主。即。甚。不。仁。不。愛。民。者。有。矣。寧。所。置。子。孫。於。死。

之。須。如。此。措。謂。遺。訓。方。得。鮮。時。說。做。兩。平。謹。者。俱。不。

台。局。玩。而。而。字。須。緊。上。起。下。為。妙。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是無不知的。當務之為急。正。

智。者。仁。休。堂。淨。便。曉。得。天。下。事。那。一。件。是。最。當。知。之。事。便。急。去。務。所。以。為。大。智。

也。論。仁。者。心。休。自。急。親。賢。之。為。務。正。惟。仁。者。心。休。意。件。

有。賢。人。最。當。先。親。愛。急。上。堯。舜。之。知。調。樣。子。全。在。不。徧。

上。知。以。堯。之。聖。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如。急。于。授。時。舉。政。

教。明。刑。之。先。務。處。加。之。意。又。所。以。善。非。舜。之。仁。也。以。堯。

用。其。明。也。蓋。理。萬。端。不。如。執。要。領。耳。非。舜。之。仁。也。以。堯。

放飯流歎。如不謹于放飯流。而問無端決。齒決失孔之。

小此之謂不知務。這等人是謂不知重者大者而務之。

類是須急上去務終是知。

文法。江注北極輝者無不知四句。此題無不知愛知仁。

急之則急一務。所以急衆。務。親賢者。于衆人中。

資。急。親。之。為。務。則。親。一。人。所。以。親。千。萬。人。急。字。重。看。

之。為。放。飯。者。又。若。今。之。問。齒。決。者。非。復。始。

流。歎。者。又。一。人。要。根。上。來。方。得。脈。領。影。顯。字。隱。映。正。

意。俗。題。雅。作。手。段。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不仁字。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此四句以仁形起。不仁上。不仁者以其所不愛。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及。所。愛。此。及。是。波。及。有。連。累。公。孫。丑。曰。何。謂。也。何。謂。

地而毫不開情實動於一念之欲而不自覺耳
按子牙雖充愛於民而本章之言特重在民勿
偏重在子牙要曉得糜爛其民固為不愛之王
地即子牙之殉命只是此土地而渡戰時為
民謀仇也當以民與子牙相為愛軍以上地為
不愛益國之所愛惟民為君以愛民為仁何為
而以土地故燒其民甚至此其子牙是與以不
愛及所愛矣

孟子以流禍警民若曰君莫先於不為暴不仁
是深惠王何也仁者發源是愛自地被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發端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也惠
王以不愛及其所愛故吾以為不仁且問何謂惠
王以不愛及其所愛孟子曰惠王以愛土也之故
糜爛其民之血肉而戰之至於大敗將渡戰以雪
其恥恐國兵新破民莫肯用命故驅其所愛太子
申以砲之毒殺其軀是以土地之故及其子故謂
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無戰說戰便是相征便是無王孔子作春秋
正以明戰伐之義不出諸侯正收敵國之柄以
歸天子使不得背義以相征也
孟子欲尊王罪諸戰也曰凡戰之道主於行大義
而已春秋言戰伐必加記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
許之者但就中較之其間假尊王之義以較無王
之罪僅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要不得為義戰也
○夫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謂之征者諸侯有罪
天子命方伯連帥討而征之若敵國則無相征也
今以諸侯伐諸侯是敵國相征也所以無義戰也
○章句重仁字仁人自有無敵孟子慮不仁者藉口
血流漂杵之言以自解故言書信只宜信理非
謂書可及廢也
孟子成好戰者曰書不可及信如泥其詞而書信
之則千古有難白之心事世有文好之口實不
知無書之為愈也○如武城一書記武王伐紂之
功功定可謂善者存其善不過取其奉天伐
紂之善於政施仁之法二三策而已矣外此可及

惠王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
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齊國戰將
復之
弟以劍之
其所愛也
文法
其所愛者更竟典我氣脈相親及其不愛亦此肫然
者分注之而不禁而及者自及○黎王深擬將復之
此類恨大敗來益城益野誰民之肝腦僵兵住甲猶
可捨箇休養乃然心彌熾怨怒彌深箇逞雄心于再
率將復之心依然罪土
地之心口不止于惟民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義其戰者即証必加記罪是也

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稟主命畢竟
是無義戰
天子伐諸
敵國不相征也
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李在炭擬彼善於至伐下也此題彼善句非義之
也正見春秋無義戰蓋征伐天子大權上伐下是
討罪必由天子命使征伐自天子出此天地間大義
豈彼善于此可得而彷彿
孟子曰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
古人之迹盡信反有借之焉口實假之以文奸者其貽
害于天下後世不
小故曰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
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

孟子卷之七
仁人無敵於天下
此何泛論下萬屬武王典紂說言行
仁之君無敵于天下此從古已然者

信哉。所以不可盡信者。何也。蓋謂乃以武王至
仁伐付主不仁。將有兵不血刃。而小民自啼者何
至為商人所敵。武王殺之。而至於血流漂杵。如仁
人止殺而反以從殺。故曰。信言不虛。虛言不實。
徐玄扈曰。仁者雖曰無敵。原無血不血刃之理。
誰謂武王之所盡前敵。後舜如履無入。武乃而
子於武成。取二三策。雖其不端之意。自有在。定
履後世。不有武王乎。伐之心。而殘民以逞者。以
漂杵藉口。故曰。信言不虛。虛言不實。

孟子曰。武王克商。有若發重。好仁無敵。字戰時
君不行仁政。而見之日。誦戰陣以逢君之惡。故
孟子指出好仁無敵。而引湯武以明之。是見戰
不必用而善戰。所以為大罪。

孟子曰。罪戾。兵為不仁。曰。兵也者。不得已而用之
也。今有人於此。不能引君志。仁乃自負其能。曰。我
善為陳。而行伍以整。我善為戰。而攻取必勝。斯人
也。于天和而殘民。命誠大罪也。○國君患不好仁
耳。者好仁而不嗜殺人。自不戰而屈人。兵又誰敢

為敵焉。○豈現之湯固好仁之君也。其伐夏也。南
而征北狄。怨東南而征西夷。然。者曰。均一彼
也。吳為不先來征我之國。我。此。湯之好仁。而無
敵也。○武王克商。仁之君也。其伐殷也。武王重之
車。三百兩而已。軍容不必盛也。射御之虎賁。三
千人而已。戰士不必多也。且王謂商人曰。爾無畏
我也。我來伐付。本為安爾。非與爾百姓為敵也。
于是商人稽首至地。有如敵角之下。然。武王
之好仁。而無敵也。○由湯武現之。征之為言。皆言
其以仗義之師。而正虐民之罪也。民為暴君所虐
者。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而又為用戰。彼善陳
善戰者。誠無所用矣。
周介生曰。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合戰陳。則
無可以善天下。不知國君恃惠不好仁。耳。好仁
則天下自無敵。雖善安所用之。引湯武決言
仁者無敵。夫好仁則無敵。於天下。彼善陳善戰
者。蓋不仁而徒以力取勝矣。故曰。大罪也。

以至仁伐至不仁。武王承上帝以遏亂暴。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其兵不血刃。亦何至為商人所敵。而血流漂杵
哉。若此言可信。則有害于仁人無敵之義。信乎
書不可不信也。

文法。陳琪華擬仁人無敵。節搭下章善陳節。要見當時
戰事功多。托善以自解。故孟子直破其所信。以仁
人無敵。立其案。以武王伐紂為標。遂以大罪傲之。無
非為善

孟子曰。有人。此是時臣自。我善為陳。陳以行。列言善
右有局。整。我善為戰。戰以收。擊言善。是戰。大罪也。大罪
而不。○國君好仁。好。則必勝。政則必。取。天下無敵焉。
無敵言不戰而屈人。○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湯是好仁無敵。○日奚獨後我。怨之者。都說湯為
善。看聖賢為句。後來征我之國。當

○武王之伐殷也。武王亦好仁無車。三百兩
敵者重若。勸。○王曰。無畏。汝勿。寧爾也。我來伐紂。本
汝百姓。若。厥。稽。首。雖是。聞王言。而然。非。○征之
為言。正。此節。只決其無敵。不重釋。征之。各欲正己也。
彼民為暴君所虐。各。焉。用。戰。有善戰。無所用之。
文法。宋文玉擬有人曰。節。此題。要得。斷案法。只在他兩
少生。頭。出。善。為。惡。之。首。而。罪。之。魁。意。方。妙。○黃若
水擬。董車。二句。此題。須把。戰陳。來。形。言。以。三。千。三。百
為。陳。非。陳。之。善。者。也。即。以。三。千。三。百。為。戰。亦。非。戰。之
善。者。也。是。武。王。好。仁。之。君。未。嘗。以。戰。陳。自。負。不。假。此
善。意。

○王曰無畏。汝勿。寧爾也。我來伐紂。本
汝百姓。若。厥。稽。首。雖是。聞王言。而然。非。○征之
為言。正。此節。只決其無敵。不重釋。征之。各欲正己也。
彼民為暴君所虐。各。焉。用。戰。有善戰。無所用之。
文法。宋文玉擬有人曰。節。此題。要得。斷案法。只在他兩
少生。頭。出。善。為。惡。之。首。而。罪。之。魁。意。方。妙。○黃若
水擬。董車。二句。此題。須把。戰陳。來。形。言。以。三。千。三。百
為。陳。非。陳。之。善。者。也。即。以。三。千。三。百。為。戰。亦。非。戰。之
善。者。也。是。武。王。好。仁。之。君。未。嘗。以。戰。陳。自。負。不。假。此
善。意。

○王曰無畏。汝勿。寧爾也。我來伐紂。本
汝百姓。若。厥。稽。首。雖是。聞王言。而然。非。○征之
為言。正。此節。只決其無敵。不重釋。征之。各欲正己也。
彼民為暴君所虐。各。焉。用。戰。有善戰。無所用之。
文法。宋文玉擬有人曰。節。此題。要得。斷案法。只在他兩
少生。頭。出。善。為。惡。之。首。而。罪。之。魁。意。方。妙。○黃若
水擬。董車。二句。此題。須把。戰陳。來。形。言。以。三。千。三。百
為。陳。非。陳。之。善。者。也。即。以。三。千。三。百。為。戰。亦。非。戰。之
善。者。也。是。武。王。好。仁。之。君。未。嘗。以。戰。陳。自。負。不。假。此
善。意。

○王曰無畏。汝勿。寧爾也。我來伐紂。本
汝百姓。若。厥。稽。首。雖是。聞王言。而然。非。○征之
為言。正。此節。只決其無敵。不重釋。征之。各欲正己也。
彼民為暴君所虐。各。焉。用。戰。有善戰。無所用之。
文法。宋文玉擬有人曰。節。此題。要得。斷案法。只在他兩
少生。頭。出。善。為。惡。之。首。而。罪。之。魁。意。方。妙。○黃若
水擬。董車。二句。此題。須把。戰陳。來。形。言。以。三。千。三。百
為。陳。非。陳。之。善。者。也。即。以。三。千。三。百。為。戰。亦。非。戰。之
善。者。也。是。武。王。好。仁。之。君。未。嘗。以。戰。陳。自。負。不。假。此
善。意。

孟子傷當時之橫征曰古今不相及也。即一設開囊為暴于民耳。後將以二字極慘。有無限感慨在言外。有然者。古之為開也。異言有禁。異服有禁。不過為訊察以禦暴客而已。若今之為開也。征稅出入。竭澤剝膚。實為暴于民。殊失為開。美意。古有于戈之暴。猶可禦也。今有衣冠之暴。其何以禦之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道是範身之具。亦化人。使人之準。不行於妻子。則化日不行于妻子。何况他人。他人言。使人不以道。使人不合。理。杖使。使。不能行於妻子。則令亦不能行于妻子。何况他人。分明舉近以該遠。意。文法。矯飾于外。庭而不能終。墮于家室。故能以妻子為。則不必專在妻子字面。纏繞。

孟子曰。此章勉人當德把利。來比德。周者無一虜。不到。即浩然之氣象。塞乎天地之間也。所謂見到。守到氣。又到是也。邪世。即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之時。與世。紀。不同。

孟子曰。周子利者凶年不能殺。上。周字有三年九年之。也。彼自不。周子德者邪世不能亂。此。周字也。得定見定。交勝邪行。交作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

孟子曰。人當德。以轉世。曰。今之當射者多。當德者少。吾。現。周。於。利。者。蓄。積。克。而。山。荒。有。飢。雖。凶。年。猶。足。自。存。而。不。能。殺。也。以。周。子。德。者。乎。德。之。扶。持。既。私。則。獨。見。獨。解。獨。往。獨。來。足。以。排。淫。惠。之。非。而。不。曉。離。處。邪。世。而。不。能。亂。之。矣。當。德。可。不。亟。歟。

孟子曰。好名之人。好名是。好。矯。能。讓。于。乘。之。國。有名。處。利。而。處。名。難。于。苟。非。其。人。真。能。讓。于。乘。之。人。簞。食。乘。之。國。亦。能。讓。苟。非。其。人。真。能。讓。于。乘。之。人。簞。食。

孟子曰。好名之真情。曰。好名之人。即好利之人。特。以。好。利。之。心。制。於。好。名。之。心。故。名。之。所。在。雖。于。乘。之。國。亦。能。讓。夫。讓。好。名。之。心。生。便。非。真。然。輕。高。貴。之。人。故。名。之。所。在。雖。小。如。簞。食。五。美。而。喜。媿。於。色。而。好。利。之。心。不。覺。吐。露。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仁。賢。是。有。德。之。人。不。信。或。則。國。空。虛。則。國。家。命。脈。豈。不。空。虛。只。指。君。心。不。信。未。說。到。實。才。去。位。上。○。無。禮。義。實。便。無。乘。

孟子曰。明主。國。以。人。才。為。先。曰。國。與。天。地。必。有。此。之。俱。根。上。不。信。仁。賢。來。方。有。脉。

孟子曰。不信仁賢。仁。賢。是。有。德。之。人。不。信。或。則。國。空。虛。則。國。家。命。脈。豈。不。空。虛。只。指。君。心。不。信。未。說。到。實。才。去。位。上。○。無。禮。義。實。便。無。乘。

則仁賢是已。而於仁者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
終棄，則仁賢無以安其位。朝廷可謂有人乎。始
空虛而已矣。惟以無仁賢而無禮義防備一址上
陵下替，所必至者，故上下既惟，以無仁賢而無故
事。令甲一覽軍國禮之政財用不足，然則位任仁
賢以明孔義以修政事不可，稟：急圖乎。
則開侯曰：仁賢為孔義政事之本，而信入仁賢
之本何代不生仁賢不信則無上下。則用不
是正所謂其說論而說之人居國政，臣謂乎。

言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
天下人之心。得之於諸侯之手者，彼先自處於
不仁，故可以乘間而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
非力勢所能懷服也。
孟子為窺竊神器者戒曰：不仁之人，弱其私智，可
以愚弄人，制服人，或可以盜一國之柄，而不可以
愚天下之衆，必不能得天下。故欲得天下，必行仁
政以得其心，而後可。

言通章專為民發，重民為貴，言社稷也。君者是
借求形民為貴，丘民三節是提發民為貴，社稷
次之，君為輕，意非各為分釋，若作各一節各釋
一句，便散緩不得立言意。
孟子為戰國輕視其民者發，曰：世主皆輕視其民，
吾以君民社稷提衡而論，民雖無可畏之勢，而有
可畏之形，是民為貴也。社稷為民而立，故以於民
君特為人民社稷而設，故又輕社民益君與社稷
不可，與民論輕重也。○何以見民為貴也。天之
主君，心以為民也。是故得丘民之心，乃可以得天
下。而為天子視夫得天子之心而為諸侯，得諸侯
之心而為大夫相去遠矣。○且觀諸侯之廢置無
一不是為民。苟諸侯虐民，將危及社稷，則天子
易其人，更置一賢君以主之，可見諸侯有變而民
不可變矣。○又如社稷本為民而立，苟犧牲既肥
膾矣，案盛既繁，管矣，春秋秋報，不失祭祀之時矣。
社稷不能禦災捍患，或旱澇不弔，則毀而更置之
所以示更新之意也。可見社稷有變而民不可變。

禮由義之念無，則上下亂。便是冠履倒置，名
義以為之維防。則上下亂。○分掃地盡矣，何以止亂。
無政事。既不信仁賢，便無政事而朝。則財用不足。○政事
之紀綱存其廢墜而不修。則財用不足。○政事
用綱維無政事以為之料理，則九賦九式坐是虛矣。財
用安得不乏。此不足德是空虛之象。
文法：張午輝擬無財事節。此顯見政事非專為理財而
設，理財尤政事之大。無仁賢便無政事，為經濟前
有利孔而友寒之後有弊實，而友開之婚馬財糜乎
用，而民不足。終焉必用置于財，而君亦不足。須照首
節并輝瑪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得國以土地言，上以力
可備。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也。得天下以心言，力雖
伴得。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也。○得天下以心言，力雖
服四夫匹婦之心，若欲合併天下，須以仁。
文法：金伯玉擬此章重在天下二字。孟子為諸侯借土
地，甲兵而睥睨天下者，發首句輕過天下之大，豈
能人人愚得。人人制得，力可以竊天下之柄，而不可
以欺天下之心。首脈在行之未之有，上翻美。

孟子曰：民為貴。此二句且虛說民為社稷次之。社稷
故次。君為輕。君特為人民社稷。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
子。此下正發民貴意。首句重下二句輕得丘民。是
子得其歸心。心既歸便可以得天下而為天子。○
天子為諸侯。若得天子之心，不。○得乎諸侯為大夫。○
心不過命之為人。○諸侯危社稷。且看諸侯社稷之廢
夫故曰民為貴。○諸侯危社稷。置那一件不是為民
尚諸侯虐民。則天子交易其人更置一賢君以
將危及社稷。○諸侯危社稷。置那一件不是為民
○犧牲既成。又知社稷本為民而立。案盛既繁。○
祭以。祭社稷之時矣。然而旱乾水溢。民無失
春矣。祭以時。祭社稷之時矣。然而旱乾水溢。民無失
稷社稷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變置社稷。意者吾之
免天旱而地乾雨多而水漲。則變置社稷。意者吾之
神之所棲故毀其祀神之壇。更置他所以示更新之
意。非改立其神也。可見社稷有變而民不可變。

矣。豈非極可貴者耶。

夏商公曰。玩此章。但在變易。變論。天位之得失。係之丘民。是丘民。能變置天子也。君不能仁。民則社稷。能亦置君。神不能故。民則民能。亦置社稷。件。可變易。只民無可。亦見民當重也。民無可變易。而件。亦變易。件。民也。見民當重。

重聖人能為百世師。聞字與。故字。雖在百世。而風字。全在聖人。風。言。感。人。聖人。尤。造化。也。故曰。非聖人。為。師。是。乎。乃。極。其。贊。嘆。嚮。往。之。詞。况。於。親。多。只。此。百。世。必。興。之。意。

孟子有感於夷之。聖而稱之曰。聖人。若。制。行。高。流。澤。流。德。以。已。之。善。一。人。定。為。百。世。之。師。也。求。其。人。則。伯。夷。柳。下。惠。是。師。世。之。人。也。故。聞。伯。夷。之。清。風。者。雖。柳。夫。上。交。為。塵。而。有。分。辨。雖。夫。上。交。而。主。志。能。奮。發。也。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雖。柳。夫。上。交。為。塵。而。淳。厚。雖。柳。夫。上。交。為。塵。而。容。物。也。夫。清。和。

之上而百世之下。極力追起。其。風。者。莫。不。以。清。和。自。興。起。也。向。使。勉。而。清。和。非。聖。人。清。和。之。極。而。能。使。聞。者。興。起。若。是。乎。百。世。且。然。况。于。生。其。時。薰。染。而。心。醉。之。其。興。當。何。如。耶。信。乎。夷。惠。可。為。百。世。師。也。是在。聞。感。者。何。如。耳。

繆。當。時。曰。孟。子。嘗。病。二。子。隘。與。不。恭。乃。一。切。以。百。世。師。與。之。而。孔。子。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宏。而。無。匹。故。學。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劣。行。高。而。遠。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胡。言。峰。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而。不。動。者。然。曰。動。猶。有。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遠。矣。莊。志。有。曰。世。之。頌。夷。惠。也。止。於。德。孟。子。之。頌。夷。惠。也。善。乎。功。欲。遠。見。也。民。共。天。民。其。維。持。世。道。之。功。未。可。以。優。劣。論。

當。時。人。不。識。道。因。不。識。人。祇。緣。以。仁。為。之。生。產。此。道。遂。不。相。濼。泊。耳。不。知。仁。即。是。人。就。人。身。中。常。覺。常。虛。融。之。即。通。叩。之。即。應。這。便。是。道。蓋。言。仁。不。言。人。則。仁。虛。而。道。無。可。見。惟。合。而。言。之。

不昇極可貴的

張天如疑民為貴。此孟子為當時賤視其民者。故開口便說民為貴。七字。其下。次字。輕字。相照。尚未露出。只。虎。上。單。就。貴。字。發。要。開。口。意。方。得。發。○。顧。他。岩。險。則。變。置。社。稷。此。題。非。變。易。其。神。蓋。吾。之。祭。祀。不。為。神。之。所。欲。意。者。擅。壇。不。為。神。所。棲。與。故。友。置。更。設。之。以。棲。神。也。豈。是。為。民。而。已。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師在聞風而興。內見得然。惟以遠破而能。伯夷柳下惠是也。水其人則夫。惠。兩。人。故。伯夷之風者。故聞伯夷之清風者。頑夫廉。雖至昏愚。的頑夫亦交。而懦夫有立志。雖至懦弱而無能的懦夫。為廉潔不苟。取。懦夫有立志。亦交。而卓然定守有志。雖。聞柳下惠之風者。聞柳下惠。薄夫敦。雖性行刻薄之夫。厚之。鄙夫寬。雖器局鄙陋之夫亦交。為寬。而有容物之。鄙夫寬。雖器局鄙陋之夫亦交。為寬。而有容物之。

何不。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自危吾身。窄。亦。便。覺。然。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清和造。不自安。便是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到極聖的。人而能若是。為百世師乎。此句。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其。贊嘆之詞。不是贊其為聖人。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其。起。又。當。何。如。况。于。親。炙。可。以。借。來。形。容。百。世。必。興。之。意。而。甚。之。之。辭。

文法。張受先疑聖人百世句。此題曰聖人行造其術。其。心。他。異。于。人。曰。師。以。先。查。也。後。竟。曰。百。世。師。不。徒。耳。提。而。論。而。且。心。宗。神。範。孤。芳。獨。筮。其。陶。錫。不。朽。高。謬。其。賞。其。模。範。常。新。○。王。震。寰。擬。而。況。于。親。炙。句。此。題。而。況。乎。是。言。親。炙。者。其。興。起。當。何。如。有。慨。然。神。往。意。謂。百。世。而。一。聖。令。師。之。者。不。置。然。何。必。百。世。乃。一。聖。令。師。之。者。不。親。徒。令。親。炙。不。得。者。惟。聞。風。樓。想。而。已。

孟子曰仁也者。仁指所生之。理言。降衷之初。此理充。具。仁。之。生。也。程。上。處。即。人。之。所。以。為。

則生之理既露於日用常行之間所謂率性

孟子曰我人趨而曰仁若非此即人之所以為人

降衷之初形色天性不相離而相離者言之仁非在

內人非在外理氣形神渾然合一則日用動靜自

有當然之則作用出來便是性性之謂道也

孔子行之也孟子曰去之遠而新出道字見

外道之謂非有二道所謂易地則皆然也

峰曰以桓子問而去魯以美嬰而而去齊皆不

齊為他國義一處而去即以此故遲速不同隨時

合道非有心揣摩其間也

孟子曰長聖人去國有道曰孔子為受女樂而去

則曰遲也吾行也豈滯滯哉蓋去父母國重社

義道當如是其遲也又因要娶之沮而去有則

接漸而行豈急遽哉蓋去齊他國恩不捨義當

如是其遲速也

如是其其速也

章句上言去此言危惟其危所以去也無上交已

危無下交危極矣安得而不去此聖人之極也

也是六氣數之旁聖人何與

孟子曰聖道之旁於所昭曰孔子危於陳蔡二國

之間也則以上無札賢下士之君下之推賢讓能

之相足以不免於危耳道大莫容有國之恥于聖

人蓋病在陳蔡上下人也

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文王擬合而言句此應合字自言道者見之仁

言之日仁就仁而形言之曰人本相合而不相離者

就其合仁于人而不離者言之

孔子曰孔子之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去魯

而不免於口淫世不以其故致聖然則士性惠
不為孔子事惠不為文王耳不理其口片何傷
湯若士曰十憎多口誦在士字上見易格訪
耳蓋士之自立也必異而人之貴士也必全惟
士能知士而衆皆能知士惟衆如游和樂而上
安肯獨樂清之而愈深者察之也高之而愈
卑若士之操也二詩亦相承以二語字字中歸
重不隕厥問上見士誠動修故開恨此起馬
若徒謂孔文俱不免於多口則為士者將以跌
折而無計以自免耶分明是責備他為上必如
文王孔子而後可

章直上以字是難行以率人下以字是活全以
迫上使字是藏身之情下使字是反好之令明
德之學沉淪已久然猶曰使人昭昭則其昏
之中尚有昭之一味可引也奈何安于昏也
孟子重身教曰賢者自明其德就此明而又明之
中自有潛移默化使人共耀於明之境是以其

又使得白賢者教治我
意頃說得極老極極痛快方是頭問教語家可
以見人心道心危殆之幾只在山徑上翻出精
神末句一點便破方是顯神
孟子欲高子關心之路曰人心介於我者竭塞
於人力試即山徑喻山徑之險問此問甚微也
甚危也如其倏然之頃人成由之則天路倏然
成使或為開而人不由則茅泥而塞之矣通若未
成而塞者旋至只爭用不用耳今于方寸處明之
此竟為荆榛之區矣于母必有存心也
孫虞氏曰曰介然曰為問見德在彼也
際今于塞于之心則一抽內皆精微中盡
塵焉非力加者察克治何以方技其所以屬此
心徑之路也通塞在用不用止塞

肆不殄厥愾大雅節之詩云雖亦不隕厥問亦不
殄厥問亦不殄厥問亦不殄厥問亦不殄厥問亦不

文法 周曰厥愾上謂愾多且此題全在士字
言外有微言謂為人所誦讀之原故士比常人益多訪
右常爾憂心為上節此題二詩原相承孔子至聖惟
憂心謂七于天下而未免一見愾然雖見愾亦何損
上聲出以二溫字貫串歸重不隕厥問上所以勉稽
勸脩意勿忘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昭昭明而又明之意
負皆從一真不繫內
默徹天下惟新之機故自昭之頃即昭人之頃性中自
有之作用思解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若昏七何能使
神喻不令而行何以率天下各復其性
欲使人昭昭七不無昏中

文法 過后斷撥昭七章此題華管者以慨今重字一
也上使人昭昭七身使神使直使字宙氣化有開而重
則之象下使字則徒令而已雖至昏之主亦知使人
于昭只是于人則昭于已則昏所以成其昏七耳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山間小路喻道 介然用之
而成路 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
山徑然由之便成大路 焉問不用則茅塞之矣
介然為開四字極重見通塞只在俄頃須說得極危極
此用不用之一頃耳 今茅塞子之心矣 今于私意叢生
通無蔽口一介耳 虛靈室塞七山
之徑者遂移而塞子之心矣曰今見非復昔比正通塞
無常之意正學其亟反不徒是責備

文法 吉映五擬編開不用二句此題須影正言天下物
以茅塞焉其象何以用成路者不用僅為問則茅
塞之也是何茅之為用象也無問可乘即所乘蹠于
人世有開可投使滋
變行于當路可危也

章句通章以禹為主論樂者漢之其性情功德然
漢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聲者豈非在
形器之末乎高子至淺陋故孟子以之而馬
為喻見時有先後而樂初無優劣
此見泥器不及以評樂也高子執之氣以論聖曰
以樂而論禹之報其德於天之樂乎孟子曰
曰子何所據而言之高子曰以禹鍾細之追如
鼎之應所鑿而致也蓋用之樂多而樂可知夫曰
孟子曰論樂以神不以器是追尋其本以知樂之
優劣哉蓋城門之執較之城中執器者豈馬之
力與乃日久車多所致也然則禹先文王前千餘
歲追安得不自稱何足以此較優劣哉

黃伯曰不日上而曰尚尾尾為樂為人而
也極其字書追親當作推官之樂凡推擊之處
皆摧殘欲絕不知禹鍾所以獨追尋者歲以所
致若文王在千百年後其追也如禹耳

○首全重一浪字博虎非是事而漢博於為善之
○七不可發聲雖美事而漢發于主不用之時

不知此絕濟于事也
子說功王發棠矣此時齊國又飢陳臻問曰國人
皆以夫子將復為勸王發棠以賑其飢而臻視之
恐王超我而思恐不可復請蓋知孟子將占而致
其當止也○孟子曰以吾今日之賜而復請發棠
是為鳴婦也晉人有鳴婦者善徒手搏虎卒之攻
其推心而為善是足見重於士林矣乃一日野
有象逐虎一方負於山嶋據其勢莫之敢攪觸望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見象心懷辟懼車以物
其請發棠悅之其為士者矣之矣其勢之雄為也
云倘渡功王發棠其以悅齊人也則可矣為士者
之切嘆何哉

果臝子曰齊王披其尊肆其虐即負馮之虎也
在廷之臣不敢批逆鱗即真敢禦之勢也象人
有成然之理故悅士君子有於不然之見故笑
笑正笑其徒言而罔濟非不知止之說若齊王

孟子曰禹之聲於文王之聲
孟子曰禹之聲於文王之聲
孟子曰禹之聲於文王之聲
孟子曰禹之聲於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
孟子曰何以言之
孟子曰何以言之
孟子曰何以言之

○齊既
齊既
齊既
齊既

夫士將復為發棠
夫士將復為發棠
夫士將復為發棠
夫士將復為發棠

○卒為善士
卒為善士
卒為善士
卒為善士

○有象逐虎
有象逐虎
有象逐虎
有象逐虎

○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矣
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矣
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矣
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矣

果是能用孟子再再勸勉其時為不知止呢
士君子心切故民豈有目擊時艱恤一然而中
止者通章結局重聚皆託之其處士者笑之二

孟子要醒性性命而字性命一也天所限制為命
我所主張為性前五者我所主張而定天所限
制後五者天所限制而定我所主張首節不謂
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
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振註云各就其重
處言之也

孟子亦人以性命合一之權曰口之為味有同
嗜目之為色有同美耳之為聲有同聽鼻之
為臭有同好四肢之為安佚有同欲此五者
與生俱生與形俱形雖上智不能無欲性也然
品節限制有得遂有不汙亦遂者有命存焉君
則惟命是安貧賤則安分富貴則有制不認定是
吾性所求必汙之也○仁之理屬于父子之
義之理屬于君臣之敬也○禮之理屬于賓主

之文也智之理屬於辨賢之異于不賢也天道屬
於聖人之妙契於天道也此五者有全有
不全有純有不純皆賦稟有清濁厚薄而然命也
然而降衷惟均性善也同有性存焉君子則惟性
是足反薄以時存澄濁以求清不認定是吾性命
已定而不復致力也甚美性命之辨不可不明也
徐宗泉曰性命本是一個而人皆作兩件說
徒其心於欲而暴矣乎理不知一自個軀殼
耳目口鼻皆靈明發軔處即仁義禮智之
在上面非性自性命自命世人皆於耳目口鼻
處看得太粗竟忘却天命之精粹仁義禮智又
看得太高不知一落在言靈受之內故孟子從
耳目口鼻處表出謂天命精微之理未而於仁
義禮智中表出謂著落處益上是性中自命是
命在性中也是說公曰性也有命豈非知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廢以見性之未泯極遠
如此不待去却京師認形骸為理然之故也命
也有性是豈及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與廢以

轍為緩頰孟子特寓言以曉國人耳○林任先擬發
背悅二句此題要知笑只見得義不可為眾人意
為士意重孟子引此見其當以義自守不可徇衆人
之意而取美于士林講中不可不以此意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 兩節十個於字俱作屬字看 目之

於色也 目知色便悅 耳之於聲也 耳審聲即喜所

於臭也 鼻呼吸一氣便 四肢之於安佚也 四肢便于開

相性也 此五者都是與生俱生之性上者生也是

屬性也 人生本有的雖上智亦不能無故謂之性 有命

焉 此雖說是我之性然其不得遂與不得盡遂行 君子

不謂性也 謂字包有求遂意君子惟安命而已

文法 王老山擬性也至下有性焉此題須知類聚辭外

義禮智天指之用第恐志者不得以命破之顯其

者不得不以性救之非前德言命後德言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 仁民愛物都根抵于此下做此仁王受

之理言屬于 義之於君臣也 義主敬之理言屬

父子之親 禮之於賓客也 禮主敬之理言屬

主也 禮王恭之理言 智之於賢者也 智主辨之理言屬

子不質不 聖人之於天道也 聖人能體天道而天道屬

必察否字 聖人身上辨察之由之二意此聖人兼性

未賦之干物為天道即仁義禮智之一原處聖人于天

道天道便屬聖人身上辨察之由之二意此聖人兼性

及五者現有統 命也 此五者之德有能定其分量者有

有不純可見 命也 不能完其分量者乃氣稟使然天

性之故 有禮焉 氣質雖有善高性善原無異同仁義

清而厚者不為之增濁而薄 君子不謂命也 君子惟

有性不為之減故又曰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 盡性而

意不謂命要見其性意

文法 韓子山擬聖人之於天道也此題須知耳目口體

人人之而漸聖入之而灵由是仁義禮智天之所

見性之落脈極其切也。此不得吾頃在認於
後為杳然之物也。

○**信** 信者善之善也。而為人之可歌者。此理也。終而
為人不可不知者。以此理也。善非相決。神非在
虛性在于有。此善也。力行以克之耳。
此兼正子以克性善之極也。活生不害。則可。樂正
子所造之品。果何如人也。孟子曰。論克性。異日。不
不可知。據今日論之。其實與學。殆善人也。又信人
也。合二者觀之。而克之。人品死矣。○不害。則曰
克。則善信人矣。然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
孟子曰。吾人心。體上。覺時。有油然可嘗之真。好
懿德之好。義理之悅。心者。謂之善。○本性。而固有
此心。真見得定。自不肯稍有假借。而善方為己有。
此只是自信之心。故謂之信。○然人品。固以善信
為賢。而非以善信為極也。等而上之。力行其善。有
之善。至於充滿。而積定。則衆善並流。美在其中。是
不謂之美也。○猶未大也。由是克定。其有不有之善。

與我者。至聖人而止之。極未有聖人。此道在天。既有
聖人。此道在聖人。不可傾了。

活生不害。謂曰樂正子何人也。問正子所造。孟子曰善
人也。按今日之修業。如是。信人也。而此善。亦非虛假。亦
講不可說。出善信。意義亦不。○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
空直。就善有餘。信不足。故。○非問克何以。○可欲之謂善。有欲乃自己心。體上。覺時
講善信人。○可欲之謂善。有欲乃自己心。體上。覺時
真所謂善德之好義理。○有諸己之謂信。有諸己。看一
之。非善。皆若若亡者。疑即信之真處。
○**文法** 吳融公。據信人也。按何謂善。是見性從善。而名以
一。然孟子以信。其終而活生。還以善。其始未
免岐信善。
馬二處

至於神也。而形外。宣暢於四肢。炳耀於事業。則盛
德大業之著。已極其至。而不可復加矣。是不謂之
美也。○然猶有也。唯大而能化。暢於四肢者。不
言。○誠於事業。無為而成。不謂之聖乎。○既
至。則不可不知。凡德之盛者。莫測其所以。蓋
至。不可知。是完性善之本體。今樂正子為善
信中人。而尚在大聖神四者之下也。可不勉哉。
徐有溪曰。可欲之為善。指性善而言。所謂美之
象。莫好是懿德者也。信指性之根心而言。所謂
反身而誠。實物皆備者也。是皆指盡性而言。所
謂既節。以修其身。仁義者也。大即德克之符
指性術流形而言。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者。即大而化。而不可知。是虛為。理
先。澤慶為。妙。應指盡性。以至而不可知。至聖
達天。其孰能知之者也。
○**重一辨字異端** 与道相左。好雅一。時之。帝辛
豈無自悔。其非者。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

則所謂。○克實而有光。之謂大。光輝即其所克實之
美也。○**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樂正子二之**
則所謂大也。人即善之圓滿處。○**大而化之之謂聖**
化之云者。亦是心體之中。充實處。自充實光
輝。處自光輝。思惟路絕。迹象悉融。故曰聖。○**樂正子**
可知之之謂神。化即化其大之迹。不可知。指其化之至
以聖善。不足。以盡之。故。著神字。
神不出于聖之外。畢竟加聖一。○**樂正子二之**
之下也。二之中。就云在二之內。點四之下一。語見。得自
正。是。樂正子。
○**文法** 曾長修。擬大而化之。句。此。大而化。則道德克
盛。德大業。不滯。一。毫。於。胸中。淡。然。無。可。欲。冲。然。無。所
有。本。虛。而。未。嘗。不。實。恬。漠。而。混。于。光。輝。從。容。中。道。之
聖人也。講語。要。指。章。內。語。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二句。單。說。到。歸。儒。上。學。墨。者。逃
務。外。之。弊。勢。必。歸。于。楊。蓋。厭。煩

不著之舍... 必欲收揚焉

以為用意

孟子論待異端之道曰... 彼凡人之流... 徒歸儒為儒者... 道遠與其進而已矣...

林希有曰... 墨聖人之徒... 末歸是六聖人之徒...

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 下兩句指出兼併之弊... 是必不濟的故...

以其時雖不緩而有不能者... 上者所用之特即切不緩之心... 之用即受一分之賜...

孟子論取民貴有制曰... 民生是以不繼自織... 取之民也... 往用其一... 供而民不... 餓死之弊矣...

孟子論人主之寶必歸於身... 民和土地歸何寶知之... 人自有一寶... 三曰示人君... 沒有所寶也... 立國也...

必欲收揚焉... 逃楊必歸於儒... 而已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 如追放豚既入其豎... 文法...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有布縷之征... 米之征...

我泐然之氣則無受其治之憂矣而論獨之序則無歸人之為矣然其而不為無欲其不

欲此謂充類至義之盡而仁從可知矣

章句通章以修身之生為主善言善道詞平而意

自此修身者言之不遠在諸身誠約知也而先

之天下若得美道則博而約故言即遠即近也

孟子示修身以主善道之義曰言以聞道若言不

近則宜虛而無遠或近矣而淺或無味善也惟

言近而指遠乃善言道也知言則知道矣若守不

約則泛濫而無歸或守約矣。拘泥而不廣非善

道也惟守約而施博乃善道也。夫是善道也其

惟君子乎君子之言道也不雜一息而道即存於

帶間也。口何以見之君子之守。修其身為天地萬

物之身即不帶之修也。而天下即此而平。非謂

謂道存者也。是知君子修身為重矣。何人之病

不務守約而務施博也。每舍己之田而崇人之田

是所求於人者重欲天下之各修其見而所以自

身人田影天下

所以自任者輕

而若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

而若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

而若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

而若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

無不可為之之實人。一節深一節不可乎對士字不

可忽謂之士。必素能語熟之也

孟子曰言近而始遠者

言近而始遠者。言的自趣則深遠者

善者視于人心。繼善之良說

守約而施博者。約而守中

善道也。博能約中。是道之至

則廣博者。善道也。處此虛虛。若實則犯下

君子之

言也。實重君子二字。言是君

說個目前的近事而理本中庸人人可行。雖

如而見于目前簡易之理。則神化性命所存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修其身而天下平

孟子曰言近而始遠者

言近而始遠者

善者視于人心

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

則廣博者

君子之

言也

說個目前的近事

如而見于目前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守字有見得到

先帝乃性善之聖也乎天而不假于人者湯武之

聖也乎人。以中乎天者此湯武所以與堯舜同

也。曰此既堯舜人聖性之真言之。其動作亦

默然如由折一不中乎礼乃其盛德之至。也

然而中而非常思於中也。言哭死者哀痛惻怛乃

自然而來。非為爲生者之見。隨而有言於哀也。聖

言之德。聖性而流。乃自然不圓。非謂以詔德。二

為于德之故也。性中之言。無不真寔。乃自然必信

非謂言以破行。而為正行之故也。心皆性之德也。

○君子之欲作聖也。惟置身於規矩準繩之中。行

天理而當為之。法即此便是。上命之學。修身以俟

而此。外他。不許。改。唯。俟。命。至。見。行。法。之。流。而。與。性

為一也。

徐九一曰堯舜月性成能聖人也反之謂後其

性正身之工夫也。動容四段俱是性術之流形

所謂性之者如此而君子即此為法以行之而

命則侯焉不容心於其間。此則所以及其性者

也。君子善反而性完。即由湯武以入堯舜何非

也。

我字說得大方妙。樂際在古之制。一

直是畏其宮室等之說。耳孟子非是說大人

之是說以古之制在我也。

孟子以左制說大人。曰今之虞說諸侯者。後湯

榜得而不能畢其說。皆起於視人。不勝大。而自視

不勝小也。吾謂說大人者。則觀之勿視其微。其

何以說大人之說。也。彼其堂高數仞。椽楹

天。宮室之制。如此。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奉養之。如此。我。得。志。弗。爲。也。朕。樂

飲酒。驅騁田獵。流車。乘。美。遊。之。樂。如此。我。得

志。弗。爲。也。在。彼。者。我。不。在。我。者。天。皆。節

度。而。則。在。聖。賢。之。制。也。大。人。方。丈。其。制。吾。何。畏

彼哉。

其室野曰室。野說士所以不獲有伸者。正為存

方丈之餘。清步。爲。之。後。塵。藉。高。堂。之。遺。處。惟

以此求彼。故。其。在。我。而。畏。彼。耳。若。我。有。古。之

而哀。哭死之。而。非。爲。生。者。也。此。哀。只是。爲。死。者。不。是

之。痛。經。德。不。回。德。計。度。便。是。回。曲。聖。人。生。來。不。待。恩。德

那。有。非。以。于。祿。也。德。本。可。得。祿。但。聖。人。不。計。度。非。以。于。祿。也。

計。度。非。以。于。祿。也。德。本。可。得。祿。但。聖。人。不。計。度。非。以。于。祿。也。

必。定。是。信。的。非。以。正。行。也。聖。人。言。無。不。信。原。非。爲。正。行

所。信。之。誠。實。耳。總。見。聖。人。絕。無。心。思。絕。不。費。力。故。謂。之。性。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

矣。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所。空。通。君。子。遵。而。行。之

矣。惟。命。只。純。心。行。法。意。

文。法。稱。德。之。至。故。德。同。則。德。中。之。經。曲。同。而。性。分。何

以。分。蓋。性。也。者。性。之。全。性。而。爲。德。亦。德。之。渾。合。而。爲

性。存。之。而。爲。德。於。之。自。爲。而。非。禮。禮。而。有。意。中。之。是

盛。德。之。至。○陳。琪。華。擬。君。子。行。法。句。此。題。法。即。性。有

人。中。至。正。之。則。是。法。度。一。般。行。法。者。非。以。法。爲。行。就

其。身。律。身。度。息。不。怠。者。行。無。非。法。也。以。俟。命。者。非

以。命。爲。侯。就。其。純。行。立。法。凜。之。不。渝。者。侯。無。非。命。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說。之。他。特。欲。一。吐。胸。中。之。奇。道。觀。他

而。不。以。勿。視。其。微。也。勿。視。其。微。也。威。焰。之。勢。則。○堂

高。數。仞。曰。似。椽。楹。數。尺。候。補。之。頭。則。數。尺。我。得。志。弗。爲。

也。不。爲。此。宮。室。之。後。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奉。養。之。如此。我。得。志。弗。爲。也。

人。安。待。于。側。者。數。百。我。得。志。弗。爲。也。志。必。不。爲。此。食

色。之。服。樂。飲。酒。服。施。逸。樂。以。飲。驅。騁。田。獵。流。車。乘。美。遊。之。樂。如此。我。得

後。重。于。乘。從。而。隨。後。之。車。有。不。我。得。志。弗。爲。也。位。而

行。其。志。必。不。爲。在。彼。者。我。不。在。我。者。天。皆。節。度。而。則。在。聖。賢。之。制。也。大。人。方。丈。其。制。吾。何。畏。彼。哉。

制則制其不以物制其物不以身求惟以
制之主之小快而徐以制天下之陰乎不以
彼之流不流說為志之得不得故有彼彼制
二在志之者世所為而已不為是古者有以制
我也即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是我又有以制
古也表在而右即在矣在；皆有我在；皆合
古矣若在我不存性古則既不得說大人一
一節

也。只有家欲一法。是必忘勿勿道。理家則改
不特其心故存多欲。別有以蕩其心。故不存
存。○深原曰。周子言寡之。寡以至於無
與孟子同。子曰。此要辨。故之一字。孟子之
所謂。欲。色。臭。味。之。欲。也。聖賢。所。不。能。無。故。只
說。個。寡。字。周。子。之。所。謂。欲。私。欲。之。欲。也。人。心
之。所。不。可。有。故。說。寡。之。天。寡。以。至。於。無。克。克。來
以。得。聲。色。臭。味。之。欲。道。心。常。主。於。內。而。私。意。不

物即謂之無欲可也。以養心之最善處
孟子。示。人。養。心。之。要。曰。欲。生。於。心。而。還。以。害。心。養
心。者。其。莫。善。於。寡。欲。乎。心。為。欲。主。而。不。為。欲。後。是
九。欲。法。耳。如。其。為。人。也。寡。欲。則。欲。無。其。欲。雖。心。有
不。存。焉。若。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欲。害。其。欲。雖。心
有。存。焉。若。寡。矣。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欲。矣。
○新。青。頌。直。不。忍。字。曾。子。不。食。羊。棗。正。其。不。忍。獨。處
獨。則。吾。親。之。口。深。在。是。使。若。吾。親。之。音。容。在。是
此。表。不。忍。忘。親。之。至。孝。也。昔。曾。子。嘗。嘗。羊。棗。及。其
沒。也。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觸。物。思。親。之。亦。也。○
公。孫。丑。無。得。於。曾。子。之。心。曰。曰。公。孫。丑。與。曾。子
為。美。孟。子。曰。論。味。之。可。善。於。食。其。也。美。哉。公。孫。丑
曰。胎。食。既。久。矣。宜。忍。曾。子。之。所。嘗。也。然。則。曾。子
何。忍。于。食。胎。食。而。不。忍。于。食。羊。棗。耶。孟。子。示。之。曰。
胎。食。衆。人。所。同。羊。棗。曾。子。所。獨。也。深。足。動。其。感。情。
譬。之。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六。以。姓。為。人。之。所
同。也。不。必。諱。也。名。為。親。之。姓。諱。也。必。當。諱。也。然。則

正以卑今謂即古即我。可也。即自我作古可也。吾何畏
彼哉。此非餽賜正侯。但此以快然無
初無迫得。以自便。便足無畏

文法。自叔邪。擬在我者。一。句。此。題。若。欲。脫。套。只。把。古。字
制。而。在。字。不。可。忽。過。乃。真。見。得。古。在。我。身。上。我。在
即。有。古。在。我。身。上。我。在。我。身。上。我。在。我。身。上。我。在
歷。後。惟。在。我。便。不。說。在。人。要。學。出。孟。子。養。心。山。岩。氣
象。方。有。印。吻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養字有許多斟酌。精神在
純不操之妙。只有寡欲一語。總是勿忘勿助。長道理欲
即声色臭味之欲。則內所說。可兼外誘說。亦可欲淡則
心清。故曰。其為人也寡欲。人能為其所。所以人使道。心為雖
曰。其為人也寡欲。主而人心常聽命。便是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心非別有本体。在只不
欲。使人心為主。便許多紛擾。許。端。有。存。焉。者。寡。矣。之。人
多。勞。擾。便。是。欲。的。頭。緒。多。

其心何嘗不在內。但無主之心。雖存猶不存耳。下反言
以証上勿乎看

文法。華木齋擬養心莫善句。此題須看是說養心非操
動存之不放。意則操其心。使勿動于欲。存其心。使勿
放于欲者。乃所以養其心也。

曾子不食羊棗。曾子在。最。而曾子不食羊棗。曾子于
父及之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

其味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膾炙味
美。羊棗味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

豕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曾亦必食之。曾子不忍之心。何
獨獨于羊棗而不獨于膾炙。
獨獨于膾炙。衆人所同。羊棗所獨也。
豕未足。觸其孝思。羊棗所獨也。
深足動其悽愴。

名不諱姓。姓之所同也。姓之所同也。
不諱親之名。姓之所同也。
以姓為人所
同。故不諱。名所

曾子不忍食羊車是諱名之志也以此思孝不可知矣

唐孫明曰重在一念不忠之心此不忍之所在同處則死而不覺在獨處則覺而獨懷曾子慎獨故於此中特想見吾親生前景象曾子於此故於人情所同處忘其同嗜之情

重中道字此道之中自有存亡存亡之孔子孔子思狂猶以寄與中道存亡狂不獨以混中中此中混於獨存而處此處此不知有衷中則為世道之賊不淺故欲化此道之人必先處克致之道以勝之只有五性一善

此漢為中道厥後是之也孔子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有狂簡之士知進退矣如彼不怠其初吾故欲歸而裁之也矣士曰狂士也其上也矣不知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聖人之思無非為道計也孔子嘗有言曰傳道以人吾不得中道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懷進取之志狷者堅有所不忍為之操均之可進於道也

由此觀之孔子初心豈不欲行中道哉特以不可必得故思得其次之狂以傳道也

張彥陵曰狂簡是名目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申簡字所為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是也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射說楊渡曰曰世上許多齷齪下流不長進之輩都是後來增入惟不忘其初所以能進取也抑愈心腸正埋沒了初心而以當世情說如處做不怠其初不為世習忘初本來自也初心乃真心此見狂士之志其張初云云初本善也人只要領得此初便可進道人何以忘其初心只為世慾汨沒便忘了

高章曰敢問魯國之士若何如人者斯可謂之狂士矣孟子曰魯之狂士予不得而備述也有如張張如曾者如彼之三子若若然孔也狂也孔子之所謂狂者其在斯人乎章之問曰其人定是若何如方是狂也孟子曰狂者之志大故學之然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而古人有期即其言

獨也 名為類所無故諱也當挽到曾子身上方見發明孝惠之言

文法 田我若樹諱名不諱姓此題要知諱名不諱姓從父之後言蓋古者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孔子是乎有諱亦不忌也全從不忌二字發脈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言何 吾黨之士狂簡狂則必簡會說言其 進取不忘其初 此句正是狂簡處志越軒昂骨力就健 進取不忘其初 進取是求望尚遠初是最初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整本性是七非七一毫不從轉換故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章既曰狂能不忘其初心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則亦非上若人品孔子在陳何不思其 孟子曰孔子不得

中道而與之 孔子嘗謂不得中行 必也狂狷乎 狷亦狂道中高品可 狂者進取 取之志 狂者有所不為也 有所恥而不為不善此四句是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孔子之言以下 是惟孔子之意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道是有志有守片顯其偏者孔子豈不欲得這守人而與之 不可必得 但中道不可必得

思其次也 其次只指狂是亦 柳程明擬進取不忘其初此題進取是舍世俗而德來之原若一怠其初便墮俗情尚能上進而取乎故

敢問何如斯可謂之狂矣 章問當時曾士中是謂曰如張 張曾皆牧皮者 如字者不能 孔子之所謂狂矣 是孔子

曰何以謂之狂也 章問其為人實 曰其志騷然 其志二字另提惟其志大故 曰古之人古之人 說古

而平考其行則言也而行未善其定者不掩焉此
其所以謂之狂也○為所狂者又不可多得欲得
介然絕俗不為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德也○必以
不為留中之一處是又身中之坎也○愚猶○愚
狂之心也

黃若水曰操其志一守一焉一之上以是志大
者形之為言大也不動於古人有言斯待意
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其志一然處所謂前無
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必何以稱狂若與字混
膠一坐來考其行而與進取不怠其如能快謂
平考其行乃率真而行不肯遮掩以自益正
見其心事光明此便是初心乃天賦本來之度
而不怠也若一有求掩之心即是忘其初而落
鄉原媚世黨曰矣此意可混李九我曰狂者嚙
嚙慕古已有作聖胎胎但工夫跡略若欲欲定
廣密即中行矣猶者不為不潔其有聖人肯力
以要克其不為處以為為猶亦中行矣此皆是
原其有不可一世之意故可以入堯舜之道若

鄉原一生精神盡向世界上陸奉美

高章問曰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乃德之賊也而有以害乎中
道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狂狷外又有此一等
人也○孟子曰汝知鄉原之定二包其忘行而德
之耳彼狂者狷者人非孔子謂之進取者乎而彼
則曰何用如此等言不顧行不顧言而德
益去之人古之人也猶者不屑不潔孔子之
謂有不為若乎而彼則謂之曰何何為是德
涼然舉斯世之人一其所親尊者也人既生於斯
世則但當為斯世之人不必薄今人而慕古人也
不必賤同俗而高獨行也使當世之人皆以委善
斯可矣此鄉原之志也故其為行不為狂者之自
高不為猶者之自潔惟言必狗彘之行必偽
然以求媚悅於世者是則鄉原之行也
張憲規曰鄉原公明以中行自任想當時之人
必以鄉原為中行故為章國論中行狂狷而辨

是如古人只是如此不在
其意不可一世要他言典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
踐其言處不掩者不作一些遮掩以自益處亦見他心
事先明便是入道基○狂者又不可得如何說又不可
得乃云狂者欲得不潔之士而與之是不屑為不
與之是以是猶也○何等堅固是假之所以為猶也
其其次也便亦是入道基又

是如古人只是如此不在
其意不可一世要他言典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
踐其言處不掩者不作一些遮掩以自益處亦見他心
事先明便是入道基○狂者又不可得如何說又不可
得乃云狂者欲得不潔之士而與之是不屑為不
與之是以是猶也○何等堅固是假之所以為猶也
其其次也便亦是入道基又

鐵匠故欲得

孔子曰又引引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此過門而絕我不憾焉者而方以不見親就為幸其惟
望何懸殊也
鄉原 惟鄉原之
德也申道誠在似是
而非此處且舍者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章述孔
何如能謂之鄉原
言不顧行 所言全不顧行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動輒說古人不過如此而已耳
行何為焉 行何為焉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 吾推他記狂記
他設為說猶之言 猶之心直是謂

問及之托石林曰。若得聖人之神獨者。海聖人之骨。知者得聖人之皮。殺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賦之何以是。參五句。賦狂行何為。句。賦猶生。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句。何以何為。相呼。應解。然二句。是孟子判斷鄉原之心。案斷然。拒於世。五字。出鄉原模樣。深自閉藏。只是收斂。退縮。不敢。出。忤人意。是鄉原也。只粘帶此。而末。然。曰。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賦。狂。狂。狂。狂。流。倍。汚。世。之。不。滿。也。鄉。原。之。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以。見。所。以。見。絕。於。聖。門。者。以。此。

歸章曰。一鄉公論所出。今一鄉皆稱爲善。而一鄉則其立身行已。必無往而不謹。厚若無害於德。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鄉原之爲人。大無與其失。以非之。則掩護巧。若無過可舉。欲証其過。以刺之。則益藏密。若無失可刺。不共流下。

是僞善之而也。人不知其同。不與汚濁之世。其合居心。不勝其欺。乃飾其似。而善。其制行。不勝其苟。乃密其似。而若廉潔。若其似。直。其被其愚。美而悅之。彼亦以此爲波世。如。得。自。以。爲。是。不。悟。其。非。故。其。身。不。可。與。入。堯。舜。大。中。之。道。此。人。自。害。其。德。又。且。害。人。之。德。故。曰。是。僞。善。中。之。賊。也。

人既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使人若稱其長厚。許其貞通。當爲斯世之善。斯可矣。此三句。又是代他設。焉。自。宗。爲。然。然。媚。世。是。深。自。閉。藏。以。取。人。之。言。然。然。媚。世。者。媚。于。世。不。敢。說。一。句。忤。人。的。話。做。一。件。美。俗。的。事。此。句。書。出。是。鄉。原。也。此。句。只。粘。帶。原。樣。樣。是。而。其。行。是。鄉。原。也。此。句。只。粘。帶。文。法。通。看。漸。趨。過。我。門。二。句。此。題。亦。謂。假。我。門。前。之。途。其。花。亦。吾。道。之。門。曰。過。我。門。以。其。不。入。吾。道。曰。不。入。我。室。曰。鮮。也。吾。道。之。門。曰。過。我。門。以。其。不。入。吾。道。曰。不。入。志。而。德。鄉。原。亦。不。入。媚。世。之。行。見。其。無。高。遠。之。志。無。孤。介。之。操。關。然。匪。匪。而。多。方。展。轉。以。媚。于。世。卽。說。夫。狂。媚。奔。聖。人。然。使。狂。媚。聖。人。臨。其。前。未。有。不。工。于。媚。者。

歸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鄉者謂公論所出。一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皆稱他是個謹厚之人。無

德之賊何哉。鄉原亦無害于德。孔子以爲德之賊何故。曰。非之無堪也。此

歸章曰。孟子子孫孔子之意。而卽引其言爲証。非是。大。無。與。其。失。以。非。之。是。他。掩。護。甚。巧。無。過。可。舉。刺。之。無。可。刺。是。他。益。藏。其。密。無。失。可。刺。此。二。句。善。亦。終。以。處。已。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俗。狹。汚。世。廣。同。流。合。汚。都。是。託。于。這。人。之。和。光。而。曲。爲。悅。你。調。停。之。術。此。二。句。且。輕。下。居。之。二。句。方。實。落。居。之。似。忠。信。是。存。心。上。不。勝。其。欺。那。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行之似廉潔。行之是制行。上。不。勝。汗。似。潔。全。粧。成。個。衆。皆。悅。之。而。悅。之。便。是。欺。人。自。以。爲。是。此。句。便。是。自。欺。自。亦。以。此。悅。你。調。停。之。術。是。爲。是。涉。世。的。妙。術。這。等。自。是。正。是。鄉。原。病。痛。處。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所以。不。可。與。入。堯。舜。大。中。之。道。直。悞。傳。道。之。故。曰。德。之。賊。也。故。字。承。通。節。來。德。卽。堯。舜。之。道。祖。也。德。賊。只。是。妨。害。正。理。勿。說。害。已。害。人。

上藥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有未刺字如
以刀劍刺入有深入淺入之意同流合污與尋
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
能自守為世俗所染溺耳此却自托於達人之
和光而曲為悅仰調停之術者

又云現之孔子有言曰天下惟真是無害惡即真
非之不足惡吾特惡夫似是而非者非以苗而
非苗惡莠惡其亂苗也俟有才智所言非義而
非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便捷多言似信而非信
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鄭聲淫哇似樂非樂惡鄭聲
恐其亂樂也紫色艷麗似朱非朱惡紫惡其亂朱
也至如鄉原不狂不狃則似中德而非中德惡鄉
原恐其亂中德也此所以為德之賊而見
絕於孔子也

有重說見耳目之亂易除心志之亂難開恐在
作事上其害小恐在人心上其害大亂德字
即中道勿說忠信廉潔以孟子語不可入孔子
口氣中也惡字與恐字緊呼應惟恐之可以
惡之也亂者妨亂莫辨之意
夫鄉原之亂德也豈無自執定由大怪之不正而
真是之未明耳君子為世道計率之為躬修彰之
為教化之惟復此堯舜以來真是之常務而已矣
無論雜行有禁即竄入於怪亦有禁也常怪既反
而歸於正則庶民皆瞻真是與起於常怪之中庶
民與則是非昭然明白似是而非之邪惡斯
無所容於世矣是君子真斯道之主盟而庶民之
鼓吹也千秋道統信賴若人矣
項仲展曰經即上所謂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
道也此道在宇宙為常行之道在人心為真是
之理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此真是的道理
則是非曉然趨向端正而邪惡自無所容於世
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之道只在開明人心

文法 蔣楚珍擬刺之無刺也此題細數其失刺之刺有
深入攻擊意無刺非真無刺乃彌縫之密也顯
刺則巧避指視隱刺更巧藏形影刺則巧逃名刺
真更巧逃實○楊維斗擬不可與入句此題自言非
舜者堯舜創中道之傳也不可與入病根全在似字
蓋似不可以為真彼其精神專用于媚則彷彿似
本真尺蠲
安可入道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 似是而非實非最能亂真最能使
人莫辨而誤入是極可惡的 惡
莠恐其亂苗也 惡莠以下明所以惡似而非之故專重
非苗故 惡佞恐其亂義也 佞者胸中有才智裝出一段
道理來說其實違理故亂義
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利口只憑口舌便利說來似
有誠實却無誠實故亂信 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 鄭聲似樂而實 惡紫惡其亂朱也 紫色
非樂故亂樂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德即堯舜中道之德
而實非朱 惡鄉原似中道實非中道故
亂德所以惡之者正為中德防也

文法 馬君常擬惡佞二句此題神情全根上一似字來
作麻佞似義非義而反亂乎義利口似信非信而
反亂乎信講此二句首末須把鄉原似是而實非隱
隱相映方見章脈若太露又犯尾句所以行文最宜
斟酌

君子友經而已矣 君子是主張世道的人達則堯舜窮
則孔子皆是經即堯舜孔子所傳經
常不易之道此道原在人心只為邪說近似亂真人心
為其所迷及經只在人心上發明復此真是的常道

庶民興則庶民興 庶民皆知此經常之道有个真是
自不為似是所惑自然具起于道
庶民興 庶民既從正 斯無邪慝矣 彼邪慝似是之說皆
無所容于世自然無

文法 魏倩石擬君子友經節要知此經自堯舜一中相
傳以來未始不在民心民心為邪惡惑亂君子則
從心上揭轉之友兼友之躬友之口經原無不正
只反之便是經正庶民自興而邪慝自無所容何待
攻擊

時說俱重聞知者來應重見知上說益當此
時此地若既無見知將聞知之無人不謂歷聖
相傳的道至孔子以沒遂爾中斬此孟子隱然
以見知有任而望人以聞知意其定孟子私淑
孔子即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統固不以聞見
之途論知之不以時地之近論聞見也

孟子自任道統之傳。曰。吾嘗通道統之傳。肇自堯
舜。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當時禹湯之為
天子。敘舉兩為。其禮之謨。皆見而知。此道者。若湯
則聞而知之。現其聖教。日新。若有神授之旨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當時伊尹之為一
德之訓。萊朱得之。為建中之謨。皆見而知。此道者。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現其聖教。日新。若有神
心之秘焉。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當時
若太公望。得之。為教義之成。散宜生得之。為教
之迪。皆見而知。此道者。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故
曰。一貫。時中之知。即。禮。樂。刑。賞。之知也。
湯霍林曰。若限定五百歲。汝一人。堯舜禹。每何

以謙無善孔子決直待孟子見知顏曾思諸人
人此有煩。謂知此道在天地間刻。流行時有
聞自心之湯。孔子聞自心之也。若能全得自
心之知。則雖隔數千歲。然若見堯舜湯文孔
子於一堂也。

今孔子往矣。蓋無人以相續也。吾試計之。由孔子
而來。至於今日。以世計。不過百有餘歲。則今日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非時不相及者。以地論
不過郵魯相望。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地不
相及者。世若斯地。若斯。尚服。備。心。源。可。印。此。時
安。有。不。起。而。知。之。者。假。令。當。今。之。時。無。有。見。知。以
衍如後之狀。則五百餘歲之決。又安得有聞知以
綿不墜之緒。則今日之見知。安得謂無心也。
梁無知曰。知不即聞見。不離聞見。聞見未必
是知。不聞不見。未必非知。孟子說。兩箇無有正
絕。然有得於見聞之外。爾之云者。分明該為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此自堯舜至湯以世
計之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見知是見
而如此道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伊有一德之訓
萊有建中之謨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由
文計其世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文有緝熙敬止之
學而知道在文
○由文王至於

孔子五百有餘歲
由文王孔子計其
世亦五百有餘歲
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
散有教義之教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孔有
時中之傳。識大識小之學。而知道在孔子。玩六個若字
俱有情。所以起。末節。以自況也。

文法
朱心在擬。若禹皋陶。二句。此題須知。禹皋陶。非見一
文法。堂之。堯舜。實。自。心。之。堯舜。都。俞。呼。嘖。無。日。不。興

競業帝心默印合咨嗟告誠無刻不與精一帝衷
訂證即一聖上無堯舜禹皋陶亦能為獨與禹皋陶自有
以知堯舜誠聞見知之統者矣○夏虜公擬若孔子
至上於今此題孔子聞知固由文王來者緝熙真精
原無斷滅之候天縱神明自是無前之請文王道在
孔子而堯舜禹湯誰集其大成則其所由來可思至
于今咸知有孔子孔子至今更無二孔子而來于昔
者豈遂至今得七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山孔子而來至于
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夫世見由戰國而上迺至
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近居是由郵至魯近聖人之居
然

而無有乎爾
假令今日遂說無有
則亦無有乎爾
則亦
其果無有知堯舜以來之道者耶乎再二字口氣甚虛
活乃決其必有見知聞知

文法
沈去疑擬然而無有句此題須知道無不接字孔
子無知于今乎然而果無有再是金聲玉振無

此之辭無之云者又自設為不然之意此与孔子文不在茲乎語意相似

聖人之世

此來至終今日世指不道可自命也

子外一章

此之世指聖人下流於世者其意與此不同此之世指不道可自命也

有乎得聆天未喪文無有乎得遇江漢秋陽無有乎再接也道遂至今得七乎

下孟七卷大尾終

孟子卷至

此之世指聖人下流於世者其意與此不同此之世指不道可自命也

通典

六卷至十二

